

梁任公白話文鈔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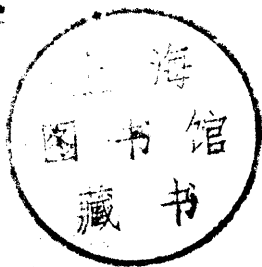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5 3146B

梁任公白話文鈔編輯大意

- 一 任公學問博洽理解融析文亦隨時蛻變本編所輯爲最近作多白話體
- 一 演說文最關實用因地而施具有標準任公亦以此擅場本編采輯爲多
- 一 論教育論學問任公均有獨到處惟意旨過高篇幅過長者初學未易領會本編概行割愛

- 一 任公近作多文俗通用之文要於詞明理達而已讀者須玩其運典愜當處
- 一 涉於我國時局及世界大勢之作均爲集中有關係之文讀之可以長智識本編亦多采登

- 一 標點概用新式較爲明瞭其原有之密圈亦照原本加入



梁任公白話文鈔目錄

佛教之初輸入

佛教與西域

自由講座制之教育

清代學術概論序

墨子學案序

墨經校釋序

中國歷史研究法序

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

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主張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

國民自衛之第一義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美術與科學

評非宗教同盟

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

學問之趣味

敬業與樂業

什麼是文化

護國之役回顧談

教育應用的道德公準

梁任公白話文鈔

佛教之初輸入

外來之佛教，曷爲而能輸入中國且爲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爲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歷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討論者，第一爲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爲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諫迎佛骨表語）

此二語殆成爲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

心目中，總以爲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說詳下）後漢

書西域傳論云：『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壽，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騫超無聞者，

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知有佛。官書地志一無所載。學

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評精神之人也。其所

著論衡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於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爲斷但前此史蹟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賣佛經來咸陽始皇

投之於獄。』

（歷代三寶記卷一引）

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徵

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時。

（秦始皇西紀前二四三二一七，阿育王西紀前二

六六〇）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

耳其斯坦南至緬甸俱有確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

（法人拉伯克里考據此事頗詳）

然則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

（佛門掌故稱育王起四萬八千塔其二在中國

此雖荒誕然或是育王與中國有關係之一種暗示。

但藉口有之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

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云『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裴注引。魏書）此事在歷史上雖爲孤證；然其時大

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賓；而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於佛
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
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於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
天下死罪皆入纁贖。英……奉送纁帛贖愆……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

尙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一伊蒲塞

』（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僕因以班示諸國。』此爲正史中最古最真之

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爲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爲光武

子）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植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

源於西漢之季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

語見諸奏牘，必爲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賈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卽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卽當時所建。甚者演爲釋道兩教競技劇譚，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詰。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卽茲一端，則此段史蹟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爲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於各書關於茲事所紀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歷之地所作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隨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爲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於晉後釋道鬭爭，道家捏造譎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展轉附會，謀張吾軍。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跡，歷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將此段僞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思想進展之路，不致歧謬也。

(附錄一) 漢明求法說辯僞

漢明求法說，最初見者爲西晉王浮之老子化胡經。王浮蓋一妖妄道士，造爲老子出關西度流沙之說，指彼佛陀爲老子弟子者也。其書經六朝唐數次禁燬，稍有識者皆知其妄，獨所造漢明求法說，反由佛教徒爲之傳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傳教之對，知爲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卽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

此種記載之荒謬，一望而知者，莫如張騫姓名。蓋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劇本中，其固陋太可憐矣。但尤有極強之反證，爲世人所罕注意者，卽西域交通之歷史也。考後漢書西域傳云：

『王莽篡位，貶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

此紀西域通絕年歲，謹嚴詳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脅匈奴搆亂猖獗之時；下距十六年之復通，且十歲，安能有遣使經三十六國入印度之時。其不學杜撰，正與攀引張騫同一愚謬耳。卽此一反證，而漢明求法說，已根本推翻，無復成立之餘地。

然則王浮曷爲造此說耶？彼不外欲證成其佛陀爲老子後學之說，因佛經中言佛出世，成道，涅槃，皆有六種震動等瑞應，因謂恆星晝現，爲佛成道之象，強派佛陀爲漢明帝時人耳，故又言漢使至而佛已涅槃也。然則彼又曷爲必託諸明帝耶？則永平八年賜楚王英之詔書，爲其爲取資之動機，殆可斷言。蓋此詔書，必爲當時佛教徒所最樂稱道，因此不知不覺間，將漢明帝與佛教生出關係；僞造故實者，遂因而託之，殊不思彼詔書中，「浮屠」「伊蒲塞」「桑門」等新名詞已纍纍滿紙，豈待聞傅毅之對而始知世間有所謂佛耶？

其次踵述此說者，爲東晉初年石虎著在 郗王度奏議，有「漢明感夢，初傳其道」二語。（見高僧傳卷十佛圖澄傳）又次，則袁宏後漢紀（卷十）云：

「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而問其道，遂於中國圖其形像。」

其言皆極簡單，不過姑沿俗說而已。又次，則三十二章經記此事漸鋪張擴大矣。此記見梁僧佑三藏記卷七，注云「未詳作者」。然三十二章經實吳晉間人僞作（詳下）其記又常在經後，殆東晉無疑。記云：

『昔漢明皇帝夜夢見神人……明日問羣臣，有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記當注意者，則於「使者張騫」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寫經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爲月氏，殆作此記者較博雅，知張騫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矯正前失。耶？秦景之名，蓋影射受經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憲而漏卻一字，又誤記其官，而別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實則羽林郎將，漢家並無此官名也。

復次，踵此記而增飾之者，則牟子埋惑論也。此論見弘明集卷一，舊題漢牟融撰，實則東晉劉宋間人僞作。（詳下）其敘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經記，惟改秦景官名爲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漢所有也。下半則內容更加擴大，其文云：

『……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立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

前記稱「寫取經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經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則忽變爲蘭臺石室第十四間矣。前諸書只言迎取經像，至是則言立寺洛陽，且指其地點矣。復次，則梁僧祐出三藏集記（卷一）四十二章經條下云：

「……使者張騫、羽林郎中將秦景……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臺石室。」

此文與前異者，前書只言「寫取佛經」，至是則寫本變爲譯本，又於使節之外，忽添出一同來之竺摩騰，求法之成績，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傳時，「漢明求法」之傳說，又生變化。其攝摩騰傳云：

「漢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

竊思彼時佛徒歷史之學，乃驟進，居然知張騫與明帝並不同時，急急抽換，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爲代愔爲大使，不可無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覺羽林中郎將爲武職，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則刪削顛之爲「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加歷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職業實爲博士弟子，亟爲之正名定分，而將隨員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經時，上距永平已七十餘年，垂老而遠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較舊說，則已周密數倍，後此魏書釋老志歷代三寶記等，皆祖述之，遂成爲佛門鐵

公案矣。高僧傳又云：

『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攝摩騰傳)

『蔡愔至中天竺，時竺法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問行……達雒陽與騰同止……善漢言，譯十地斷結……四十二章等經五部。』(竺法蘭傳)

使臣歸國之結果，初但言齎還經像耳，第二步變爲立寺，第三步則寺有所在地點，第四步則並寺名而有之矣。初則言使臣獨歸，第二步添出一譯經之摩騰，第三步又添出一法蘭，第四步則法蘭譯經且多種矣。凡此皆作僞進化之跡，歷歷可尋者也。

漢法本內傳者，見唐道宣所撰廣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詳作者。」勘其事狀及文體，蓋出於元魏高齊釋道安闕最烈時。其述此事，益極荒誕。略言：

『蔡愔偕摩騰法蘭歸，道家積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請比對。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諸道士於白馬寺，使與騰蘭二人賽法。道經皆焚燼，騰等現種種神通，道士費叔才慚死；呂惠通等六百餘人出家，宮嬪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餘人出家。』

嗚呼！作僞至此，歡觀止矣。信如法本內傳所說，則當時出家者已盈千累萬，而三百年後王度奏事，乃謂漢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許出家，此等語安能形諸奏牘？信如高僧傳所說，則摩騰法蘭已大興譯事，而下距安世高之來，垂百年間，無一新譯；佛徒之辱其宗，不亦甚耶？

綜以上所考證，吾敢斷言曰：漢明求法，乃一羌無故實之談。其始起於妖道之架誣，其後成於愚禿之附會，而習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於辯者，以非將此迷霧廓清，則佛教發展之階段，無由說明，而思想進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願來哲匡之。

（附錄二）四十二章經辯僞

藏中本經，標題云：『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同竺法蘭譯。』高僧傳云：『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此語蓋二千年來佛徒所公認。摩騰之姓，或作竺，或作攝，或作迦葉。此經或云摩騰譯，或云法蘭譯，或云騰蘭同譯。兩人籍貫，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異說，未有從根本上致疑於其僞者。如吾前文所考證，漢明求法，既羌無故實，騰蘭二人，皆子虛烏有，則此經託命之點，已根本動搖。然則此經果何時代何人所作乎？此問題向佛典目錄學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省稱長房錄）本經條下云：

『舊錄云：一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髮引俗，似此孝經十八章。』……』

此言此經性質最明瞭，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實撮取羣經精要，摹仿此土孝經老子，別撰成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然則誰實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三）文學優美者，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

現存經錄最古者，爲梁僧祐之出三藏集記。（省稱祐錄）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即始於彼。原注云：

『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安法師者即道安，其所撰錄，即所謂安錄是也。（今佚）此經既不著於安錄，則可斷言爲道安所未見。蓋安錄記載極博，雖疑僞之經，猶不闕遺，苟其見之，必當有所論列也。道安與苻堅同時，安既不見此經，則其出固當在東晉之中晚矣。但猶有一事當注意者，祐錄長房錄中所引「舊錄」爲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後？若能得其出處，則四十二章之時代可以大明，因此又當牽涉及「經錄研究」據長房以後

諸書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漢錄，其書若真，則年代在安錄前。然以僧祐博極羣書，何以於此漢錄一無徵引？高僧傳道安傳云：

『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田其功。』

然則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士行安錄之僞託蓋不待辯；而所謂「舊錄」者，斷非士行錄，更不待辯。然則道安以後僧祐以前之經錄共有幾種？據大唐內典錄所記，有東晉竺道祖衆經錄四卷；有東晉支敏度經論都錄一卷，別錄一卷；有蕭齊王宗經錄一卷，此所謂「舊錄」者，總不能出此三種以外。又考祐錄阿述達經大六向拜經兩條下引「舊錄」，長房錄所引文全同，而稱爲支錄，則凡僧祐所謂「舊錄」，殆卽支敏度之經論都錄。若吾所推定不謬，則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支敏度履歷，據內典錄云：『晉成帝時豫章沙門』其人蓋與道安同時；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則此書或卽其時南人所僞撰，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敏度又嘗將首楞嚴維摩詰兩經諸家舊譯，彙而抄之，其序見祐錄中。然則敏度蓋有抄經癖，所謂「撮要引俗」一者，實其專長，或此經卽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點應注意者：長房錄於支謙條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經。注云：

『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

此別錄卽支敏度之衆經別錄（其他經錄，無以別名者）。然則度所編集，有兩本矣。此經理趣文筆，皆與支謙諸書，系統相近，指爲謙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書必爲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爲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係，則可斷言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向來史家，爲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爲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其北方輸入所取

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支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去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Kanchipura）時以廣東之徐聞

合浦爲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爲終點，賈船轉相送致。（注一）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注二）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注一）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案皆今縣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平帝時，王莽厚遺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右所列國名，除黃支外，皆難確考其今地，大約皆在南洋羣島錫蘭及南印度境也。官書中紀其行程，則交通已頗頻繁，蓋可想見。考中國對外關係之沿革者，最當留意也。

（注二）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下云：『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又大秦國條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安敦卽羅馬皇帝 *Antonin* 也，此皆中國海通最古之史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現世貴實行則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傳，已有遺書，爲後世道家所祖。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其治學則尙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尙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對於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尙教理之媒介。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漢書南越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淮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蒔於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而楚王英奉佛，卽此種歷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

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爲南人，其所治地爲南土。其時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譚耳。於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關係。其眞爲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爲譯經之第一人，其書傳於今者，眞僞合計，尙三十餘種，其爲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跡。淮以北則無有。（注一）且爲高襄譯者，實臨淮人嚴佛調。（注二）以吾之武斷，竟欲謂高譯諸經，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則我國佛教實先從南方得有根據，乃輾轉傳播於北方，與舊籍所傳者，適得其反矣。

（注一）安世高傳記，幾純屬神話的性質，頗難悉認爲史料。卽其年代，非無可徵信，一通常之說，謂爲漢

桓帝時入中國。然有謂晉時猶生存者，又有謂彼前身死於廣州，再世爲安息王太子重來中國者。高僧傳博采衆說，言世高曾兩到廣州，曾往廬山度鄴亭廟神，曾在荊州城東南隅立白馬寺，曾在丹陽立瓦官寺，最後卒於會稽，其史蹟多詭誕，不可盡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蓋從海道來，在廣東登岸，經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間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處有其神話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時中印海運業皆在安息人手，世高遵海來，最近於事實。

（注二）嚴佛調所襄譯事，或云安世高，或云安玄，然吾頗疑並無安玄其人者，或卽世高之異名耳。

據上所述，則佛教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思想系統聯絡之跡，隱然可尋。故永平詔書，襄楷奏議，皆以黃老浮屠並舉，蓋當時實認佛教爲黃老之支與流裔也。其蔚爲大國，則自魏晉以後耳。

然則北方佛教，果以何時始發展耶？吾所揣測，則翻譯界第二座明星支婁迦讖，實其濫觴。讖以漢靈帝時至洛陽，各書記載，皆無異說。其襄譯者孟福、張蓮，皆洛陽人，更足爲其譯業在北之鐵證。（看梁高僧傳本傳。）卽以翻譯文體論，安高略探意譯法，其文較華。

支識純探直譯法其文極樸讀高書則與老莊學每起聯想覺其易入讀識書苦不易索解但覺其非我所固有吾於初期兩大譯家覘我民族兩種氣分焉。

歐人分印度佛教爲南北宗北宗指迦濕彌羅健陀羅所傳者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爲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爲然但卽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爲蚤焉以現存譯本論世高所譯皆阿含中單品及上座部所傳禪定法其與錫蘭之巴利藏經同一系統甚明支識所譯皆華嚴般若寶積中單品大乘最昌時那爛陀派所誦習也故初期兩譯師實足爲兩宗代表也顧吾於兩宗之說素不心折但藉此驗時代先後明彼此思想駢進之狀況而已（注一）

（注一）漢明求法說雖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蹟自必屬於初期傳說因此轉可以證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夢爲「金人」然以近世學者所考證北印度佛像無塗金者「金人」說殆因竺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達羅派之雕塗也又言蔡愔齋來之佛像爲「倚像」倚像明屬西印度系統若北

方健陀羅所造，則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門外之佛寺，千乘萬騎，羣象繞塔」，此明屬西印南印之圖案也。以上區別，今世印度美術專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漢魏間佛教，皆歐人所謂南宗也。

兩晉以降，南北皆大師輩出。（此指中國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勢以相比較，北方佛教，多帶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帶哲學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堅，南人理解力強；北學尙專篤，南學尙調融。在在皆足以表風氣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紛呈其特色，以光飾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漢代，雖漸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猶爲功令所禁。苻堅時著作郎王度奏云：「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梁高僧傳卷十）此與唐貞觀間許景教徒阿羅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蓋我國歷代相傳「懷柔遠人」之政策也。至於本國人之信仰，則尙加以限制。歷代三寶記卷三年表中於魏甘露五年條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晉之篡魏僅四年耳。則謂此禁至晉始開焉可也。要之

秦。景。憲。爲。中。國。人。誦。佛。經。之。始。；
楚。王。英。爲。中。國。人。祀。佛。之。始。；
嚴。佛。調。爲。中。國。人。襄。譯。佛。經。之。始。；
笮。融。爲。中。國。人。建。塔。造。像。之。始。；
朱。士。行。爲。中。國。人。出。家。之。始。；
初。期。佛。門。掌。故。信。而。有。徵。者。不。出。此。矣。

最後尤有一事當置辯者，卽所謂牟子理惑論也。此書舊題漢牟融撰，若不謬者，則漢代佛教，可云已極光大，而本章所考證，皆爲多事，但吾終不信此書爲漢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說也。

(附錄二) 牟子理惑論辯僞

理惑論三十七章，全文見梁僧祐弘明集卷一。照漢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蒼梧太守牟子博傳。』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類，有牟子二卷，注云：『後漢太尉牟融撰。』殆卽是書。融字子優，不字子博，後漢書有傳，其爲太尉，在明帝永平十二年；史不稱其有著書。木書稱『孝明皇帝云云。』其決非太尉融所撰，更不俟辯。卽謂漢末有同姓名者，然書中自序，稱『靈帝崩後，……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謁請署吏。』則蒼梧平民，非太守也。故僅就原書標題論，已支離不可究詰。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義不相

屬竊疑此書爲東晉劉宋間人僞作。初託諸竺融或以竺字形近轉譌爲牟或因竺融不得其死傳此書者欲別依託一有令譽之人。偶見後漢名融者有一牟太尉又事熱心求法之明帝與佛有緣遂展轉嫁名於彼。所推測雖不敢必當要之後漢初之牟融決未嘗著理惑論；而後漢末並無牟融其人者則可斷言也。此書文體一望而知爲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漢賢決無此手筆，稍明文章流別者自能辨之。其中更有數點最足證明僞跡者：

(一) 原文云：『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士相見。』考後漢書西域傳：『于闐自王敬矯命造亂破戕，桓帝不能討，自此與中國絕。』靈獻之交，中國人安得遊于闐。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後，于闐交通盛開，作僞者乃有此言耳。

(二) 原文云：『今沙門剃頭；』今沙門既好酒漿，或畜妻子。漢魏皆禁漢人不得出家。靈獻時安得有中國人爲沙門者？據此文所述僧徒風紀已極敗壞，必在石趙姚秦極力提倡舉世風靡之後，始有此現象耳。

(三) 原書凡三十七章，自云：『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佛經皆譯「章」爲「品」作僞

者乃竊取斯義。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見於維摩詰經之佛國品，乃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之總名，亦名三十七法，非篇章之謂也。作偽者耳食誤用，殊爲可笑！抑可證其書出支謙羅什所譯維摩盛行之後矣。

(四)原文云：「世人學士，多譏毀佛法。」後漢人著述，亡佚雖多，其傳於今者亦不少，至如單篇零札，哀而錄之，可逾千篇。除襄楷奏議外，吾未見有一語及佛法者。王充論衡，專以批評爲業，亦未齒及。此實漢代士夫不知有佛學之明證，既無聞見，安有毀譽。此作偽者，道宋晉間情狀耳。

此書斷斷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此蓋在顧歡夷夏論出世前後，其他辨毀容，辨無後，皆東晉間三教辯爭之主要問題。而作此書之人，頗以調和三教爲職志，亦正屬彼時一部分之時代精神，故斷爲晉後僞書，當無大過。但理既膚淺，文復靡弱，其價值又出四十二章經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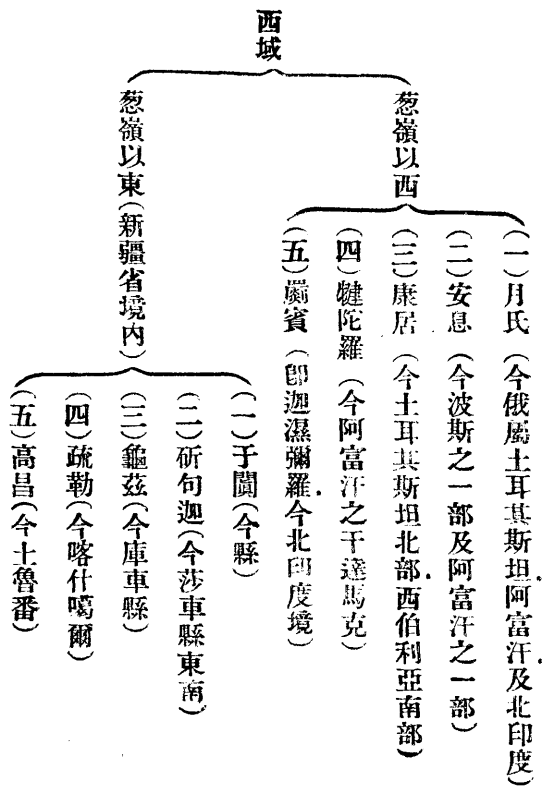
惟有一事足資旁證者，著書之地，託諸交趾。原序云：「時交趾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此或爲漢末交趾佛教頗盛之一種暗示。蓋當時中印交通實以日南爲孔道也。

佛教與西域

佛教萌芽，實先遵海以入南部，其跡甚明。然自三國迄東晉中葉，海通故實，忽更寂寥。是否當時海運情況有所變動，吾尙未搜得相當之史料。惟有兩現象當注意者：其一：時正值印度之笈多王朝，中印南印佛教頗受摧殘；彼土佛教重心，已移於北境以外。其二：我國南北分裂，江左與中原隔絕，而交廣之在南朝，亦羈縻耳；海上文化，益乏灌注全國之緣會。此兩種事實，最少當爲南部佛教活動暫時停頓之一部分原因也。同時我國西陲狀況，亦起一大變化——前此介居漢族匈奴兩大間俯仰隨人之西域民族，至是漸獨立發展；其間優秀之一族，且進而爲印度之主權者；旋飽吸所征服地之文明，且分輸於其友族。質言之，則兩漢西域傳所記之國，什九已爲「印度化」。以佛教史的眼光觀之，則彼固我之先進國；而中印兩文明之結婚，彼乃爲最有力之蹇脩也。此間消息，吾當於本篇述之。

論述之前，須先定「西域」之範圍。吾國史家所稱西域，不惟包含印度，乃至地中海四岸諸國，咸括於此名稱之下。今吾所論者，惟在葱嶺東西諸國，且專舉其與佛教

有關係者而已。



讀者想能記月氏王使伊存授經於我博士弟子之一事耶？不特此也，吾國人知世

界上有所謂印度國，實由張騫奉使，聞諸月氏。（見史記匈奴傳大宛傳，漢書西域傳。）月氏在我佛教史上占何等位置，可推見矣。吾儕對於媒介中印文化之月氏，欲認識其價值，不得不稍涉枝節，於全世界民族接觸之大勢，畧置數言。

距今約二、千、一、百年前，極東極西兩民族始相見於疆場。其舞臺則北自阿母河南，迄印度河。其所演劇約歷三百年。其兩造之選手，極西則希臘人，極東則月氏人也。其結果常歸東黨之勝利；而文化則交相熏染，增益二千年來，全世界實受其賜。此實最含有「世界性」之史劇。其資料則求諸我舊史中，尙得其輪廓也。月氏本我甘肅山谷間一小部落，我國古代認爲氏族之一種。（注一）西漢初爲匈奴所逼，循天山北路（？）西徙，越葱嶺北麓，而居於我族五六千年前所嘗居之大夏。其時大夏方爲希臘人遠東殖民之根據地，亞歷山大王部將所建國也。月氏人既逐此地之希臘人，希臘人轉徙南下，移根據於迦濕彌羅。月氏人復攝其後，奪取迦濕彌羅，進而爲印度共主。自爾希臘人東漸之鋒盡挫矣。此爲西漢景武間至東漢桓靈間之事實。（？）張騫

奉使月氏，正其初占領大夏之時；伊存授經，蓋其初征服迦濕彌羅時；而佛教史上最
有關係之迦膩色迦王，則月氏全盛時代之英主也。（注二）

（注一）月氏之「氏」讀如「支」，故亦稱月支；其實本「氏」字也。月氏乃譯義而非譯音，我族蓋認
爲氏族之一，其冠以月名者，示別於氏，猶言陰戎驪戎耳。月氏種屬，近代歐西學者考證極詳，今不具引。

（注二）漢書西域傳：『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此二語最能提挈當時民族接觸遷徙之綱

領。漢書屢言塞種——如云：『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又云：『烏孫民有塞
種，有月氏種。』注家不能指其爲何族。（顏師古謂卽釋迦種，大謬）今考塞王初居大夏，大夏者，今土耳

其斯坦之布哈爾州。漢書稱：『月氏臣服大夏，都媯水北爲王庭。』媯水亦稱烏澹水，卽今之阿姆河 Amu

Darya也。此地本東方文明發源地，我中華民族曾居之。（黃帝時神話，多與大夏媯水有關。）春秋戰國

間，爲波斯領土。自亞歷山大東征，遂爲希臘殖民地。跨阿母河兩岸，建設柏忒里亞國。 Bactria 班書之塞

王，卽柏忒里亞王也。當時希臘東陸殖民，不止一處，故曰：『往往分散爲數國。』且列舉其名也。柏忒里亞

亡於月氏，南徙屬賓（迦濕彌羅）其時代與事實，西史所載正合。故知塞種爲希臘人無疑也。

『月氏初滅大夏都媯水北，漸移水南，初分其國爲五翎侯，後百餘歲而貴霜翎侯即就卻最强，壅滅四翎，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波斯）滅濮達（犍陀羅）罽賓（迦濕彌羅）其子閻膏珍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極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此後漢書所記之大略也。近歐人從阿魯米尼亞及阿刺伯古文書中，考見 *Yavan* 王事蹟頗多，即范書之一貴霜也。以年代考之，漢哀帝元壽元年遣伊存使中國者，當爲即就卻；而迦膩色迦王，則閻膏珍之子或其孫也。歐人研究古錢所得智識，知即就卻信仰佛教，閻膏珍則信婆羅門教或波斯教云。

吾願讀者更聯想吾前文所屢述之阿育王派遣宣教一事，彼所派遣地，不有所謂「史那世界」者耶？此「世界」非他，即漢書中塞種諸國；而柏忒里亞（大夏）與居其一，蓋不待問也。月氏本遊牧族，文化至低下，一旦入此地，沐此高等宗教之感化，忽信受之變爲其民族信仰之中心，此自然之數也。況其後更入印度而與之俱化耶？彼本爲我邊陲一小部落，曾長育於我文明之環境中，而西徙之後，更新有所獲，故中印文化媒介之適任者，無出其右也。

月氏人雖常撫有全印，其所貢獻於文化事業者，遺蹟皆在犍陀羅與迦濕彌羅。此二地者，實佛教東漸歷程中主要之城壘也。故今於其形勢歷史，宜略論列。

迦濕彌羅卽罽賓。(西域記本條下注云：舊云罽賓，譌也。)國於喜馬拉耶山之西麓，跨至那布奢

林，兩河之上游。(兩河皆印度河支流。)面積約千九百方英里，四山環之。今英屬北印度之一

部也。吾儕一語此地，卽聯想及佛教正統派之一說，一切有部。蓋大毗婆沙之結集，

實在此也。此地佛教開創之祖爲末田底迦。Mallikāntika (亦譯摩田地，摩田提，末闍提，等名)或

言阿難弟子，或言阿育王所派遣，後說近是。(註一)上座大衆兩部分裂後，中印地盤，

落大衆手；上座耆宿，徒集此邦。(註二)地形本適於保守，而復以保守黨蟠之，故原始

佛教之面目，留保於茲地者特多。雖然，其地久爲塞種所統治，無形中受希臘思想之

影響，故科學的研究之色彩特著焉。其地學術，前此由月氏人間接輸入一部於中國；

其直接交涉，則自東晉始也。

(註一)末田底迦爲阿難弟子之說，見阿育王傳卷三，阿育王經卷六，西域記卷三，付法藏因緣傳卷上。

等書。其入迦濕彌羅年代，或云佛滅後五十年，或云百年。惟善見律毗婆沙卷三，記阿育王時派往迦濕彌羅，健駄羅宣教者，卽末闍提（末田底迦之異譯）也。二說相去約百餘年，後說與石柱刻文合，較近真。要之此兩地佛教，必爲此人所開闢，則無可疑也。

（註二）佛滅後二百年頃，大衆部僧大天倡異論，與上座部分裂。無憂王（卽阿育）袒大衆；上座諸大德現神通騰空渡菟伽（恆）河，飛往西北；事見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此固「有部」之神話，不能認爲史實；然正可爲正統派求新根據地於迦濕彌羅之一種暗示也。

犍陀羅疆域蓋包有今阿富汗之南部及北印度境之印度河上游。其名不見兩漢書，蓋地爲月氏首都，麗於月氏也。此國爲印希文明交聚點。當迦膩色迦全盛時，大輸入西方藝術，故迄今言佛教美術者，猶宗犍陀羅。其雕刻、建築、繪畫，皆能鎔集希臘羅馬印度三種精神，自成新體，影響於我隋唐美術者至大。就教理方面論，如世友、法救、脅尊者、諸小乘論師，無著、世親、諸大乘論師，皆犍陀羅產也。蓋自佛滅後五百年至九百年中，此地實爲佛教之中心，凡從月氏輸入中國之經典，皆自此出發也。

安息康居佛教之淵源，不甚可考。但阿育王派往「與那世界」之教師，遠及於埃及馬基頓，此二國宜在所不遺。且彼皆與月氏接壤，受其影響亦宜。以漢末魏晉間兩國高僧入中國者如彼其多，則佛教久盛於彼可知矣。就中康居人因國難移居中國者頗衆，（註一）亦大教發展之一助緣也。

（註一）『隋高僧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之胤。先代因國難歸於魏，（曹魏）封於襄陽，歷十餘世。』事見法華經傳記卷五。『齊（蕭齊）高僧釋慧明，姓康，本康居人，祖父時避地東吳。』事見梁高僧傳卷十。一。可見三國時康居必有大亂。（考西史似是被巴里的亞人侵入）故大去其國者頗多也。『康僧會之父，亦以吳時移居交趾，』事見梁高僧傳卷一。其遷居動機，或亦同一也。

此嶺西諸國佛教狀況及其與中國關係之大凡也。其在嶺東，則于闐龜茲，最爲重要。于闐自漢末絕貢，轉更強盛。其國與迦濕彌羅隔一雪山耳；且久受月氏卵翼，故在今日中華國境土內，求佛教發祥地，舍于闐莫屬也。尤有一特色最當記者，則漢譯諸大乘經典，殆無一不與于闐有因緣。若朱士行之得放光般若，支法領之得華嚴曇

無識之得大般涅槃，其最著也。(參看佛典之翻譯)此類經典，其「在于闐成立」之痕跡且

不少。(註一)據此種種資料，似大乘中一派——實相派之學說，實在于闐地方始成熟產出。因此再檢其他史料，覺于闐民族，似屬華印兩人種混合而成，而此類新佛教，即接木移根所生之果。此說雖未十分證信，然密察思想潮流，即已得一種暗示。(註二)此實言東方文化者應賡續孳索之問題也。

(註一)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多列于闐地名。學者或指此為華嚴在于闐成立之證據。雖未可盡信。然今六十卷本華嚴，則支法領得之於于闐；八十卷本華嚴，則于闐遺寶又難陀齋來，且親為翻譯。在我國華嚴傳授淵源，舍于闐外別無可考見，此極須注意之一事實也。

(註二)魏書西域傳于闐條下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此足為于闐與中國種族相近之一確證。玄奘西域記（卷十二）載于闐建國歷史頗詳，大致情形，則一方民族征服原住之西方民族。中云：『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旦日合戰，西主不利。……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洛克海爾氏譯西藏文佛傳（一八八四出版）所記大

同小異。略言：『有中國人名瞿薩旦那者與印度人一阿育王宰相名耶舍者，合力建設此國云云。』瞿薩旦那，卽西域記所舉于闐國之原名也。此兩書雖皆多神話，不可盡信。然以地理上關係，中印兩民族，各自移植此地，固當然之事。經衝突調和之後，混成新種，因而建國，亦歷史之常軌。于闐既爲此兩優秀民族合成，固宜能對於人類思想界有新貢獻也。

于闐附近有一小國曰斫句迦者，實爲大乘經典總集之寶庫。（註一）與北涼之沮

渠同種，涼土佛教之弘，此地亦與有力焉。（註二）

（註一）斫句迦卽漢書西域傳之子合，亦譯遮拘迦，遮拘槃，朱居，朱駒波，等名。歷代三寶記卷十二引闍那崛多所述親歷譚云：『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王宮自有摩訶般若，華嚴，大集，三部大經……王躬受持，親執鍵鎗……國東南二十餘里，有山甚險，其內安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舍利弗陀羅尼，華聚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視。』據此則大乘經典寫本藏襲之豐富，當時蓋無出其右。

（註二）西域記斫句迦條下注云：『舊曰沮渠。』沮渠與朱居音正同，皆異譯耳。北涼之沮渠蒙遜，提倡

佛教最力其叔父沮渠京聲譯業甚富。此皆斫句迦人所貢獻於我國也。

流沙以南之大佛教國爲于闐，其北則龜茲也。欲知龜茲與中國佛教之關係，則於初期東來諸僧命名之原則，宜先置一言。中國沙門之以「釋」爲姓，自道安始耳。(註一)前此則本國人皆從俗姓，如嚴佛調、朱士行等，外國人皆以國名爲姓，如安世高爲安息人，支婁迦讖爲月支人，康僧會爲康居人，竺佛朔爲天竺人。其漢人亦或從其師姓，如支亮之師爲支讖，因從姓支之類是也。尙有一例外，曰從其本國俗姓，如龜茲王姓白，其王族來者皆以白(帛或)姓行是也。觀魏晉間白姓高僧之多，知龜茲之有造於我者不淺矣。(註二)至如譯界之王鳩摩羅什，其與龜茲關係之深，讀本傳當能知之。

(註一)梁高僧傳卷五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一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此佛門一重要掌故也。

(註二)高僧傳卷一帛延，帛尸梨蜜多羅，兩傳，皆僅稱西域人，不著其國籍。而尸梨蜜傳稱其爲「國王」。

之子，一出三藏集記卷八有首楞嚴後記一篇，記此經譯者爲龜茲王世子帛延。因此知二人皆龜茲人也。魏書西域傳龜茲條下云：『其王姓白。』徧檢正史，證據益真。後漢書所記和帝永元三年班超所立之龜茲王名白霜；安帝延光三年班勇征西域時，龜茲王名白英；晉書記苻堅將呂光滅龜茲，殺其王白純；魏書載繼白純而立者爲白震；北史及隋書記隋大業中龜茲王遣貢，其王名白蘇尼陁；唐書記開元七年龜茲王卒，其名白莫苾；開元九年遣使入貢，其王名白孝節。竊茲王統，白姓相傳，信而有徵。則此王子國籍，自爲龜茲無疑。帛延，帛法祖，他書多作「白」，一傳中改白爲帛者，殆恐與中原白姓混，故用同音非姓之字，以示別其爲外國人耶？

此外疏勒、高昌等，皆隋唐間西域之大佛教國，因與初期輸入事業無甚關係，不復詳述。要之佛教東漸歷程，中置亭候，發軔天竺，以迦濕彌羅爲第二驛，由是而犍陀羅而于闐，而龜茲等驛，遞進；每經一驛，恆加增其輜重。而月支安息諸國人，尤其忠敏之驛使也。今第列東來諸國師國籍，俾有考焉。

東來古德國籍表（後漢之攝摩騰，竺法蘭，吾認其爲烏有。梁之達摩，吾認爲來歷不明，或非重要人，故皆不列入）

安世高

安息

支婁迦讖

月支

竺佛朔

天竺

安玄

安息

支曜

月支

康巨

康居

康孟詳

康居

曇柯迦羅

中天竺

康僧鎧

康居

曇無諦

安息

康僧會

康居

此人疑與世高同一人

以上後漢

僧傳云：『外國沙門』。今推定爲康居。

支謙

月支

支暹梁接

月支

維祇難

天竺

竺律炎

天竺

安法賢

安息

法護

月支

支法度

月支

帛延

龜茲

帛尸梨蜜

龜茲

帛法炬

龜茲

竺叔蘭

以上三國

僧傳云：『其先月支人，世居燉煌』。

僧傳云：『不知何許人』。首楞嚴後記云：『龜茲王世子』。

僧傳云：『西域人』。今推定為龜茲。

各書不敘其氏籍。據出三藏集記卷九知為姓帛，當是龜茲人。

僧傳朱士行傳云：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

安法欽

安息

佛圖澄

龜茲

僧伽跋澄

罽賓

曇摩難提

月支

僧伽提婆

罽賓

僧伽羅叉

罽賓

曇摩耶舍

罽賓

鳩摩羅什

據僧傳：父天竺人。母龜茲人。

弗若多羅

罽賓

曇摩流支

僧傳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卑摩羅叉

罽賓

以上西晉

僧傳云：『西域人本姓帛氏』。今推定爲龜茲。

僧傳云：『兜佉勒人』。兜佉勒卽月支異名。

佛陀耶舍

罽賓

佛馱跋陀羅(覺)

天竺

曇無讖

中天竺

支道根

月支

支施崙

月支

曇諦

康居

見廣弘明集

以上東晉

佛馱什

罽賓

浮陀跋摩

月支

求那跋摩

罽賓

僧伽跋摩

天竺

曇摩蜜多

罽賓

僧傳但云：「西域人」。求法高僧傳稱爲觀貨羅人，觀貨羅卽兜佉勒，亦卽月支。

魏書釋老志云：「罽賓人」。

曷良耶舍

僧傳但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

求那毗地

中天竺

僧伽婆羅

扶南

其國所在未深考，當是南印度或錫蘭。

曼陀羅

扶南

菩提流支

北天竺

真諦(拘那羅陀)

西天竺

師賢

罽賓

僧傳無傳，見大宗僧史錄卷中。

月婆首那

月支

僧傳云：『中天竺優禪尼人』。靜泰衆經目錄云：『月支王子』。

以上南北朝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烏場

此國在罽賓之北。

闍那崛多

犍陀羅

達摩笈多

南天竺羅囉

此國待考。

以上隋

波羅頗迦羅

中天竺

那提

中天竺

金剛智

南天竺摩賴耶

善無畏

中天竺

般刺若

北天竺迦畢試

若那跋陀羅

南海訶陵

此國在今阿富汗；
舊為月支屬地。
此國今地難確指，
或是錫蘭。

佛陀多羅

罽賓

佛陀波利

罽賓

實叉難陀

于闐

地婆訶羅

中天竺

提雲般若

于闐

智嚴

于闐

寶思惟

罽賓

菩提流志

南天竺

蓮華精進

龜茲

尸羅達摩

于闐

以上唐

右表所列，東來諸僧，在佛學史上占一位置者略具矣。粗爲歸納，則後漢三國以安息、月支、康居人爲多；兩晉以龜茲、罽賓人爲多；南北朝則西藏諸國與印度人中分勢力；隋、唐則印人居優勢，而海南諸國亦有來者。按地以校其派別，亦我思想界一反影矣。

自由講座制之教育

近世所謂學校教育者，缺點有二。第一：其形式若軍隊然。軍隊之進也，怯者固毋得獨怯，勇者亦毋得獨勇，千萬人若一機之動也。今之學校，科目求備，而各科皆懸一程準，課其中程不中程。雖智力體力較劣下者，非勉及於程焉不可；其優異者亦及程而止。程以上弗授也。夫其程既通於全社會以求徹上徹下，則不得不以中材爲鵠。劣下者勉而就，或勤苦傷生，而終淺嘗無所獲也。優異者精力有餘於所課，而旅進旅退焉。則或以僅中程而自滿，雖不自滿，而其少年最適於求學之光陰，已有一部分焉未盡其用。此種「水平線式」的教育，實國家主義之產物。國家若大匠然，需楹則斲材爲楹，需桷則斲材爲桷，楹桷大小若一，所斲就矣，而材之戕賊亦已多矣。故此種教育法，適於羣衆教育，而不適於天才教育。

第二：其學業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學校若百貨之廛，教師傭於廛，以司售貨者也。學生則挾貲適市而有所求者也。交易而退，不復相聞問。學生之與教師，若陌路之偶值，甚者教師視學校如亭舍也。余昔游英之劍橋大學，其校長涉菩黎博士語余：「

近世式之教育，若醫生集病者於一堂，不一一診其症，而授以等質等量之方劑也。其言雖或稍過，然教者與學者關係之淺薄，誠近世式教育之大缺點，不能為諱也。故此種教育，其敝也，成爲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

要而論之，此種教育，雖辦至極完善，然已不免以社會吞滅個性，已不免陷於機械的而消失自動力。然在行政機關整齊強固之國家，此種制度之特長確能發揮，其精神確能貫徹，則得失之數猶半也。中國又並不足以語於此，於是二十年來所謂振興教育者，盡有他人之弊而無其利。夫今日武人之摧殘教育，罪固不可勝誅矣。就令無武人之摧殘，而長維持此現狀以往，則亦愈積久而愈不勝其敝耳。

今欲言教育制度之根本改革，固非此短篇之所能盡，且非俟政治稍清明，行政機關有相當之意識與能力，則雖有良法，亦託空言而已矣。今欲於實際上爲初步之改革，宜求不必倚賴行政權力，而社會上少數人可以發動者。以吾所見，其在普通教育方面，可著手固不少，容當別論。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則有創設「自由講座」之一問。

題

自由講座之組織略如下：

一 以少數之同志，有專門學術，堪任教授者，組織講師團體。但最少須五六人以上。

二 其講座，或獨立，或附設於原有之學校皆可。

三 學科不求備；以講師確有心得自信，對於此科之教授能有特色者，乃設置之。但各科間須有相當之聯絡，使各科聽講畢業者，得一系之完全知識。

四 講授時間不必太多，使學生於聽講以外，能得較多之自動的修習。常採教師學生共同研究的態度。

五 修業期限不宜太長，約兩年而畢。

六 畢業不考試，但由各講座講師授以該科修了之證書。

七 學生分兩種：一專修者，一自由聽受者。

自由聽受者，不必經入學試驗，亦不必修業終了。

專修者，須經入學試驗，以能直接讀外國文之參考書爲及格。受課毋得間歇。

八 設備之最要者爲圖書館。既設某科講座，則關於該科之重要參考書必須備。

其關於自然科學之講座，於圖書之外，必須有相當之儀器資試驗。

九 講座除籌備相當之基本金外，仍別營一兩種小工業，教師學生同任勞作，以補助座費。

此種組織，參採前代講學之遺意而變通之。使學校教師學生三者之間，皆爲人的關係，而非物的關係。講師之於講座，自爲主體，而非雇傭的。講師之與學生，實共學之友；不過以先輩之資格爲之指導。學生所得於講師者，非在記憶其講義以資一度之考試；乃在受取講師之研究精神及研究方法。質言之，其獲益最重要之點，則學者的人格之感化也。講師之薰陶學生，除講堂授課之外，更大有事焉。則可以察其性之所近，因勢而利導，而學生之自發的研究，乃可以日進也。則天才瑰特之士，不至爲課程

所局，可以奔軼絕塵，盡其才矣。如此則教育不至爲「機械化」，不至爲「凡庸化」。社會上眞面目之人才，或可以養成也。

吾非敢望全國之高等教育，悉改用此組織。顧吾以爲針治今日教育界之敝，必須有此種異軍特起之組織以爲之藥。而又信此事之建設確非甚難；凡國內辦有成績之學校，皆可以附設，凡少壯有爲之學者，但結合同志數輩，卽可以發起。造端雖簡，將畢必鉅，是在有志者之努力而已。

清代學術概論序

一：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余於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云：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

又云：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爲精密。

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焉，不容不叙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卽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卽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覆勘，外

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 啓超識

第二序

一：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禮所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謹記此以誌謝三君。

二：久抱有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於是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厲而已。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三：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卽復怠於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後，當更改之耳。

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啓超記

墨子學案序

十餘年前，曾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篇，刊於新民叢報。當時卽欲將諸家學說，各爲專篇，示其梗概，久而未成。爾後日有掣索，所得漸進於昔，而亦益不敢自信。欲有所寫定，恆欲然而止。去冬，應清華學校之招，爲課外講演，講國學小史。初本擬講十次，既乃賡續至五十次以上，講義草藁盈尺矣。諸生屢以印行爲請。顧茲稿皆每日上堂前臨時信筆所寫，多不自愜意。全書校定，既所未能，乃先取講墨子之一部分，略刪訂以成此本。吾嘗以爲著書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學問之道，進化靡有止詣。欲以一人一時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種學問，萬無是處。然則無論若何矜慎刻苦，其所

得者亦必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誤謬，仍終不得免。人人各自貢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喚起社會研究之興味；其疏漏誤謬，則自必有人焉補苴而匡正之；斯學術之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若啓超者，性雖嗜學，而愛博不專，事事皆僅涉其樊，而無所刻入，何足以言著述？故年來叢稿，高可隱人，輒以閣度，不敢問世。今誓發願，破除求完求美之妄念，悉取其所曾肆力者，稍加整治，次第布之，以俟世之君子痛繩而精削焉。茲編其嚆矢也。

民國十年四月五日 啓超記

墨子學案第二序

本書既概述墨學之全體大用，而結論則太息於秦漢以後墨學之中絕。及細思之，而有以知其未盡然也。凡一切衆生所造之共業，不共業，其種子必持續於後，而永不滅。雖極微細之事，尙且有然，況墨學者戰國二百餘年間，其言盈天下，而謂易代之後，遂如饗風捲葉，一掃無迹；天下寧有是理？吾嘗諦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

不墜，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墨教之根本義，在肯犧牲自己。墨經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爲讀去聲）經說釋之曰：『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墨子之以言教以身教者，皆是道也。是道也，秦漢以後士大夫信奉者蓋鮮，而其統乃存於匹夫匹婦。今試行窮鄉下邑，輒見有弱嫠負呱呱之子，襁褓而行乞者，吾人習見，莫之或奇，莫之或敬也，而不知此種行爲之動機，乃純出於『損己而益所爲』，純是『爲身之所惡以成其子之所急』。其在文化與我殊系之民族，則婦女爲葆其膚顏之美，姣而棄子弗字者，比比然矣。又恆見有壯夫侍其老羸廢疾之父母昆弟，因以廢其固有之職業，雖百艱而不肯舍去，亦有齒落髮白垂盡之年，不肯稍自暇逸，汲汲爲其子孫謀者，若此之類，就一方面論，或可謂爲妨害箇性之發展。就他方面論，則互助精神，圓滿適用，而社會之所由密集而永續也。夫所謂『摩頂至踵利天下』者，質言之，則損己以利他而已。利億萬人固利他，利一二人亦利他也。汎愛無擇固利他，專注於其所親亦利他也。己與他之利不可得兼時，當置他於第一位而置己於第二位，是

之謂『損己而益所爲』是之謂墨道。今之匹夫匹婦，曷嘗誦墨子書？曷嘗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識之中，其精神乃與墨子深相懸契。其在他國，豈曰無之？然在彼則爲畸行，在我則爲庸德。嗚呼！我國民其念之！此庸德者非他，乃墨翟、禽滑釐、孟勝、田襄子諸聖哲，濺百年之心力以蒔其種於我先民之心識中，積久而成爲國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繼繼繩繩與天地長久，未始不賴是也。復次：我國人二千年來言軍旅之事，其對於開邊贖武，皆輕賤而厭惡之；對於守土捍難，則最所尊崇。若關羽、張巡、岳飛之流，千百年後婦人孺子猶仰之如天神者，皆損軀於所職以衛國土禦外難者也。此種觀念，皆出於墨子之非攻而尊守。故吾國之豪傑童話，與他國多異其撰。故吾國史蹟中，對外雖無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躪；然始終能全其祖宗疆守勿失墜，雖百經挫撓而必光復舊物者，則亦墨子之怯於攻而勇於守，其教入人深也。而斯義者，則正今後全世界國際關係改造之樞機，而我族所當發揮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吾覆校所講竟得此二義，輒寫以爲第二序。既以見學術之影響於國民性者至鉅，且以見治

古學者之當周於世用也。至墨子之經濟理想，與今世最新之主義多脗合；我國民疇昔疑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績焉；則吾書既詳哉言之矣。

四月五日

啓超再記

墨經校釋序

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矣。墨經而已矣。墨子之所以教者，曰愛與智。天志尙同兼愛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者，什九皆教愛之言也。經上下兩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誦之，或述所聞，或參己意以爲經說，則教智之言也。經文不逾六千言，爲條百七十有九。其於智識之本質，智識之淵源，智識之所以濬發運用，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墮謬，皆析之極精，而出之極顯。於是持之以辨名實御事理。故每標一義訓，其觀念皆穎異而刻入；與二千年來俗儒之理解迥殊別，而與今世西方學者所發明，往往相印。旁及數學形學光學力學，亦間啓其扇祕焉。蓋嘗論之，墨經殆世界最古名學書之一也。歐洲之邏輯，創自阿里士多德，後墨子可

百歲。然代有增損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學者咸利賴之。墨經則秦漢以降，漫漫長夜。茲學既絕，則學者徒以空疏玄渺膚廓模稜破碎之說相高，而智識界之榛塞窮餓，乃極於今日。吁！可悲已。後世治此者，惟於晉得一魯勝，蓋總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名曰墨辯，而爲之注。其序見存於晉書隱逸傳，其注則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蓋亡之久矣。墨子全書本稱難讀，而茲四篇者特甚。原文本皆旁行，今本易以直寫，行列錯亂，不易排比。一也。說與經離，不審所屬，無以互發。二也。章條句讀，交相錯透，上屬下屬，失之千里。三也。文太簡短，其或譌奪，末由尋繹語氣以相是正。四也。案識之語，屬入正文，不易辨別。五也。累代展轉寫校，或強作解事，奮筆臆改，譌復傳譌。六也。古注已亡，無所憑藉質證。七也。含義奧衍，且與儒家理解殊致，持舊觀念以釋之，必致誤謬。八也。夫世既莫知重其學矣，而治之復具此八難，是以明珠委塵，幽蘭棄莽，悠悠千禩，莫或顧視也。清乾嘉間，校勘學大昌。汪容甫中畢秋帆沅各校注墨子，畢本頗行於世。王懷祖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及俞蔭甫所著書，於墨子皆有所讎釋。墨子自是稍稍可讀矣。張皋文

惠言著墨子經說解，而墨經始有專注。吾鄉先正鄒特夫、伯奇、陳蘭甫、澧兩先生，時時引西來之學解墨經，學者益漸驚茲經所蘊之富。然皆斷章單義，間有發明，未得百之一二。孫仲容詒讓著墨子問詁，全書疑滯，剖抉略盡。獨茲四篇，用力雖勤，而所闡仍寡。卽以校勘論，其犁然而有當者，亦未始得半。作始之難，理固然也。比年以來，歐學東注，學者憑借新知，以商量舊學，益覺此六千言者，所函義浩無涯涘。若章太炎、炳麟、胡適之適所撰述，時有徵引濬發，深造蓋邁先輩。啓超幼而好墨，二十年來，於茲經有所校釋，隨割記於卷端，得若干條，未及整理，輒復亡散。今冬方在清華園爲諸生講國學小史，值歲暮休暇，講利用餘晷，遂檢舊藁比而次之，得數萬言，命曰墨經校釋。其於畢張孫諸君子之說持異同者，蓋過半。然非諸君子勤之於前，則小子何述焉？故知學問之業，非一人一時代所能就，在善繼而已矣。抑諸君子之勤之於前者，皆一代者宿學博而慮專。然且有爾許詮釋，未安之餘義，以待後學之商榷。則譴陋蕪率如啓超者，更安敢自信。茲所校釋，儻能什得四五，以待來哲之繩墨，則爲榮多矣。魯勝墨辯序云：「

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竊取斯旨，用爲義例。不審於魯君之業，能踐跡一二焉否也。庚申除夕啓超記。

中國歷史研究法序

中國歷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計不下數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猶苦之，況於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中國歷史可不讀耶？然則此數萬卷者，以之覆瓿，以之當薪，舉凡數千年來我祖宗活動之跡足徵於文獻者，認爲一無價值，而永屏諸人類文化產物之圈外；非惟吾儕爲人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人類所不許也。既不可不讀，而又不可讀，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讀之，然後出其所讀者以供人之讀，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徵，其一，爲客觀的資料之整理——疇昔不認爲史蹟者，今則認之；疇昔認爲史蹟者，今或不認。舉從前棄置散佚之跡，鉤稽而比觀之；其夙所因襲者，則重加鑑別以估定其價值。如此則史學立於

「真」的基礎之上，而推論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爲主觀的觀念之革新——以史爲人類活態之再現，而非其僵跡之展覽；爲全社會之業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譜錄。如此，然後歷史與吾儕生活相密接，讀之能親切有味；如此，然後能使讀者領會團體生活之意義，以助成其爲一國民爲一世界人之資格也。歐美近百數十年之史學界，全向於此兩種方嚮以行。今雖僅見其進未見其止，顧所成就則既斐然矣。我國史界浩如煙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採之不竭；學者任挈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貢獻於世界者，皆可以極偉大。啓超不自揆，蓄志此業，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既盈尺。顧不敢自信，遷延不以問諸世。客歲在天津南開大學任課外講演，乃哀理舊業，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卷，凡十萬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發心殫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創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將悉以各學校之巡迴講演成之。其第二卷爲五千年史勢鳥瞰，以今春

在北京清華學校講焉；第三卷以下以時代爲次，更俟續布也。顧茲事體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力；況學殖淺薄，如啓超者，重以講堂匆匆開演，講義隨講隨布，曾未獲稍加鞏勘，則其紕繆舛誤矛盾漏略之多，又豈俟論區區此稿，本宜堅鐫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結果，雖未必有價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則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貿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讀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節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本，則片言之錫，皆吾師也。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啓超自述

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

一

一事業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國民在一時代間，往往僅能完成一種事業；或以一

種事業爲主，而其他爲輔。

一事業所歷時代之長短，恆以其事業之難易及事業所被範圍之廣狹爲比例。國民能力集注於一事業時，對於他事業之能力，自不免減殺；且在某時代中爲完成某種事業起見，產出種種制度，此制度還影響於國民心理；迨時代之需要既去，而制度之遺蛻仍存，則國民能力，必爲此種逾時失效之制度所限制，而萎縮其一部分。萎縮非滅絕之謂，凡國民既有能力曾完成一大事業者，卽足爲並非不能完成他種事業之反證。但其能力爲潛伏的，往往非俟環境起一大變化後，不能衝動發展。國民能力之發動，恆借反撥力爲導線，無反撥力，則本能或永遠潛伏，且致萎縮。吾嘗持此數義以衡量有史以來各國民所造業，其得失之林，略可觀也。吾今將以推論我中華國民。

二

「中華民國」一名詞之成立，卽中華國民在人類進化史上之一奇績也。夫世界

上之國民亦多矣。吾何爲獨以此自奇？須知以如此龐大之民族，散布於如此廣漠之國土，數千年繼繼繩繩，日征月邁，在我民固視之若素，然以世界史的眼光觀察之，實邈然更無匹儔。而我國民過去之精力，蓋什有九消耗於此間，別方面事業之所以停頓，其總根原實坐此。

吾儕治西洋史，當知有所謂「中世黑暗時代」者。此時代所閱凡千二百餘年，其社會狀況如其名，文化一切停滯，政治日在擾攘不安之中，凡讀史者，率厭棄之。雖然，當知此時代在全部世界史中有一絕大之價值焉。蓋現在歐洲各國之國民，皆於此時代胎孕醇化，確立其「國民的」基礎，專爲此一大事，耗其全部之精力，不遑他及。故政治上，學術上，文藝上，更無一優異之點可稱道。然而經此一度胎孕醇化以後，各國國民的特性，完全成就，故一入近世，舉其千年間磅礴鬱積者，次第盡量發揮，則光華驟發，沛乎莫之能禦。由此觀之，千餘年之黑暗，非其人根性劣薄所致，蓋「形成國民」之一大事業，比諸任何事業皆倍極艱辛，譬諸個人，自處胎出胎襁，繆繆總角以逮

成年，凡種種有意識無意識之作爲，皆不過將來之預備，雖無甚成績足記錄，然所費奮鬪自立之工，實占全生涯極重要之一部分。一國民之自立於世界，亦如是而已。

歐洲各國，其地域大者當我數省，小者一二縣耳；其人口多者不逮我五之一，少者不逮我百之一；而其對於「形成國民」之一大業，猶費千餘年。再嚴格論之，彼千餘年者，歐洲各國民，不過一面求自脫於野蠻之狀態，一面與新侵入之野蠻人抗戰而已；其實能於彼時代「形成國民」者，不過三數國；自餘則又近百年始著手從事，而今乃在進行中者也。我國古代固有民族之複雜，不下歐洲；其受劣等民族之侵入蹂躪，則視北蠻之禍羅馬爲尤酷；吾國民在此種環境之下，以三四千年間不斷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遠有所謂「中華國民」者，靡然屹然，爲人類一重鎮，此其事實可貴而至難能，請言其概。

事實之最顯著者，則自五胡之亂以迄清末，所謂「夷狄人主中夏」者，殆居時代之半；——北方尤甚——我國民常受此種劣等民族之壓迫，屢犯而屢攘之，斯業實

爲萬難，然猶不止此。試觀有史以來所記載，最初之中華民族，其領域幾何？春秋號稱文化全盛，而諸夏之國，周，魯，齊，晉，宋，衛，陳，蔡，燕，許，鄭，所居者今河南，山東，山西及陝西，直隸之各一部分耳；其間猶有赤狄，白狄，山戎，伊洛之戎，萊夷，淮夷，徐戎等，雜廁錯處；此外則自河以西，淮以東，江以南，皆劣等民族栖息之所。若浙，閩，湘，蜀，粵，桂，滇，黔，甘，涼，遼，潘等，更不必論。蓋唐，宋以後迄未開化者比比然也。其後東南漸脫蠻風，而中原已淪戎索，展轉蹂躪，千餘年殆無寧歲。我國民於其間，內之將國內固有之複雜諸族，治爲一爐，外之以其文化薰育彼侵入之諸外族，如果嬴之負螟蛉，詔以「似我似我」也；如是孳孳矻矻，經四五千年之歲月，然後亞細亞東陸一片大地，成爲「中華國民化」。此一片大地中，除中華民族外，——國內固有民族包含在內——尙有主要民族四焉：一曰苗族，二曰羌族，三曰匈奴，四曰東胡。我族對苗族問題，自黃帝征蚩尤，堯竄三危，禹舞干羽以來，直至前清雍正，嘉慶兩次滇，黔，湘，桂改土歸流，始完全解決。其對羌族問題，自殷湯享氏羌，周武誓牧野以來，直至前清乾嘉間川，陝土司內屬，光緒

間新疆置行省，始完全解決。其對匈奴族問題，自黃帝伐葷粥，殷高宗伐鬼方以來，直至明驅逐胡元，清服屬蒙古，始完全解決。其對東胡問題，自周通肅慎，齊伐山戎以來，直至民國成立，滿清遜荒，始完全解決。所謂解決者，非攘斥勤絕之謂；乃吸聚諸族，蛻變其原質，作爲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內容。今此諸族者，在腹地各行省中，更無絲毫痕跡之存留；實則任舉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東胡乃至其他諸異族之遺血者；而今則惟以「中華國民」之一名義自見於世界耳。此等民族化合之例，在他國固亦同然；——如英蘭人之合那曼族，撒克遜族，盎格魯族而成；——然欲求所吸聚者如此其繁複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渾融而無間，則橫覽全球，竟無其匹。尤當知者，彼數千年來厄我齷我之劣等民族，並非能如日耳曼蠻族之侵暴羅馬，而隨帶一特種文明以俱來以相補益也；我所遇之諸劣族，曾無分毫之文化足爲我助，而惟日以蹂躪我文化爲事。故歐洲諸族之接觸，譬之則男女媾精，別孕新機；我之醇化諸劣族也，乃如吞石卵金屑於腹中，竭吾胃力以消化之，欲求不斷送生命，固已甚難；猶復

保相當之健康。爲不斷之發育，實屬難中至難之業。故我國民每完一役，費功動逾千年。疇昔外人，動以老大帝國誚我，以吾觀之，乃適得其反。天下惟早熟者始早老，以吾國民器宇之偉大，其熟也自不得不遲。蓋此「中華民國」之一人格，直至最近百數十年間，開始漸達於成年。前此百難千災，幸不夭折，今乃儼然壯夫矣。今日以往之歷史，正與歐洲黑暗時代相當。今日以後之歷史，乃始漸入於彼之文藝復興時代也。

我國民能擔歷爾許艱瘁，自擴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業本身論，其爲一種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種事業，在人類史上有價值否耶？質言之，對於人類全體進化之貢獻，能認爲一種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類進化大勢，皆由分而趨合；我國民已將全人類四分之一合爲一體，爲將來大同世界預築一極強之基礎，其價值一也。凡大事業必由大國民創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徵諸史蹟，未始或忒；我國民植基既廣厚，將來發摠必洪大，其價值二也。夫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後可識；及其參天蔽日，則大廈需梁棟，舍是無擇矣；我國民在世界人類史上之地位，正此類也。

三

凡一事業未有不根據一理想而來者，理想既深入人心，於是發爲性情，演爲制度，而事業隨之。我國民以數千年賡續的努力，完成此大事業，果恃何種理想以爲之貫注耶？此種理想，對於現在及將來新事業之成敗，有何關係耶？此實我國民目前亟當內省審處之一重要問題。

第一：我國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則世界主義也。「國家」一語，有若何特別重大之價值，我國民殆不甚理解；我國倫理之系統，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個人（身）爲起點，以世界（天）爲極量，而國家則僅與家族儕伍同認爲進化途中之一過程。故其所最樂道者，曰「天下一家」，曰「四海兄弟」，其所以汲汲焉務醇化異族者，非認爲權利，乃認爲義務。蓋我先民常覺我族文化之至優美，（此感覺是正，當屬於別問題）而使人類普被此文化爲己任；凡他族之與我遇者，不導之入於此途，則自覺其悲憫之懷不能遂也；彼但能自進而與我伍，我遂欣然相攜而無或岐視，故其義曰：「夷狄進於

中國則中國之，所謂國者絕無界線，惟以文化所被爲推移；擁有曠漠之國土，殊不以自私，常欲與世界人共之，故以「懷柔遠人」爲一種信條，招徠異族入居腹地之事，歷代數見不鮮；就一時之現象言之，誠不免開門揖盜，數千年來外患之洊臻，未始不坐是；雖然，亦正以其懷抱此種「超國界」的觀念，故凡栖託於此土者皆耦俱無猜，徐徐焉受我感被，歷歲月而相與俱化。試以校歐洲，彼英，法，德民族，系本同源，以視吾古代諸夏之與荆蠻，其血緣之關係殆尤密切，然彼至今尙裂爲三國，我則久已合作一家。又如奧，匈及巴爾幹諸國，對於國內異民族統治問題，至今無正常解決；分裂之勢，日甚一日；我則以多數異民族錯居，從不發生此問題。蓋我國民本見有世界不見有國家，故凡人類因有國家所受之惡結果，我國民受之殊鮮；雖然，同時人類因有國家所受之良結果，我民受之亦鮮焉。此種世界主義的理想，我國民五千年來，皆恃此爲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紀，國家主義，成爲天之驕子，我國民舍其故步而謀學步焉；與我固有之國民性不相容。學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於是演一大失敗。

第二人類平等之理想，又我國民成功一要素也。平等之義，歐美宗教家哲學家言之綦詳；然按事實，乃始終未嘗徹底。產生蘇格拉底、柏拉圖之希臘，而雅典人口四十三萬，奴隸居其四十萬，主張「人皆帝子」之基督教，不惟芟異教徒如刈草芥，即對於同教之異宗，亦威壓不遺餘力；爲爭自由而新建之美國，施異種人以私刑，恬不爲怪也；號稱民主主義發源地之英國，而愛爾蘭人曾不能自比於人數；勞農政府治下之俄國，其享有公權者，則又限於一階級；由此觀之，歐美人所謂平等者，以爲名高而已。我國民，則平等理想，真深入人心，法律上，事實上，皆絕對表現；貴族，平民之差別，自戰國以來，既已一掃，此後更無發生之餘地。考階級之興，大抵起於異民族相互間，或戰勝於外，俘敵爲奴，或侵入者對於原住民不屑與伍，或對於流寓寄棲之族，別立限制，大抵血族的自慢性爲其主因，而宗教的排軋性輔之。我國民則此等觀念根本不存在；故所謂階級者，亦根本不能成立。其間雖有爵稱，不過銜號的虛榮；雖有樂戶，倡隸等賤籍，隨時可以消弭；惟南北朝中原舊閥南渡時，寒門貴族之界限嚴，元清篡統之

初，有色目旗民等差別，然皆不能以久。在歷史上不足爲重輕也。故就大體論之，自漢以來，國民之公私權乃至生計的機會，皆可謂一切絕對的平等。此龐然四萬萬之大族，所以能搏撓不破裂者，職此之由。此其所長也。然我國民坐此失敗者，亦數端焉：其一：近世代議制度之建立，實以階級精神爲中堅；既未能發明更優於代議制度之政制，而我以絕無階級根據之國，向人效顰，勢必以失敗終了。其二：人類之互助性，恒發起於局部的，而漸次擴大；又必有所對待，然後團結力始增；就此點觀察，則階級之爲物，實爲人類進化不可缺之一工具；我國民以絕無階級故，全國成爲平面的，反散漫而末由搏撓。其三：現代新階級發生，全以「生計的」地位爲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階級，已成陳迹；我國民雖未受舊階級之毒，然今後新階級之發生，終不能免，所謂「絕對平等」者，權衡將破，不別謀所以順應之，其敝或視他國更甚。

第三：政治上之干涉主義，實我國民銘心刻骨之公共信條；試舉政治上之美名詞，必曰「垂拱無爲」，必曰「與民休息」，蓋我國民之理想的政治，乃在將政治的

範圍縮至最小限度；以今語表之，雖謂我全國人民數千年來皆爲無政府主義之信徒可也。人民並不倚賴良政治而始存活，故雖有惡政治，而社會亦不至根本受其摧殘。試讀一部二十四史，寧非徹頭徹尾血污狼籍之一「相斫書」？我國民數千年在此狀態之下，而其不斷的發展如故也；近數年來之政象，舉所謂「鼎沸」「雲擾」「腐敗」「黑闇」諸形容詞，猶不能盡其萬一；然而社會生機，並不勦絕，其中一部分，反若有向榮氣象；乃至其移殖於外者，若歷年之在南洋羣島，若最近之在俄蒙一帶，皆處極壓制極棼亂的政治之下，而猛進不休，卒能樹不拔之基，數千年來我民族領域之漸次擴張，皆由斯道也。此何以故？蓋我國民之於政治，積極的改良之興味甚薄，而消極的節制之勢力甚強；社會上若別有一堡壘線，爲政治所不能侵入；若侵入焉，必致挫衄；吾民卽隱身於此線內，以自遂其發育；其能日處驚濤駭浪中而優自保存者，恃此。然坐是之故，對於政治日益冷淡，甚且生厭惡，寔以斲喪其政治本能；而凡百公共事業，乃委諸休戚不相關者之手，國家之元氣屢傷，後雖恢復，而寸進尺退，等於不進。

此則文化停滯之一大原因也。雖然，我國民所篤信之干涉主義，自有其真價值存焉；今後我國政治之新生命，其終必建設於此基礎之上。故近十數年來，夢想德國、日本式之保育政策者，以違反國民性故，既已完全失敗；自今以往，若欲舉馬克理想、藍寧所實行之集權的社會主義移殖於中國，則亦以違反國民性故，吾敢言必終於失敗。

第四：我國民之中庸妥協性，世界無兩也。無論對個人，對社會，對自然界，最能爲巧妙的順應，務使本身與環境相妥協；而其妥協，且比較的常爲「合理的」；此中國人一種特別天才也。其發妙之點，則在萬事不走極端，而常範以中庸。就此點論，與西洋人恰立於正反對之地位；西洋人極不易妥協，萬事皆確執，而感情常走極端；故一民族以小小言語風習之同異，決不肯舍己從人，纖芥之不自由，寧犧牲一切以爭之；宗教上之信仰，更絲毫不肯遷就；有反於其良心者，則盡其力之所及以排擠之。故歐洲史上種族之鬪爭，宗教之鬪爭，階級之鬪爭，就吾中國人眼光觀之，其動機大半爲不

可解；謂何必以此區區者殺人流血千數百萬，擾攘千數百年也。我國民以不肯爲極端的確執故，故個人之道德最尙者「隨遇而安」，政治之格言最貴者「禮讓爲國」，坐是其包容函孕之力極大，若汪汪千頃之波，無所不受；魚龍雜處，砂石堆礪，而不相衝礙也。故含納種種民族，種種宗教，而皆相忘於江湖，未或齟齬破裂；天災人禍，無歲無之，而一一順受，不大蒙其摧折；老氏之說所謂「以柔道取天下」者，實我國民之最擅長也。以此之故，其所最貴者厥惟秩序；務使其所包含之種種異質，與隨時變化之環境相應，常處於有倫有脊的狀態。急劇之革命事業，我國民所最不喜且最不慣也；故雖有革命，旋必以妥協終了；於社會根本組織，曾無影響焉。此種特性，爲消極的保存作用計，固甚優，爲積極的發展作用計，則甚劣；蓋事事務與環境相妥協，固不至蒙環境過劇之壓迫，而自摧殘；然終亦無力以改造環境使之順應於我，則我之命運，強半爲環境所左右；必俟環境自然改善，而我之地位乃始向上。夫所貴乎優等民族者，貴其常能以自力劈開生面，爲人類全體進化之先導而已；我國民之消極妥協

性，吾不敢謂其對於改善環境絕無効力，然其効力既甚緩而甚微，此又我國民過去失敗之一徵也。

第五：國民思想之統一，此我國民一大成功，同時亦我國民一大失敗也。我國春秋戰國間，思想界稱最複雜；秦漢以後政治漸趨統一，而思想之統一亦隨之。其統一以孔子爲中心，固也；然猶不能盡歸諸孔子，實則融合前此九流百家之思想，經一度之中庸妥協，漸成爲一種有體系之國民思想。其宇宙觀，則崇拜自然也；信任命運也；其人生觀，略如前所陳述，愛秩序也，重妥協也，厭干涉也，尊平等也，尙大同也；其演爲制度者，則家族在各級團體中占最重要之地位，與國家僑伍，人人皆爲家族之一員而負最大之職責也；政治與社會全然分離，政治恒委諸少數人之獨裁也；凡此等等，深入人心，不知不覺間，形成全國民普遍共有之思想。此等思想之本質，爲優爲劣，固屬別問題；然所以能歷數千年以形成「中華國民」者，必以此爲根核，至易明也。因此之故，國民視其固有之傳統的思想，若神聖不可侵犯，而尤以其能統一自豪，一若思

想之統一破，卽民族與文化隨而淪亡，對此生無限疑懼焉；凡與固有思想稍涉衝突之思想，非惟不敢以出諸口，且並不敢以措諸慮，不寧惟是，凡固有思想所演生之制度，在今日久已與環境不相應者，亦珍護之惟恐失墜。此無怪其然，凡人對於其所曾藉以成功之具，加倍眷戀，蓋情之常；前此我國民對於固有之思想及制度，倘非篤守珍護如彼其力，或者吾文化早被劣族蹂躪，或爲自然界所壓迫淘汰，皆未可知。雖然，一方面須知以思想統一制度固定之故，乃使全國人如同范一型，各人之個性，爲此型所吞沒以盡；卽就過去歷史論，其損失固已不細；今民族既已完全形成，顛撲不破；前此統一所需之工具，今已應在「成功者退」之列；思想分野之割據，決不至影響於民族之生存；若猶欲以統一的思想束縛個性，直自儕於劣敗之林而已矣。

四

綜括以上所研究，可得結論如下。

一：我國民過去數千年之精力，大半盡費之於「形成國民」之一大事業；其「發

展國民」之事業，今後方當著手。

二：我國民之形成，在人類全體上有莫大之價值；其將來之發展，亦當有同等價值。

三：前此爲「形成」事業所用之手段，有足爲將來「發展」事業之基礎者，亦有足爲其障礙者，宜分別保存革易。

四：世界大同之理想，在過去爲成功，在將來亦爲成功；不必以目前之失敗介意，我國民宜常保持此「超國界」的精神，力求貫徹。

五：人類平等之具體的實現，爲我國民對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以本無階級之國，宜一面設法永杜階級之發生，一面於階級鬭爭以外，爲世界人類別闢一「平和的平等」之塗徑。

六：對於政治之冷淡，爲我國民一大弱點，今後切宜矯正；但政治上不干涉主義，實爲自由保障之干城，宜固守之；而以分地自治分業自治兩者駢進，建設政治之新生命。

七：消極的性妥協，只適於自全，不適於自發；我國民今後宜努力於環境之改造，使環境與我妥協，不可徒以我妥協於環境。

八：個性不發展，則所謂世界大同，人類平等之諸理想皆末由實現；而思想自由一被限制，即足為個性發展之障；故思想宜勿求統一，經一番混雜，自有一番光明。

九：國內現象之混莽，皆由模範十九世紀之歐洲制度，不能學其所長而盡襲其所短；例如政黨政治軍國主義等，皆為我國民性所不習，而其本質亦並非善良；我學之而失敗，未足引為悲觀；今後但當善用我國民性之所長，別開新路。

十：中國文化，本最富於世界性；今後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榮衛，必將益擴其本能而增豐其內容；還以貢獻於世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必在人類進化史上占重要之職役。

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東蓀我兄：奉書及大箸現在與將來稿本，誦悉一切。承徵鄙見，弟方靡精力於他種

著述，對此問題，不能有刻入詳盡之解答，謹略述所懷：

我兩年來，對此問題，始終在徬徨苦悶之中，殊未能發現出一心安理得之途徑。自從事所謂苦悶者，非對於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有所疑問也。正以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而在進行之途中，必經過一種事實——其事實之性質，一面爲本主義之敵，一面又爲本主義之友。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友視耶？敵視耶？兩方面皆有極大之利害與之相緣，而權衡利害，避重就輕，則理論乃至糾紛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積思此事，腦爲之炎，今勉強截斷衆流，稍定祈嚮，然終未敢自信也，謹以質諸執事。

吾以爲中國今日之社會主義運動，有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焉。

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爲勞動者。

故在歐美倡此主義，其旗幟極簡單明瞭，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歐美忠實求業之人，略皆有得業

之機會。但其操業所應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奪。社會主義運動，則謀所以抗正之恢復之。其事爲適合於多數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對之能親切而有味也。我國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國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職業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歐美有業無產之人所處之境遇，在我國一般人視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墜。欲其冒險以從事於向上之運動，聞之將掩耳而走。抑此類人在全國中，不過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輩若專爲此類人謀，而忘卻其他，則社會所能救濟者幾何？是故「勞動者地位改善」之一語，在歐美言之，則一針見血，在中國言之，則隔靴搔癢也。彼求進一工廠，每日做十二點鐘不停手之工，尙且費幾許情而方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點鐘同盟』也。」彼方躑躅街市，無所栖託，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價。」此真「何不食肉糜」之類也。故今日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使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爲第一義。地位取得，然後改善乃有可言。然則中國人何故失卻勞動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

外國資本之賤削壓迫質言之則我國人之職業直接爲外國勞動階級之所蠶食而
我國衣食之資間接爲外國資產階級之所掠奪也以最顯著之事實言之三十年前
食於絲者幾何人？食於茶者幾何人？食於土布者幾何人？食於土糖者幾何人？乃至食
於製針製釘者幾何人？而今則皆何如者？歐洲工業革命之結果昔之恃手工業小商
業自養之人次第失職，毆而走集於都會工廠，變成仰傭錢爲活之一階級。然彼猶有
工廠可投，有傭錢可得，不過傭錢微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勞力之結果被人掠奪
一部分而已。吾國國內曾未夢見工業革命之作何狀，而世界工業革命之禍殃，乃以
我爲最後之尾閥。疇昔食於土布者，今失業矣，能否在門治士達紡績廠傭得一辨尼？
疇昔食於鐵工者，今失業矣，能否在必珠卜鐵廠傭得一仙？疇昔食於製糖者，今失業
矣，能否在台灣糖廠傭得一錢？故外國資本家之對於其本國勞動者也雖掠奪其勞
力結果之一部分，然猶出其餘瀝以爲河潤，察焉而未至於死也。我國人則被其掠奪，
並餘瀝而不可得，乃搯吾吭而絕吾粒，外國之勞動者欲恢復其被掠奪之部分，則直

接。向。本。國。資。本。家。算。帳。而。已。其。在。我。國。則。本。國。人。尙。不。配。作。掠。奪。者。而。須。間。接。向。外。國。資。本。家。算。帳。倘。終。不。能。有。向。外。國。資。本。家。算。帳。之。能。力。則。雖。本。國。資。產。階。級。永。遠。不。發。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外。國。資。本。家。若。悉。數。將。其。勢。力。移。植。於。我。國。之。通。商。口。岸。乃。至。內。地。以。從。事。掠。奪。則。我。之。對。付。彼。輩。可。以。全。仿。彼。國。勞。動。階。級。對。付。彼。輩。之。成。法。毫。無。問。題。今。也。不。然。彼。輩。勢。力。之。移。植。雖。著。著。進。行。然。爲。勢。甚。緩。以。今。日。及。最。近。之。將。來。的。情。形。而。論。彼。輩。仍。然。是。安。坐。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以。擇。吾。肉。而。吸。吾。血。吾。國。之。社。會。主。義。運。動。無。論。若。何。猛。烈。彼。輩。曾。不。感。絲。毫。苦。痛。彼。輩。所。最。願。望。者。則。吾。國。長。在。此。種。不。死。不。活。之。紛。擾。中。生。產。力。日。益。涸。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費。終。不。能。免。我。既。無。力。自。給。彼。乃。憑。藉。舊。勢。益。恣。侵。略。而。彼。輩。在。本。國。因。受。勞。動。階。級。反。對。所。生。之。損。失。乃。於。我。焉。取。償。信。如。是。也。則。我。雖。將。國。內。資。產。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銖。黍。罔。失。其。平。而。我。社。會。向。上。之。效。終。茫。如。捕。風。譬。猶。汗。池。垂。涸。之。水。大。魚。跳。梁。一。口。多。吸。誠。屬。可。憎。然。苟。終。無。術。以。濟。其。涸。則。雖。無。大。魚。而。羣。魚。之。必。涸。死。固。且。晚。間。事。也。中。國。現。象。若。循。

以前之趨勢而無所更張；其結果則所謂階級者非自國內縱分而自國際上橫分。壓制階級掠奪階級之大本營，在倫敦紐約巴黎大阪諸地，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壓制被掠奪之階級也。對於外部壓制者掠奪者絲毫不能抵抗，而惟內部之被壓制被掠奪者互爭錙銖之短長，終復何益？故吾以爲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

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爲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

此公例者，不必再加說明，吾信無論何人，當皆承認。既承認矣，則連屬而起者有兩問題。

第一：有何良法，一面使極衰落極幼稚之生產事業，可以蘇生萌達，一面又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

試將社會主義家所提出數種主要救濟方法一檢校之。其第一法，則將原有生產

機關由直接，在該機關內服勞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此法是否爲最良之法，姑勿深論。然欲行此法，必先以國內有許多現成之生產機關爲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去？若必勉強將國內現有區區百數十家之工業礦業所收容工人多則千數少則數十者，施行共管制度，無論各該業現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藉曰誠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過數萬人，於全國數萬萬人失業救濟之問題，絲毫無所補益，而固有之生產力，或因此大蒙打擊，決非計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後，容或有採擇之餘地。今日提倡，決非其時。其第二法，則將生產事業歸國家或地方經營也。此法雖原來未有之業，亦可以政治的權力創造之助長之，在產業幼稚之國，本爲合宜。然欲行此法，當先以政治上完善可信之組織爲前提。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則國有鐵路，卽前事之師。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論，爲蠹國之徒資利用者？若曰：『到社會革命之後，政治必清明。』此結論是否正確，非屆時不能證明。藉曰正確矣，然當革命未成以前，

是否應將生產問題全置不理？生產事業不發達，是否能有勞動階級？無勞動階級，是否能有真社會革命？然則謂俟社會革命政治清明後乃實行集產主義者，直陷於循環論理而已。其第三法則提倡各種協社（合組）以從事於互助的生產也。此法最中正無弊，無論隨時皆可以實行。吾輩當以全力提倡，無待言矣。顧所當問者：第一吾輩以言論提倡而事實之應現能否如吾所期？第二僅恃此一途，是否可以充生產發達之量，以完此一救濟失業國民一之責任？以吾所見，其在鄉間與農業手工等有關係之協社，成立發展，頗不易易。蓋鄉民最富於保守性，一制度之信受奉行，必費極長之時日也。至於消費協社，必在工業發達之都會，始能存在，質言之，則勞動階級之產物也。勞動階級未發生之國家，消費協社能否有發展之餘地，吾殊不敢言。夫吾輩既認此為中正無弊之一法門，則宜勿問其集事之難易，與收效之遲速多寡，盡吾力以提倡之，且實行之固也。然斷不能謂專恃此而遂可以達吾輩獎勵生產之目的。蓋吾輩在最近之將來，對於協社，無論若何提倡，若何實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產力百分之一。

二而我四萬萬同胞受外國資本家之壓迫而失業者什九已相索於枯魚之肆也此
三法者前兩法既非今日所可行；後一法雖可行而收效甚緩。若是乎中國之生產事
業倘長此終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線之轉機則主其事者什九仍屬於「將本求利」
者。流吾輩若祝禱彼輩之失敗耶？則無異自呪。詛本國之生產事業以助外國資本家
張目。若祝禱彼輩之成功耶？則是頌揚彼磨牙吮血之資本主義與吾輩素心大相刺
謬。以吾之愚蒙對於此一問題利害衝突之兩方面積年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有
生之苦悶莫過是矣。

因此復引起次問題：

第二：今日爲改造中國社會計當努力防資本階級之發生乎？抑借資本階級以
養成勞動階級爲實行社會主義之豫備乎？若採後一法則現在及最近之將來對
於資本家當採何種態度乎？

吾輩疇昔所想念總以爲歐美產業社會末流之敝至於此極；吾國既屬產業之後

進國，正可懲其前失，毋蹈其覆轍。彼其病源所在，今既經多人批卻導窾，洞悉無餘蘊；治病之藥，亦粲然具陳於吾前。吾但審擇而採用焉，即可以使我將來之產業界，不致爲畸形的發達；而現在歐美糾紛艱險之現象，可以不復發生於吾國也。及至今日，而吾覺此種見解，什九殆成夢想。吾輩先事豫防之計畫，或者在農業方面，猶有辦法。然農民最富於保守性，欲倚之爲改造社會之先驅，殆不可能。且在今日之世界，農業亦斷不能離工商業而單獨存在；則問題歸宿到工商業。既歸宿到工商業，則此種極可厭可憎之畸形的發展，（即資勞兩階級對立資本家掠奪勞動家賸餘利益之惡現象）恐遂不可逃避。而此種畸形的發展，從一方面觀察，雖極可厭憎；從他方觀察，又極可歡迎。其可歡迎之點奈何？夫中國今日，不能不獎勵生產事業以圖救死；而生產事業，什中八九，不能委諸「將本求利」之資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則今後中國若有資本階級出現，就令其掠奪行爲與歐美資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總有一部分，得丐其餘瀝以免死；其可歡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會主義運動之立場而論，欲此主義之傳播與實現，不能不以勞

動階級爲運動之主體。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恒必與資本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此其可歡迎者二矣。然則資本階級應專認爲社會主義之敵耶？抑一方面應認爲敵，一方面又應認爲友耶？其界限遂糾紛而不易明。

吾以爲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而聞者或謂不然，謂：『中國他物或缺乏，何至並勞動階級而缺乏？除卻少數穿長衣服坐車子的人，此外皆勞動階級也。吾輩言社會主義者，但求與穿短衣服跑腿的人共事，則盈天下皆是，何至缺乏？』此其言雖近似，然細按之，則大戾於名實也。勞動階級者，非游民階級之謂。勞動階級者，以多數有職業之人形成之。（其中有一時偶失職者，當然可）以爲附屬品。此項有職業之人，結合團體，擁護其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毋俾人掠奪。此在道德上爲至當，在事勢上爲至順。若夫無業游民，則與此異。彼本來並無所謂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則更何擁護之可言？故勞動階級可以責人掠奪其剩

餘，可以向人索還其所掠奪。遊民階級則不能有此權利。遊民而分有業者之利益，其事還同於掠奪。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雖盈天下，然其中實分爲勞動者與遊民之兩大類，此不容併爲一譚。其屬於勞動者之一類，則可以爲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其屬於遊民之一類，則決不可以爲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

勞動階級之運動，可以改造社會，遊民階級之運動，只有毀滅社會。

今論者徒見國中遊民之多，而謂吾之社會運動已得有主體焉。此最誤謬之觀察，不可以不明辯也。

問者曰：今國中遊民誠多，農民與散工亦正不少，何得遽云無勞動階級？應之曰：今通行「勞動階級」一語，本含廣狹二義。廣義的解釋，自然凡農民及散工悉含在內。狹義的解釋，則專指在新式企業組織之下傭工爲活的人。而社會運動之主體，必恃此狹義的勞動階級。中國則此狹義的勞動者未能成爲階級，故謂之無階級也。而況乎以今日生產衰落之趨勢，農民及散工次第失其業者日衆，行見並廣義的勞動者

而亦變爲游民矣。故吾輩渴望勞動階級發生，其情乃益迫切也。問者又曰：今之游民，非好爲游民也；以無從得職業故，不得已而爲游民。子言社會運動，必將彼等排而外之，毋乃不可應之曰：吾非終排而外之也。俟彼棄其游民資格而取得勞動者資格，則彼自能進而爲社會運動之主體焉，非他人所得而排，亦不待他人之勸也。然則如何而能使國中多數人棄其游民資格而取得勞動者資格耶？曰：舍生產事業發達外，其道無由。生產事業發達，凡吾國人消費所需，皆由吾國人自生產而自供給之，最少亦須在吾國內生產而供給之。（此指外人投資在中）國辦生產事業而言。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給於倫敦紐約巴黎大阪；然後我多數人之職業，不至爲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之勞動者所奪；然後我之游民可以減少，而我之勞動階級可以成立。勞動階級成立，然後社會運動得有主體，而新社會可以出現。社會主義運動不可踰越之階段，殆如此。雖然，於其間有不容忘記之一重要事實焉。曰：勞動階級發生，資本階級亦必同時發生，二者殆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吾儕既希望吾國有真正之勞動階級，而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爲

學生兄弟，若是乎，資本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至吾儕在今日，不可不先有徹底的覺悟；然後根據此覺悟，以講救治之計畫。質言之，則對於資本家當持何種態度，實今日言社會主義者最切要之問題。概而論之，態度有四。

(一) 抗阻態度。

極力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見其有將發生之機會，則務摧壞之。

(二) 旁觀態度。

我輩自從勞動方面用功，將資本家之行動置之不論不議，待其

稔惡自斃。

(三) 矯正態度。

獎誘警告資本家，喚起其覺悟，使常顧及勞動者之利益，以緩和

勞資兩級之距離。

(四) 疏洩態度。

設法使生產事業，不必專倚賴資本家之手，徐圖蛻變為社會公

共事業。

抗阻態度可採乎？吾以為不可。在今日採此態度，必妨害本國生產，徒使外國資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礙勞動階級之發生，於吾輩之主義為大不利。其理既如前

述不特此也，資本階級將興於中國，其機運殆已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拒。吾國之資本家雖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資本家，在其本國，各皆已陷於窮蹙之地位，勢必以中國爲逋逃藪；中國秩序稍恢復之後，各國之資本，必如狂瀾倒捲以注於吾土。吾儕欲以微力遏之，必備極艱苦而無寸效。且吾亦何苦如此？彼投資我土，雖云掠奪吾勞力結果之一部，最少尙有餘瀝以及我，以視昔之隆隆海船，載糟粕而來刮脂膏而去者，不猶愈乎？而況乎其結果必能爲我產出勞動階級以爲將來自樹立之基也。故吾以爲資本階級之發生，吾輩抗拒其事爲不可能，且亦誠無抗拒之必要。

然則採旁觀態度何如？吾以爲亦不可。資本主義，必非國家終局之目的明矣；不過借以爲過渡。過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運，必將成爲尾大不掉積重難返。雖將來終有剝復，然元氣所傷太多，非社會之福。

然則所當採者維何？則矯正態度與疏洩態度是已。所謂矯正態度者，將來淳興之資本家，若果能完其「爲本國增加生產力」之一大職務，能使多數遊民得有職業，

吾輩願承認其在社會上有一部分功德，雖取償較優，亦可容許。惟當設法使彼輩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大過，必生反動，殊非彼輩之福。對於勞力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質言之，則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所謂疏洩態度者：現在爲振興此垂斃之生產力起見，不能不屬望於資本家，原屬不得已之辦法。卻不能恃資本家爲國中唯一之生產者，致生產與消費絕不相謀，釀成極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時有非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爲駢進。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轉機，則國家公營地方公營之事業，便當劃出範圍，在人民嚴密監督之下，漸圖舉辦。一面各種協社，須極力提倡，以傳教的精神策進之。但使能得數處辦有成效，將來自可聯合擴充，尙能令生產的中堅力，漸漸由公司之手以移於協社之手，則健實之經濟社會，亦可以成立矣。

然則對於資本家以外的人，當採何種態度耶？申言之：則對於現在極稀微之勞動社會，當採何種態度耶？對於現在大多數之遊民，又當採何種態度耶？再申言之：則社會主義的羣衆運動，今日可行否耶？吾以爲吾輩既屬望勞動階級爲將來改造社會之主體，則現在向此方面下工夫，實萬不容緩，不能以其人數之尙少而漠視之，下工夫之法，則第一：灌輸以相當之智識。第二：助長其組織力。先向彼輩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勸其辦一兩件。（如疾病保險之類）辦有成效，彼輩自感覺相扶相助之有實益，感覺有團體的好處，則真正之工會，可以成立。一處成立，他處仿行，次第聯合提攜，以產出全國總工會，然後將來之勞動階級得有中樞，而一切運動乃有所憑藉也。若以言現在之羣衆運動乎？各工人所在之工廠，若有損害工人利益之行爲，工人起而爲示威反對，自非得已。至於在今日而勸之爲主義的運動，或爲他種政治問題的運動，則吾殊以爲不宜。雖有烏獲於此，若童時使扛百鈞之鼎，以絕其脰，則終無以成其勇也。凡力未充而濫用之，其所失則亦類是。今日之勞動階級，方在髻鬣，其力至脆薄可憐也，殊不

足以恐脅強有力者使之屈伏。若有彼此抗持之事起，廠主閉廠解雇，不患別募之無人應，彼何懼焉？而工人既無團中公積，以供罷工時之宿糧，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羣渙矣。若是則運動一度，必失敗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氣亦餒一度。此自殺政策也。故吾以爲我輩今日對於勞動階級之態度，當以促成工會爲第一義，必有組織完善之工會，然後可以言作戰而戰之勝敗，則視工會力量之強弱爲斷。須知吾國勞動階級將來之敵手，非中國之資本家也。中國資本家區區雞肋，抑何足以當尊拳？吾確信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界資本家以中國爲逋逃藪之一日，而中國勞動階級最後之戰勝，卽爲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莊子不云乎？『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我國勞動階級既負此絕大責任，則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豫，而所以愛護之者，安得不勤？又須知我國人組織能力，本甚薄弱，工會組織，又屬難中之難。在今日而言，工會只能謂之在胎教時代，並呱呱墮地之聲，且未聞也。如何而使之產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殤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動以負荷？

責。任。此。真。今。日。社。會。主。義。運。動。家。所。當。寤。寐。思。服。者。也。吾。以。爲。吾。輩。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後。無。事。不。辦。若。以。無。組。織。之。羣。衆。作。無。氣。力。之。運。動。是。猶。責。胎。兒。以。殺。敵。致。果。其。必。無。幸。矣。

至於對遊民階級，吾以爲當盡力設法，使之逐漸變爲勞動階級，然後與之共事，當其未豹變以前，則宜勿以爲緣。若利用遊民以行社會主義運動，其結果必至毀滅社會主義。何也？

勞動階級運動之結果，能產出神聖之勞動者。遊民階級運動之結果，只有增加遊民。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也。今之社會主義運動家，或以熱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產階級智識階級之腐敗不足與語也；又見乎勞動階級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質亦帶保守，不易鼓動也；於是「爲目的不擇手段」，轉而思利用遊民。夫天下之最便於利用者，誠莫遊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結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試執

共產主義以告任何階級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見能奉行也。試以語半兵半匪之軍隊，則彼可以「聞斯行諸不俟終日。」數月以來，高陽兵變，宜昌兵變，皆籍市民之產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爲實行共產主義來也。」試問社會運動之名義，若爲彼輩所假借，則玷此名義爲何如者？而國家元氣之瘵喪又何如者？故吾願眞愛國眞愛主義之人，慎勿出此也。

綜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論事理之要點如下：

- 一 非獎勵生產事業，則全國人不久且瘵死，更無何種主義之可言。
- 二 獎勵生產事業之結果，資本階級必發生，其相緣之毒害亦隨而發生。
- 三 資本階級發生，則勞動階級亦成立，然後社會主義運動乃有所憑藉。
- 四 全世界資本主義之存滅，可以我國勞資戰爭最後之勝負決之。
- 五 遊民階級假借名義之運動，對於眞主義運動之前途，無益而有害。

根據以上事理，以爲吾輩今後進行方針如下：

一 對於資本家採矯正態度，先在勞資協調的狀況之下，徐圖健實的發展。

二 極力提倡協社，使全國生產之中樞，漸移歸公眾之手。

三 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爲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

以上所論，不知能否對於尊論有所發明補正？僕對此問題之解決，今猶在苦悶求索中，殊不敢自謂有真知灼見。冀普天下同主義之人，有以教之耳。

十年一月十九日 啓超謹復

主張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

吾非不知國民動議的方式，歐美人僅用之於普通立法及修改憲法，而用以制憲則未之前聞也。吾又非不知我國民現在之程度，欲求有力之國民動議，大不易易也。然吾之所以爲此主張者，正自有故。

感受九年無憲之苦痛，與夫現在制憲機關中絕窮於救濟，不得已而思用此以爲補充，此其最簡單之理由。前既言之矣。此外尤有一極重大極深切之理由，曰：以教育

的意味，趁此機緣，借一事實，將憲法觀念——共和真理灌輸於多數國民也。請申其說。

我國被共和之名亦既九年，而政象無一不與共和相反者。蓋緣此共和國並非國民意力所構成，國民自始並未了解何者爲共和，何者非共和，自始並未嘗愛慕共和，追求共和。昔元二之交，清宮有一逸話焉。隆裕后語醇王曰：「僭們叫袁世凱籌辦共和，聽說辦得不甚得勁，我想換一箇人籌辦籌辦，你看有誰呢？」此種滑稽語，聞者固宜失笑。雖然，我國民勿笑也。我國民對於共和之觀念，乃適與隆裕一致，交人籌辦而已矣。籌辦者不得勁，則換一人而已矣。此種觀念若不從根本改變，豈惟九年，雖十九年二十九年，猶今日耳。夫無憲法之害固也，然使國民始終囚繫於此種觀念之下，則雖有憲法亦何濟者？不見夫臨時約法乎？約法誠不免有疵類，然果能舉國人而信守之，其足以爲人民保障者，已自不少。今則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嘗有約法存，卽全國人心目中，蓋皆未嘗有約法存也。乃至高談護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嘗有約法存也。以故約法雖有如無，夫此無怪其然也。約法之產生，國人並未與聞，國人自始未嘗認約

法爲必需品如饑渴之於食飲也。約法中所含意義，國民未或理解焉。其視約法與己身之利害關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然則約法託命於此國民之下，乃不啻孤臣孽子，乃不啻贅疣。今後之憲法，其內容當如何乃有以愈於今日之約法耶？此爲別問題。然使其所發生效力一如今日之約法，則內容縱極完善，亦復何用？夫今日之中國，是否可以言建設，是否已入於制憲時期，吾誠不敢言。但就制憲言制憲，吾以爲最少要認定三箇前提：第一：使國中較多數人確感覺有憲法之必要。第二：使國中較多數人了解憲法中所含之意義及其效用。第三：使國中較多數人與制憲事有關係。必如是然後國民乃始知愛慕憲法珍護憲法，然後憲法乃得自拔於孤孽贅疣之境遇，而發揚其威靈以加被國民。若吾所舉此前提尙不謬者，則國民動議制憲說之有無價值，可得而商榷也。

國民動議者，非一人動一議之謂。夫吾既言之矣，采各國動議改憲之成例，聯合若干萬人以上連署提出一動議也。假定我國民果認此法爲可以適用於制憲，則其進

行程序如何。吾知最初必有少數之熱心者，各出其對於憲法上之意見互相討論，討論略趨一致後，則以共同意見揭爲憲法大綱，或竟製成憲法草案，以爲動議之基。其始則不過少數人之私見而已。雖然，既欲從事於動議，則不能不求多數之贊同。於是必出其意見以與國人共見，或在報章上鼓吹，或到處公開集會講演，於此期間內，多數人之意見必交錯發摑。其在報章上，則以文字商榷；其在集會講演場中，則以口舌討論；經幾度交換修正之後，對於此大綱或草案認爲滿意者，然後署名焉。署名千人，則成爲千人之共同意見；署名萬人十萬人百萬人，則成爲萬人十萬人百萬人之共同意見；謂爲非一部分國民意力之發動焉不可矣。同時復有他方面少數之熱心者，則亦循此程序以進行。而擬具大綱或草案，而公開討論交換意見，而得多數人署名贊同，則又謂爲非一部分國民意力之發動焉不可矣。如是範圍愈擴大，則國民意力之分量愈加重，其結果可以成爲名實相副之國民動議。

難者曰：如吾子言，則將同時有多數之動議，多數之草案同時提出，使國民迷於訣

擇，是治絲而益棼之也。應之曰：此似足慮而實不足慮也。憲法條文雖多，其根本精神所寄，得爲討論之焦點者，亦不過十數耳。而凡熱心從事於動議者，不問而知其必爲篤信民治主義之人——必爲欲得純粹民治主義的憲法之人。夫如是，則根本精神本自己大略一致，所爭者不過條文疏密繁簡輕重已耳。更進則主義採用緩急進之程度問題已耳。既無根本上不相容之點，則枝葉之小小異同，欲求得一致，決非難事。且國人如不熱心於動議則已耳，既熱心矣，既從事活動矣，則必有感於社會之惰性的抵抗力極重；而少數人之發動力極微；則互助協作觀念之發生，當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以吾所懸揣，若同時有數箇動議數箇草案出現，則其各方面之提出者，必能爲一度或數度之交換討論，而融合爲一箇之動議一箇之草案。蓋既無私目的雜乎其間，而又有公共之根本精神以爲之範，烏在其不能融合也？

（附言）吾常以爲凡所謂公共意見者，非由交讓調和而成，乃純由互相熏染醇化而成；故無所謂誰主動誰被動，彼此皆有所發有所受也。憲法若能以較多數人

互相熏染醇化之公共意見而產出者，則植基斯固矣。

動議最終之目的，固欲求以所動議者付諸國民公決而泐爲成憲也。此目的能達乎？吾不假思索卽可以直答曰：什有九不能。不能則動議豈非徒費耶？曰：不然。制憲問題不發生則已，既發生矣，苟非采國民動議國民公決制者，則必有行使制憲權之機關。此機關無論爲舊國會耶，新國會耶，新舊合耶，總統督軍指派耶，各地方農工商學界推選耶，要之其人平素未必皆究憲法，其中大多數，大抵對於憲法上諸重要問題，空空洞洞，並無成見，可斷言也。其人如稍賢者，必自覺其責任之重大，認爲當採納民意以製成良憲，又可斷言也。夫彼既空洞無成見矣，則國民以公共研究之結果，製成一方案以餉之，寧非彼所甚樂？彼既認爲有採納民意之必要矣，夫民意則至空漠也，苟非有大綱草案等之實物，有連署動議等之實事，則將以何者爲民意？而從何塗以採納者？此猶言夫其賢者也。以今日人心之墮落與夫懷權藉勢者之鬼蜮，無論從何種團體用何種程序選出之人，苟以聚諸一堂，安保無脅迫利用之事？安保其自身不

淪於惡化？若國民漫不加察，萬一有大反於民治主義之憲法，貿貿然任其成立，則國與民之蒙其禍者，豈有紀極耶？然則國民當此際以強固的態度表示具體的意見，俾當事人有所嚴憚，夫亦安得已？是故國民動議制憲，能達最後公決之目的固善也。卽不能而其事亦決非徒勞，對於事實上實極有益而且最必要也。

此猶就目的事實言之也。其實凡政治運動之事業，絕不當以目前之急功近效爲程期。英國之普通選舉，十九世紀初卽由極少數之急進黨人倡之，舉國莫或傾聽也。德國社會民主黨諸綱，於帝國成立之初期卽倡之，舉國人莫或傾聽也。雖莫或傾聽，而倡之者不倦焉，不屈焉。故有以國會僅僅兩名之黨員提出法案，一次否決，下次續提，連提七年，不改一字，其他種運動之類，此者不可殫述。彼不知其所提出決無效耶？知之，知之曷爲貿貿然行之？彼特對於沈睡麻痹之國民而噫噴焉，而注射焉。於以喚起國民意識而造成國民意力，眞所謂墨子之道，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謂其有效耶？當時蓋莫之傾聽焉。謂其無效耶？不三十年，不五十年，而疇昔共指爲非常異

義可怪之論者，皆布帛菽粟矣。夫欲使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變爲布帛菽粟，舍羣衆運動何以哉？舍羣衆運動何以哉？然而羣衆運動，消極的挽救，決不如積極的主張之爲有力也。抽象的理論，決不如具體的方案之爲有力也。此各國國民運動史，所以必以改憲立法諸運動爲其中堅也。

我國民誠能有較多數人從事於動議制憲耶？就令此動議終不能以付國民公決，就令此動議不爲將來制憲機關所採納，然對於國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響焉。

- 一 能使國民知無憲法不足以爲國。
- 二 能使國民知國家立法事業人人皆須參與，而參與並非無其途。
- 三 能使國民知共和國根本精神在某幾點，必如何乃爲共和，如何便非共和。
- 四 能使國民對於憲法內容經一番討論，別擇了解其意義。
- 五 能使國民講求憲法之實際運用，不至純任少數人操縱。

六 能使國民知良憲法之不易得，益加愛惜珍護。

質而言之，則國民動議制憲者，無異聯合多數人公開一次「憲法大講習會」。無異公擬一部「共和國民須知」，向大眾宣傳。此實在國民教育上含有絕大意味。而其目前實現之結果如何，正不必深問也。

國民自衛之第一義

何謂國民自衛之第一義？曰：國民制憲。何謂國民制憲？曰：以國民動議 Initiative 的方式得由有公權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 Referendum 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此原則非創自我，其先我而行者，有瑞士及美國各洲焉，有德國焉。在彼既有憲法，故採此原則以改正憲法；在我未有憲法，則當採此原則以產生憲法；兩者義本一貫也。

有憲法國遂定乎？吾不敢言。無憲法無以為國，則吾敢言。九年來無憲法之苦痛，吾民受賜抑既多矣。今後而猶爾爾者，則未來之苦痛，將益不知紀極。故無論如何，憲法

早一日出現，吾民總可以早得一分之保障。而欲憲法出現，吾以爲舍從事於國民制憲運動，其道無由。

國民制憲事業，宜發動久矣，不始今日。然今日確爲更不容逸去之一時期。數年來每經一度變亂，則制憲問題必一度發生。何故必以其時發生？變亂之後，一方面人民全體稍帶活氣，一方面則國內各部分勢力正在搖動消長之中，而建設之議乃得入。質言之，凡帶有革命性之變亂，一度經過，則根本法之締造，自然人人感其必要，二年六年制憲之動機，皆自此發。制憲不就，遂又爲第二次變亂之媒。夫往事則既有然矣。今茲變亂，果能稱爲含有革命性耶？吾不敢言。然則變亂後制憲動機能復活耶？吾不敢言。雖然，吾民既備嘗無憲法之苦痛而渴思得一憲法，則宜勿問變亂當事者之意，嚮何如。毅然自造此動機而自完成之，此真今日所當有事也。

歷次制憲所以不就，由於議員溺職與政府牽制，固也。推原禍始，則制憲權本非國會所宜有，而臨時約法以此權委諸國會，實爲憲法難產之一最大根源。蓋憲法者，所

以規定國家各機關之權限，其不容由一機關專擅制定，理本甚明。臨時約法所以將此權畀諸國會者，實緣受「國會萬能」之舊觀念所束縛，當時漫不加省，泐此一條，遂以釀歷年擾攘之惡，因而不能自拔。殊不知國會萬能觀念，早已成爲十九世紀歷史上之一殭物。今世歐美各國，方共認爲民主主義之一大障，胥謀所以濟其窮。而我乃撫人吐棄之唾餘，直接流毒政治社會，而間接以沮國家根本法之成，天下之可痛孰有過此？

國會之建，於茲八年矣，其末流乃至有新舊二會。新舊二會，莫不以代表國民自命，問所代表者爲誰氏？舉國民莫之或承，不承由他不承，代表我自代表。問頻年以來，每一大問題發生，有所謂國民公意者存耶否耶？曰：何爲其無？國民每對於一問題，其公意所趨，未嘗不顯豁呈露，且其公意恆不謬於判斷，而常與國利民福適相應。雖然，欲求法律上之根據，以表示此公意，則卒不可得。政府曰：我當局也，法律上授我行政權，汝曹何爲者？議員曰：我國民代表也，法律上爲一國主人翁焉，汝曹何爲者？其懷抱公

意之國民，雖復百千萬億，而在法律上不過適爲百千萬億之私人，其意則私人之意也，其言則私人之言也。本至公也，而欲證明其爲公，則無說以自完，乃不得不忍吞窒結，而一任政府與國會相勾煽相狼狽，盜民意之名以售其奸。數年來吾國民所受之痛楚，豈不如是耶？使全國眞民意而得所憑藉以自由表示，則國事之敗壞，何至如今日？而吾民之顛連疾苦，又何至如今日者？然則如何而始能得此憑藉？舍求諸憲法外，其道末由。憲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憑藉，舍國民自動制憲外，其道末由。

就法理上論，主權在國民全體，明載於臨時約法，自動制憲，卽此主權作用之發動，最爲合理。就事實上論，今日除國民自動外，恐憲法永無產生之期。夫憲法不能由總統欽頒，國人所同認也；不能由南北軍人私行製造，又國人所同認也。舊國會耶，新國會耶，無論其或久已滿期，或成自非法，彼此皆無法律上之根據也。無論其議員中什九帶黨派臭味，不爲國民所信也，又無論制憲權萬不容畀諸國會如吾前所云云也，就令讓數步而仍認國會得有此權，則舊耶，新耶，新舊合耶，羣議紛紛，旣經數年，今日

亦云胡能決，並此置勿論。而彼國會者無論爲新爲舊，事實上目前皆不能開會，且此後亦無再行開會之希望，已爲衆所共見。是故責望現存之國會以制憲，雖海枯石爛，而憲法終不得出現，可斷言也。然則待諸下屆新選之國會耶？新舊選舉法之適用，今尙爲未決之問題，何所憑依以行選舉，且必須俟新舊兩會消滅後始能執行新選舉，其間需時幾何？自選舉以至召集，其間需時幾何？召集後而組織起草委員會從容起草，需時幾何？起草後而大會審查，而逐條讀議，會期不過數月，開常會之日居三之二，開憲法會議僅三分之一，全憲制成，需時幾何？如是則吾民欲得百數十條之憲法，非期以二三年不可，恐議未終而大亂又見告矣。是故今後之程序，當由憲法產出選舉法，由選舉法產出國會，必先有憲法而後有國會，不能先有國會而後有憲法，此自一定不易之理。然則制憲事業，委諸將來之國會與委諸現存之國會，其爲不合理也則同，無待辯也。

於是有所爲權宜之計者，則曰以省議會或其他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等各選若

千人而委以制憲。雖然，此果足爲鑿心切理之辦法乎？此不待思索而有以知其決不能也。以國民對於省議會之不信任，亦正與國會同，謂其足以代表民意，又誰欺者？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木之有根，必厝諸不易搖動之地，然後發榮滋長，乃有可期。今若委省議會等以制憲，恐仍未得良憲法也。

比者軍人中有倡召集國民大會之議者，意至美矣。顧所當問者：其一：所責望於國民大會者爲何事？其二：國民大會以何種方法組織，以何種形式召集？吾以爲國民大會主要之事業，則制憲而已矣。欲國民大會之效用現於實際，舍國民動議國民投票兩種形式外，別無他途。言國民大會而冠以召集二字，實爲不詞。夫國民大會非可召集者也，四萬萬人集於一堂，天下旣萬無是理。若督軍省長指派其所私昵者若干人焉，土豪政客干謁自薦者若干人焉，而以冒國民大會之名，集於一地，承仰強有力者之意旨爲之畫諾，則與洪憲時代所謂國民會議者，牛羊何擇？徒爲民國史加一重污點，甚無謂也。是故言國民大會善矣，顧吾民所欲得者，在真國民大會，其僞國民大會，

義不得不擯。欲求真國民大會耶，亦曰國民動議國民投票而已矣。

吾認此事爲國民公共責任之第一事，且認今日爲千鈞一髮不宜放過之最要時期。至憲法內容如何，主要精神如何，尤爲實際切要問題。當由國民公開討論也。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一 提綱

我們到歐洲後，最要緊的一件事，是要去觀察戰地，因爲過些日子，恐怕戰時痕跡，許多要看不見了，所以我們抵法後兩個星期，便即前往。但這回歐戰，驚天動地的鬧了五年，我們中國人終是隔岸觀火。就算那留心時局的人，每天所看戰報，也都是東鱗西爪，斷斷續續，沒有能彀把他提綱挈領得一個簡單明瞭的印象。我們既要視察戰地，就不得不臨時抱佛脚，把戰場形勢及戰事經過先行子細研究一回。

這次戰爭，陸海空三方面，都演過空前的慘劇，然而主要還是陸戰。就陸戰論，東南西三方面，都有莫大的戰蹟，然而始終勝敗之決定，實在西戰場。我們這回所遊的雖

僅限於西戰場，但把他關目理清出來，對於歐戰全局形勢，也算『恩過半』了。

我當敘述戰況之先，有幾句話不能不鄭重聲明。世人多以為德國此次失敗，其原困全在內政外交，對於他的軍事，惟有讚歎佩服。其實不然。即以軍事論，德國缺點，正自不少。質而言之，在軍閥專政的國家底下，不惟別的政治辦不好，連軍事也一定辦不好。今且用極簡單的筆法，敘述五年來西戰場大勢，然後將勝敗原因，略為說明。

西歐戰場，德軍取攻勢的前後三次，第一次曰馬侖 Marne 之役，德國用他的主力軍越比入法，要包擊法軍的左翼軍，一舉而殲之，卒以力不足而退，自此遂變成陣地戰的局面，德國原定的速戰計畫，完全破了，這是千九百十四年秋季的事。第二次曰凡爾登 Verdun 之役，其時俄軍既敗於瓦薩，德人便傾全力來攻堅，想衝破聯軍的中心來脅迫巴黎，這一次猛攻了六個月，死傷將及百萬，卒無成功，德軍的精銳卻已挫折略盡了，這是千九百十六年的事。第三次便是千九百十八年春季的攻勢，那時美國已經參戰，西方形勢益急，恰值俄國單獨議和以後，德人無復東顧之憂，乃盡

移東戰場兵力以集於西，作孤注一擲，其攻擊次數凡五，雖略地小有所得，究無當於大局，國力卻完全耗竭了。聯軍取攻勢的前後也是三次。第一次曰香檳 Champagne 及亞得亞 Artais 之役，其時德方大舉攻俄，聯軍欲乘隙突破敵之中堅，這是千九百十五年的事。第二次曰弗蘭得 Flander 之役，時德人當凡爾登攻勢失敗後正有事於巴爾幹，聯軍又欲乘其疲乏，迫其右翼，這是千九百十七年的事。第三次爲千九百十八年秋季最後之大攻擊，那時正是德軍再衰三竭的時候，聯軍擁戴福煦做總帥，更有美國很大的生力軍做後援，於是一舉勝敵，戰局告終，這回反攻的起點，也在馬侖河畔，故亦可稱爲後馬侖之役。要之研究歐戰，最主要的是西戰場，西戰場戰局的脈絡，在這六回兩造的攻守，六回之中，又以前後兩馬侖及凡爾登三役爲勝敗的樞機。所以我這回遊歷，也在這一帶地方特爲詳細，今分敘五年來戰局，而以所目覩的形勝隨時插敘，取便讀者。

二 開戰及馬侖之役

第一年（一九一四年）

法國軍事計畫，本來是拿德國當做理想的敵國，但其目的在守而不在攻，所以他的設備，全在東邊兩國交界境上。這境上北邊有盧森堡大公國，南邊有瑞士，都是永久中立國，中間兩國交界線，不過一百四十多里（華里）。法國便沿線築造要塞，最南的是貝爾福要塞，扼兩山間的咽喉，杜德國南侵隘路，迤北有多羅曼要塞，當亞爾薩士省之衝，更北則埃比拿要塞，跨謨士河。更北則般遜溫桑要塞。更北則鐵爾要塞，跨運河。最北便是天字第一號難攻不落的凡爾登要塞。這便是德法境上一排的守衛形勢。當戰事初起，法人夢裏也想不到德國敢於破壞盧森堡和比利時的中立，所以動員令下，只管在東南境上進兵，初時亦曾侵入洛林省，——即一八七一年法國割讓與德兩省之一，——兵勢頗振。那裏知道德國卑劣戰略，是多少年前早已預定下來，他知道俄國動員遲慢，所以將主力軍集中在西方，要想抄普法戰役的舊文章，直擣巴黎，一鼓而下，等到法國屈服，便不愁俄國不傳檄而定。但德法境上，要塞重重，已非復

五十年前可比，德人細細想來，要從境上進攻，實在沒有把握，寧可犯天下大不韙，破盧比兩國中立，從北方擣法國的空虛，以爲這是十全勝算。卻萬不料那富於犧牲精神的比利時，竟會螳臂當車，把他大軍的程期擔擱二十多日，法人得了德兵攻比的惡耗，倉皇狼狽的將東境各軍調到北境，八月二十四日，纔能够和英軍聯絡，德軍卻已衝出比境，乘勝而前，五道並進。廿四廿五廿六等日，已破聯軍第一陣線，廿八三十等日，復破第二陣線，當是時德人氣吞巴黎，而法人軍事上的天才，趁這千鈞一髮的機會，卻盡情發現了。德人之謀，是要將法軍主力的精銳，在法比境上鑿滅過半，然後包圍巴黎，等於摧枯拉朽。那法國總司令岳福將軍，覷破這著，軍法上所謂『全軍爲上』，所謂『散地無戰』，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所謂『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這幾句大原則，他都體認得極真，堅持得極定，運用得極妙。他當第一次交綏後，便力排羣議，實行他的退却計畫，把百餘萬大軍，一連退了九日，任憑軍士怎麼樣的摩拳擦掌求戰，總是不許。他又極力主張遷都波爾多，好把

巴黎完全變成要塞，巴黎本是個要塞，他的設備堅密，和凡爾登不相上下，政府既采他的建議，便起用老將軍嘉里尼當巴黎防守總司令，於是巴黎非復政治的中心，全變爲軍事的中心了。直到九月四日，前敵的軍隊，都退到巴黎要塞線外，和凡爾登方面成一直形陣線，岳將軍方纔下令不許再退。

那邊德軍自出比境後，十日來乘勝追擊，如入無人之境，益輕視法軍，謂無能爲役，緊躡其後，全軍直渡馬侖河而南。又以巴黎爲要塞，不欲攻堅，於是繞出東邊，打算包抄法軍的左翼。恰恰其時有俄軍侵入東普魯士之耗，德人既誤認英法爲怯退，又恐東方失利，搖動根本，急忙忙調回一軍團以自救，以致右翼空虛，爲法之第六軍所乘。——第六軍本防守巴黎，未赴前敵，——九月五日至九日，法全軍轉守爲攻，德軍大挫卻退，這一戰，史家稱爲前馬侖之役。馬侖這地方，位置恰在巴黎與凡爾登中間，爲香檳州屬領，——著名的香檳酒，就出在此地，——查西歐山脈，從德境蜿蜒南走西班牙，地勢漸低，成廣谷以達巴黎，其間有橫流屈曲如弓如帶的，便是馬侖河。這一帶地方，原是

歷史上有名的戰場，當一百年前，拿破侖從莫斯科敗歸，俄普奧三國合兵三十萬將逼巴黎，拿破侖所將法軍，僅及其半，大小數十戰，卒把敵人驅出境外。所以直到今日，法國人提起馬侖這個名字，還是勇氣勃勃，當岳福將軍一連把大軍退了九日，軍士都莫名其妙，以爲我們四十多年臥薪嘗膽，要復國仇，好容易今日釁自敵開，全國人都都要效死，接戰以來，雖有小挫，並無大損，何故不戰而退。據說九月初二三間，退軍望見巴黎燈火的時候，許多軍士嚎啕大哭，都說祖國從此要完了。正在悽惶慘沮到十二萬分，忽然奉到反攻的軍令，那個不感極而泣。法國的將帥，能善用國民這一點精神，便是轉敗爲勝的一大關目了。至於兩軍戰蹟，真是龍拿虎躍，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情形，諸君可以尋一部戰史來看，我也無庸細述。——梁敬錚林凱合著的歐戰全史，很好。——總之自這場會戰以後，德軍精銳，雖然沒甚傷損，但是他速戰下巴黎的計畫，可算完全失敗。從此就變成陣地對峙戰，到了陣地對峙戰，那麼德國最後的勝算，可算什去八九了。

我想前馬侖之役，和我歷史上赤壁之役，有點相類。諸葛亮和孫權論曹軍形勢，說道：『曹操追劉豫州，一晝一夜行三百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德軍這回着實太驕了，十日間沒命的乘勝追擊，進得太銳了，所以結果得個失敗。雖敗而不至失其所依據，也和赤壁一樣。敗了卻不復再能進取，也是和赤壁一樣。至於法國方面，毅然決然將北境地方委給敵人，真算是千古神勇。須知北境諸州，實是法國工業中心，全國精華所聚，給敵人占領，你想想多大的苦痛，但他們全盤打算，非如此不足以制勝，竟自出這種『毒蛇在手壯士斷腕』的手段，不是器量洪大的國民，做得到嗎？何止北境，連那花團錦簇的巴黎，他們也毫無顧戀，只要能破敵，雖地方變成齏粉，亦所甘心，倘使沒有這點犧牲精神，國家能破敵存在嗎？

我因這回戰役，又得一個大教訓，知道今後的戰爭，必須自衛的方能制勝，攻人的決定要失敗，大兵戰於境外，殊非國家之福。假使這回形勢掉轉過來，英法聯軍侵入德境，那麼德人自然是誓死力拒，斷不至有甚麼內訌革命，那侵入軍自然到頭也是

失敗，就此看來，那法人委北境於敵，越發算得卓見了。德國人沒有這種見地，便不肯暫時委東普於俄，正在西方吃緊的時候，抽軍還救，卒至爲敵所乘，全國失著，這不是舉棋不定，進退無據嗎？我們看這馬侖一役，真可以生出無限覺悟哩。

馬侖役後，彼此都要索敵軍的翼來包抄攻擊，於是各各用最捷的方法，把國內預備兵移到北方，迭爲攻守，競張其翼，到海方止，這是十四年冬季的事，戰史家叫他做『競翼運動』。自此以後，陣地戰的形勢成立，德國最初的作戰計畫，完全無效了。

第二年（一九一五年）

這是西戰場最閑的一年，那時兩軍戰線，北自北海之濱，南至瑞士國境，綿亘幾一千里，像條長蛇，彼此掘壕築塹，作持久之計。蓋聯軍方面，法國正在瘡痍待補，英國更是初着手切實募練，軍備未充，所以不敢圖謀進取。德奧方面，因那西攻的俄軍，雖兩敗於普，然甚得志於奧。是年四月，意大利參戰，奧益危急，於是德國將他的預備隊移到東方，和奧軍合力戰俄，拔用興登堡做統帥，經過極有名侖堡之役，卒至入波蘭，取

瓦薩，俄兵敗退至維耳納線，這是那年六七月間的事，德軍在東戰場的得意，算極點了。聯軍要解救東戰場的危急，只得在西戰場設法牽掣，到八月中旬以後，英國的兵力軍到了，法國的兵力和軍需也逐漸充實，因為海邊壕溝戰，既無決勝之望，改變方針，要想突破敵陣的中堅，乃用五倍的兵力，極優的炮火，極廣的正面，從香檳及亞得亞兩地方同時進攻，費了很大氣力，不過將德軍擊退數十軒，於戰局毫無影響。德軍亦從東戰場調回幾個師團來反攻，到十一月以後，兩軍都疲了，依舊在那裏相持觀變。

三 凡爾登之役及其後

第三年（一九一六年）

這年恰是大戰正中間的一年，就像是日到天心，潮乘滿漲，戰局主腦的西戰場，總算絢爛到極際了。提綱挈領的講兩句，德軍是先攻而後守，聯軍是先守而後攻，前的即最有名的凡爾登之役，後的叫做沙姆之役，——但兩役原是首尾一貫，迭相策應，即

統名爲凡爾登之役亦可——兩役合起來，從二月起，到十月止，幾於無一日無戰事，這處那處，無數的交戰地點，真個是性命相搏的關頭。現在戰史家有句流行俊語，說道：「世界大戰者，凡爾登大戰也。」這句話或未免稍爲過當，要之凡爾登一役的關係，好像贏項的鉅鹿，曹袁的官渡，兩造命運，懸於一戰，這是全世界人一齊公認的哩。既然如此重要，我們應該把他形勢脈絡細細清理出來。

萊因河有一條支河，叫做謨士河，河流自南而北，穿過法比兩國境，沿河兩岸，有兩條山脈，岡巒起伏，成爲高原，東脈稍高，叫做謨士原，西岸稍低，叫做凡爾登原。那凡爾登市，就跨謨士河建設。戰前人口有二萬餘，砲壘就藏在市內一個丘陵裏頭，挖地洞進去，可以屯兵幾萬，度軍械無算。環市兩岸的山脈，一重一重的有好幾條，像波紋一樣，四圍築壘大小共二十九所，分爲三重堡壘線，拱衛中央總壘，合起來就叫做凡爾登要塞。這凡爾登地方，在歐洲歷史上著名最早，關係最多，當西紀八百四十三年查理曼大帝將他的帝國版圖，剖開三分，分封他的兒子，——近世德法兩國，就從那時分

起——那分產證書，就叫做凡爾登條約。這凡爾登卻留在他老人家手上，兩個兒子誰都不給，這地方的價值，可以想見了。到十六世紀，凡爾登歸法國占領，自此以後，變了法國東境上第一個嚴關，德法每有戰爭，此地總成爲攻守的焦點。一七九二年大革命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兩次失陷，普軍皆因此長驅巴黎——該地距巴黎僅六十英里，——論他的軍事價值，就好比秦晉之爭崤函，燕齊之爭大峴，真是勝負託命之地，絲毫不能饒讓哩。第一年馬侖之役，法軍右翼，就從此地起點，他的第三軍曾和德國皇太子軍在凡爾登附近血戰了一來復。但那時德軍正力避攻擊，不願頓兵於這世界第一著名要塞之下，而且他已經從比國飛渡，掉臂行無人之境，何必更做這難題，自討苦吃呢？凡爾登所以最初未被攻，就是爲此。及到馬侖失利，陣地對峙，德國若要戰局發展，不能不別出極大的決心。好在俄軍經上年鏖擊以後，一蹶不振，目前暫無東顧之憂，可以集中兵力。而且他們攻擊要塞，已經得有新經驗，比國的盎威斯要塞，其堅牢僅下凡爾登一等，他們靠新發明重砲的力量，儘力蠻攻，不到二十日，居然

陷了，因此計算攻凡爾登，也非絕對不可能的事。更就戰場形勢論之，那時聯軍全線都在凡爾登西北，凡爾登西接香檳州，南接瑞士方面，恰成個鈍角形，拿戰術上的眼光觀察，這種陣線內鈍角，實在易攻難守，好像戲台上的下等武腳，挺出個大肚皮來做人箭的，前面側面皆可受敵，防不勝防。而且這個鈍角點，中間有條謨士河，攻擊者可以利用來輸送，防禦者要左右岸聯絡極爲困難，右岸的法軍，逼着要背水爲陣，形勢非常不利。又這鈍角尖點，距德國洛林省之城極近，有十幾條鐵路交通，通巴黎的鐵路，卻僅有兩條，取攻勢的德軍，輸送力極其優勝，因爲這種理由，所以把德人的冒險雄心，興奮起來了。他們從去年下半年，就日日在那裏做祕密預備工夫，增築鐵路，添鑄重砲，考察地形，集中士馬，準擬本年早春乘北地冰雪未解，俄兵不能窺邊的時候，便大舉進擊。他的作戰計畫，是要先用野砲，掃盪要塞附近一帶森林，令外兵赴援無路。然後用四十二珊以上的大砲，向各壘猛擊，令壘內守兵不能露面動作，一輪大砲過後，跟着便是步兵肉薄奪壘，這是攻盎威斯的舊法，他們以爲一定成功。依他

們的計算，快則廿日，遲則一月，這一座凜凜的天險雄關，定要到手，所以他的皇太子在軍中演說，說是二月底他父皇要在凡爾登大教堂中舉行凱旋宴。他們費了幾個月慘淡經營，到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早上七點鐘，一聲大砲，劈空飛下，驚天動地的凡爾登大戰，就此開始了。

在法國方面，德人攻凡爾登的計畫，當兩個月以前早已窺見，對付之法，有主死守的，也有主拋棄的。主拋棄的理由，第一，便是前文列舉各種形勢，易攻難守。第二，因為要塞裏頭的人馬軍械，大半已經移到戰線上，敵人得之，猶獲石田，不過一部分壕溝戰的勝利，於戰局無甚影響。第三，從前凡爾登的重要，因為得了他可以瞰脅巴黎，如今巴黎已成要塞，並非首都，怕什麼他瞰脅，不如犧牲了這個鈍角尖，戰線反為完整鞏固。以上所說，誠然很有見地，卻是從別方面觀察，確有萬萬不能拋棄的理由。頭一件，凡爾登附近，為著名產鐵之區，若以之資敵，一面增加敵人的戰鬪力，反面便是減縮了自己的戰鬪力。這還不打緊，所謂「凡爾登在戰略上的價值，今非昔比，這句話

須是當局極內行的人纔能了解。至於世界上一般的人，都是震於他歷史上的盛名，以爲失了凡爾登，法國便籬籬盡撤，倘若被敵人占領了，他那邊一定是大吹大擂，借此鼓舞國民的勇氣，增加百倍，自己這邊，一定是全國民非常失望落膽，連與國都一齊沮喪，軍事靠的是元氣，氣一餒，便無從再振了。以此之故，法國政府及軍事當局，經幾番徹底研究，決定要嬰城固守，於是凡爾登活劇，遂由雙方同意唱演起來。

這回大戰的詳情，只好讓專門戰史家細爲敘述，——次篇記遊歷戰地時，當將要點隨時補敘一二，——今但記其要概，則攻戰的時日，自二月二十二日德軍開始攻擊起至八月十八日德軍退出戰線止，差不多滿六個月。德國兵是由皇太子當統帥，最初進攻時，人數是四十四萬，其後屢次增援補充，合計上一百萬以外，結果死亡五十三萬人。當時法軍中有派人專記算他們發砲的總數，說是自始至終，每日平均約四百發，砲彈大小平均扯算每一顆須費百四十磅金，單是這一項，可以想見他犧牲金錢多少了。開戰後第五日，便把東邊梭們砲臺奪去，這砲臺是要塞內最高點，——三百八

十米突——形勢可以俯瞰總壘。法軍當這危急的時候，撤換總司令，超擢比丹將軍代其職。兩日後克復梭們砲台，再兩日又復失去，單是梭們村——砲台附近一小村落——這點子地方，前後爭奪凡十九次。此外最劇烈的，有亞崗林之戰，有烏鴉林之戰，有死人丘之戰，有倭壘之戰，其餘到處接戰，前後大小八十餘次，最危險的是三月這一個月，每日總有幾百顆砲彈落在凡爾登市上，把全市打爲粉碎。兩軍的飛機，布滿空中，好像將落雨時候的蜻蜓，成羣結隊亂攪，凡爾登通巴黎的鐵路，是被敵砲破壞了，法國就用三千四百輛摩托車晝夜輪流輸送，晚上看過去，就像兩條火蛇，一來一往，蜿蜒不斷。敵軍都是從機關槍林中踏着死屍一隊一隊的猛撲，守兵都是在開花彈雨底下從容談笑的來殺逃。有好幾回在砲壘壕溝底下徒手巷戰，弄到兩邊都死精光。總而言之，人類的獸性，這一次可算發揮到淋漓盡致了。到了五月下旬，開戰已過一百日，彼此都觀不出破綻，只有各守塹壕，每日到處小小的交換些砲火，這場要塞戰又變成持久戰了。

東戰場方面，俄軍乘法軍主力困守凡爾登，於六月四日率大兵入加里西亞，奧軍幾乎不支。羅馬尼亞又新參戰，巴爾幹形勢一轉。那時圍攻凡爾登的德軍，正陷倭壘，離凡爾登市僅有四料，勢復危急。英法聯軍出圍魏救趙的手段，轉採攻勢。英軍海格將之，法軍福煦將之，因沙姆方面敵軍較爲單薄，於六月廿七日施行正面攻擊，想要突破敵線，初時似甚有利，然一方攻擊的經驗進步，一方防禦的經驗也進步，所以愈逼近而攻勢愈緩，到十月雨季，遂行中止，然而凡爾登之圍，卻因此解了。

這一役德國死了五十多萬人，費了無量無數的資財，畢竟毫無結果，這便是後來一敗塗地的徵兆。爲甚麼呢？第一件：因爲這回傷損的都是國內最精的兵，自此以後，都是拿新入伍或未成年的來補充，兵的量雖增加，兵的質卻遠不如從前了。第二件：自這回失敗以後，攻下法國的希望全絕，只能打英國的主意，不得已用著潛艇下策，卻無端把大西洋隔岸的美國惱了，替協約國添出個極大的生力軍來。比丹將軍就任誓師文，說道：『德人把兵法所忌，悉力攻堅，就是他覆敗的先聲。』由今看來，這話

很有至理哩。却是經這一仗，法國兵忠勇活潑，執強的價值，天下人都曉得了。從前我們中國人，每每說共和國體養不出好兵，這不是夢話麼。

第四年（一九一七年）

本年又算西戰場比較沉寂的時期，聯軍取攻勢，而德軍取守勢。去年沙姆之役，雖因雨季中止，然而聯軍進攻的計畫，並未拋棄，一面俄國又改革軍制，增修軍實，預備本年春間，東西策應，大舉殲敵。時德軍已調興登堡當西部統帥，因戰線太長，防守不易，乃從原陣地退後五十里建設新陣，自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退訖，這便是最有名的興登堡線了。聯軍同時開始攻擊，英軍從亞拉地方東進，法軍從蘭司地方北進。然德軍防禦極周備，當退軍時，新舊兩陣線中間地域，完全破壞，令聯軍無追躡餘地。所以這回攻勢，又是得不償失，到五月末又中止了。

本年西戰場雖無甚異彩，別方面却變化甚劇。其一，因潛艇政策，二月間惹出美國參戰，這是德國大大的不利。其二，俄國革命機緣久熟，加以德人陰為挑撥，四月間革

命實現，軍無鬪志，自此以後，東戰場完全鬆動，這算是德國之利。其三，去年羅馬尼亞參戰，巴爾幹頓形活動，冬間德軍乘沙姆停攻之後分軍南征，到本年春，這也算德國之利。其四，本年六月，希臘參戰，巴爾幹形勢又變，這是德國之不利。其五，本年三月，小亞細亞方面，英軍占領巴克達，這也是德國之不利。其六，十月間伊桑楚方面，意軍戰線被奧匈軍突破，意人幾不復能軍，這又是德國的大利。總而言之，這一年內，西戰場上，沒有甚麼異動，那大事都是出在西戰場以外，戰事活動範圍倒以南戰場爲中堅了。

四 最後之決勝

第五年（一九一八年）

本年是戰爭完結了一年，西戰場又大大的熱鬧起來了。那是俄國已經單獨議和，巴爾幹也差不多都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卻是西方美兵日增，其勢將不可制，德國不得不趁美訓練未就之前，傾其國力，孤注一擲，決個雌雄。於是有春夏五次總攻擊

之舉，三月廿一日用新編兩個軍團向英法兩軍交界線進擊，最初數日間，兇猛得很，英軍右翼幾乎突破，僅退保亞明地方。（法軍的最後複廓）靠法援軍自南來救，僅得支持，這是第一次。四月六日，德軍把攻勢轉向北方，擊英軍的左翼，目的是要奪取哥龍（英法海峽口岸）至十三日，攻到伊白爾南方高地而止，這是第二次。五月廿七日，再轉攻勢於蘭司及梭亞桑一帶，六月一日，進到馬侖河，這是第三次。六月九日，又展他的西翼向孟的埃一帶進擊，十五日占領梯來高地，這是第四次。七月十五日，從馬侖從梯來從蘭司從亞貢林各線同時進擊，再越馬侖河而南，十八日遭法軍反攻，不支而退，這是第五次。前四次雖然略地很多，但是力量已經一回比一回薄弱，到第五次退卻的結果，前四次所略地都退出了，白白賠了六十多萬人，到聯軍全線轉守爲攻，他便一敗塗地了。

聯軍攻勢，從七月十八日起，那時德力已竭，美軍新成，各國合舉福煦做了總帥，全軍呵成一氣，第一步，專突破德軍的空角，所占領的凡有四點：一是梯來，二是毛勒，三

是梅威，四是聖密奇。第二步，從聖剛侵入興登堡綫，德軍陣腳動搖。第三步，行全線總攻擊，自九月廿六日到十月十四日，興登堡綫竟被衝破了。第四步，向弗蘭得方面攻擊，德軍右翼潰敗。自此聯軍進行，好像風掃落葉，三個月內，俘獲二十多萬，十一月初，德軍求和，十一日休戰，這回全世界的全武行大戲算是閉幕了。

卻是我們看這最後一幕戲，不能不起一個疑問，這幾年來戰場上你攻我守，變了家常茶飯，真是古語說的『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雙方取攻勢的都沒有大成功，也是四年來的慣例，這回德國攻勢失敗，表面上看來，還不是和第二第四兩年聯軍攻勢失敗差不多嗎？爲什麼結果就要到乞降休戰呢？我想除別的政治上原因不計外，就是軍事上也有很大的原因。第一件，你想德國人民，這幾年來捱餓拚命聽政府的命令去打仗，毫不追悔，無非是平日受軍國主義陶鎔久了，迷信他軍事當局的人確有把握，能得最後勝利，就是他的同盟國，都是同一樣的輕信，所以肯跟着他幹。這回春季總攻擊，大眾都知道是破釜沈舟的最後一舉，看見第一次一擊不中，二三四次

以後，一蟹不如一蟹，安得不灰心絕望。到第五次的時候，德國國民和他的同盟國對於軍事首腦的那班人，信用已經完全失掉了。明白知道斷無結果，還拿性命去博甚麼呢？所以奧布土都紛紛單獨乞和，德國自己也革起命來，都爲這個緣故。第二件，德國軍閥實在看他的民命太賤了，凡爾登就送了五十多萬，本年幾次攻擊，又是六十多萬，到第五次時，已經是補充到無可補充了，兵數上比起聯軍來，已是相形見絀，這還不打緊，最可怕者，兵的「質」江河日下，幾十萬幾十萬一躺一躺死去的都是精兵，精的死完，只好拿劣的充數，第五次攻擊時所用的兵，大半都是從東戰場調回來，本來就是次等的軍隊，東戰場停戰後，閑了一年，軍紀都廢弛盡了，如何能捱得苦戰呢？第三件，這種東戰場調回來的軍隊，打仗是打不得，革命卻是革得來。原來俄國初次革命，已經有一半是由德人教唆出來，第二次過激派成功，也很得德人的助力，德軍閥用這種手段攪亂俄國，總算成功了。誰想天道好還，結果鬧個「請君入甕」，東戰場德軍，不知不覺已經飽吃了過激派的迷藥，軍閥還睡在夢裏呢？還要和海軍軍

人開頑笑，硬要白送他那十幾萬條不值錢的生命，所以基羅一聲革命，全個戰線響應，五十年的帝國，就嗚呼哀哉了！

五 德國失敗之原因

自德國敗後，各國人著書論他致敗原因的很多。我覺得我們老朋友蔣百里所著的一篇，最爲精到。我就把他錄出來，做這一篇的結論。

附德國敗戰之諸因

蔣百里

一 總說

可勝則戰，不可勝則不戰，三尺童子識其義，而實行也，則雖大智有未能焉。戰與不戰，政略之事也，勝與不勝，兵略之事也。有可勝而不可戰者，（如日本對中國，山東問題，下哀，美敦之時）有可戰而不可勝者，（如開戰之比利時）故政略與兵略之間，有微妙之聯絡，此之所謂可戰可勝者，即彼之所謂不可勝不可戰者也。而彼之可勝可戰，即此之不可勝不可戰。故敵與我之間，有對抗之作用，勝敗不可

以預測和戰不可以強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戰之國家而處於萬不可戰之地位，乃不得已徼倖於一戰以求成功者。則一九一四年秋德國之形勢是也。

所謂不能不戰者何也？兵之爲物也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其兵可強者，亦未有兵既強而不求戰者，且以軍事之優勢而立國，一旦迄於彼我之間，強弱之勢得其均衡，則後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時，爲德計亦一機也，爲奧戰則同盟固，一也。英疲於內政，而俄法之軍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後，將或並此徼倖之一勝而不可得矣。雖然，此可勝之機，而非可戰之機，此不能不勝之消極原因，而非可戰之積極原因也。而不能不戰之根本，則實由於其國家之狀態不自然。

所謂萬不可戰之地位者何也？則政略上包圍之形勢已成也。包圍之形勢孰致之，德人實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於德之存在與發展也。存在故見忌於法，發展故見忌於英。今有病食傷者，執不食則死之例以自解，而歸咎於食物之消化不良，豈通論乎。存在與發展，自然之勢也。所貴乎政略者，則人爲調劑也。故自致於萬

不可戰之地位，其原因當歸於政略之失敗。

不能不戰而萬不可戰，此兩極端之間，必有一進路，而德人則過信其度，求解決於徼倖之一勝，以兵略上一勝之效，而轉移政略之形勢者，史庸有之。雖然，可幸得不可強求也，所謂不能使敵必可勝也，過信其可勝之度，欲以一時優勢之兵略，轉移數十年來失敗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數也。姑勿論馬侖之戰敗焉，縱得巴黎，苟法軍之主力得退以自保者，則最後之形勢終不可易，而此退以自保之權，則操諸法不操諸德，此則戰略之失敗也。要之，以政略之失敗，而致自陷於進退兩難之地位，不思變其政而思以兵略濟政略之窮，則敗戰之主因在焉，今得取上之說而推論之。

二國家之狀態不自然。（時時在不能不戰之地位）

擴充戰備，即所以維持平和，此片面之真理，凡以證一國之狀態日處於不安之地位是已。十九世紀日耳曼民族之統一運動，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國民之發動

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國之武力而成。自「弗蘭格福村」國民大會之失敗，而俾斯麥相普，遂戰奧敗法，而德帝國以成。成則成矣，而內外形勢，皆處於不自然之趨勢，法人建國根本，不利東鄰之有強國，而亞洛二州之割，幾等於文身之恥，每飯不忘，而歐洲戰雲，時隱時現，一也。個人自由之伏流，其來源極遠，以軍事建國，勢必趨於武斷，不發於此，則伸於彼，而社會黨承產業發達之結果，其勃興較他國爲尤甚，二也。逆其勢而鎮之，厥維軍備，然國民皆兵之祕鑰，已公開於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競極其度，必有一日能發不能收者，故毛奇有和平無永久之言，而俾斯麥有二重保險之策，凡自知其國步之艱難，不能不苦心以求自濟也。

此種不自然之形勢，乃隨國家強盛之狀而益增其度。其在內，則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衝突，而三國協商日進於成。其在內，則政治之自由，加以貧富之階級，而社會主義日趨於盛，擴充軍備，一之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戰也。夫一國而至於求戰以自保，此可暫不可久之勢，必有一日至於敗者也。維廉二

世之失敗，特速其時耳，以包圍啓敗戰之端，以革命結敗戰之局，莫或致之，若或使之，嗚呼！謂維廉一世卽位之日，卽伏五十年後敗戰之基，固屬過言。而原始要終，於政略之由來，固不能不就其建國之本源，一下深沈之觀察也。質而言之，不能不戰者，德國國家之歷史性使然也。

三 政略之失敗（自陷於不可戰）

凡俾斯麥之所謂同盟條約者，中間無不有戰之一義。蓋以求於國際間自立於可戰之地位也。惟我可戰則人不可戰，和戰之主動在我，而和平可得，此則政略兵略間之微妙作用也。自威廉二世，而此間之作用失，當普之初盛，奧忌之，法詎欲之，同一不欲也，而使之發不同時，此外交之成功也。自威廉二世，而是中之要領亦失，於是法之復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匯於一流，包圍之勢成，而和戰根本之主動，不復在德手矣。請言英德軍閥視英德之衝突，一若既定之運命不可逃者，然以爲縱無南阿之電，縱無摩洛哥之干涉，海軍卽不擴張，比之中立卽不侵犯，苟

德之商工業一日存在，則英必有一日參戰，果也必有一日也。拿破侖之世，必有一日與普戰也，而究何當於奧之敗普之興也。請言俄、德之交破於奧，然戰事之證明，則知聯奧之得，不足以補拒俄之失。夫奧之爲國，不適用於民族國家之大勢，援奧則逆勢而從，并救人也。俄之南下，非英之利，拒俄則何爲者也。是則三十年來左周右旋，以自陷於萬不可戰之地位者，德人自取之也。

四 兵略上之失敗

兵略上失敗之原因，則過信其度之失，到處發見。馬侖役之前，法軍之退也，其目的在自全而待機；自由退，非敗退也，而貿然滅西力以東援，且大膽繞巴黎要塞之前，遂遭敗戰，其過信一也。凡爾登之役，竭其所有人員材料以攻堅，自以爲可勝，則狃於盜威斯要塞之易下也，犧牲數十萬，而卒爲法人所斃，於兵略上且無絲毫影響，遑論政略，其過信二也。最後之攻擊，及五次之多，傾其東力以西，亦自以爲必勝，勝誠勝矣，略地多而卒無補於大勢，又粘守其線，不肯速退，遂爲人所攻，至一退而

不可復支，其過信三也。且惟其過信也，故動作反變爲不徹底，開戰之初，壯丁之未受教育者百萬之多，國民皆兵之義云何，一也。東普要塞之不堅，急則救之，而忘菲烈德犧牲柏林之堅忍，以致西方之失敗，二也。瓦薩之役，俄軍幾不能退，而苟安於正面攻擊，三也。羅馬尼亞既亡，不乘時以定希臘，逗留國境，以致布加利亞之脫盟，四也。乃至過信飛船長砲可以脅巴黎倫敦，過信潛艇作戰，而引入美人之參戰，則尤衆目所共見者矣。

五結論（軍閥之禍）

吾今綜其敗戰之諸因而爲抽象之結論。則有一義焉。曰：軍閥之爲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也必陷於優柔而自亡，外強而中乾。上剛而下柔，是其徵也。「將來之在海上也，」力卽眞理也。「德帝所以驚世之言也。」夫其聲洪者，其中空也。世界之日醒，而自己被動之運命定。故凡今日軍閥所自辯其不得已者，皆足以自證其強之失也。俾斯麥性格剛毅之人也，不能容而去之太早，興登堡亦性格剛毅之人也，不

能容而用之太遲，奉令承教之人多，所謂才者則局部之人物，能見其小不能見其大，能見其一部不能見其全體。夫英之初戰，八萬人耳，自德軍人視之，誠不足道，而不知卒以自疲也。故軍閥派以軍事上種種不徹底之處置爲敗戰之源，而不知此不徹底之根本，實原於自身之闕點。夫必衆皆強而已始能強，然衆之強有時適足爲己之弱者，此古之英雄，所以終於失敗者多也。

讀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德國這回的失敗，實在是德國自身五十年來歷史所構成。至於戰爭臨了的時候，甚麼壯丁喪失咧，糧食乏絕咧，列國環攻咧，同盟離叛咧，國民革命咧，這些只算是自然之運，必至之符，只能說是結果，不能說是原因了。老實說一句，軍閥執政的國家，非弄到這種下台，不能了帳，恰像那些專講究丹藥採補的妖人，一定是因爲亢陽淘虛了身子，斷送他一條殘命。百里講的『兵之爲物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能強，亦未有既強而不求戰』這段話最是至理名言。我們就近拿日本來做個引證，日本兵從前爲什麼會強呢？就是靠有個理想的攻擊目的，誰是他目

的呢？甲午以前是我們中國，日俄戰役以前是俄國，所以那時候他的兵最強，過此以後，就漸漸不如從前，爲什麼呢？因爲目的完結了。他若不維持他的軍國主義，那麼立國基礎就要動搖，他若要維持他的軍國主義，除非重新找出一個攻擊目的來。所以再想拿中華民國做第二回目的，又想拿西伯利亞做目的，甚至想拿美國做目的，就象那服慣了春藥的人，斷了藥就要不能人道，打破後壁說來，真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了。我們看從前有個什麼「汎日耳曼主義」到處闖禍，如今還有什麼「大亞細亞主義」到處闖禍，爲什麼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呢？說也可憐！人家是騎上虎背下不來呀！唉！真材實料的軍閥，尙且逃不了這等結局，可憐還有那假冒招牌的軍閥哩，人家什麼政略兵略好的歹的一概都未夢見，卻是「上剛下柔外強中乾」八字做到盡致，自己一定要跳火坑，可是佛菩薩也沒有法子超拔他哩。

我也沒有許多閑工夫替他們感歎，如今戰場形勢大略明白了，明日就去遊歷罷。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一 首途

這一篇是我們的戰地遊記了，我下筆之先，對於法國政府，不能不表一番鄭重謝意，因為他們陸軍部和外交部各派一員陪伴，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旅費，都承他政府供給，我們本是私人漫遊，這種禮貌，實太過優渥了。我們同行的是蔣百里、劉子楷、楊鼎甫、徐巽言、王受卿，加上法政府所派兩員，共九人，張君勳因為各國私立國際聯盟研究會正在倫敦開聯合會，他代表中國人列席，丁在君因為要去洛林州調查礦業，所以都未同行。我們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來。遊的地方，是從馬侖河一帶起，經凡爾登，入洛林州，再入亞爾薩士州，折到萊因河右岸聯軍占領地，假道比利時，循謨士河，穿過興登堡線一帶，到梭阿桑，南返巴黎。實在遊戰地的時候，不過一半，其餘只算遊停戰前的德國領土罷了。

三月六日早上七點鐘從巴黎北車站起行，那時正是舊曆正月月底，北方氣候，日子很短，我們開車好一會，那太陽才從濃霧中掙扎些影子出來，卻還是無精打彩，好像

富不起家的樣子。沿路上都是半消半凝的殘雪，和霧中黃日相掩映，別是一種陰森景象。我們向東北行，一路沿著馬侖河北岸，十點半鐘，到蘭士車站下車，過了這地方，我們便沒有火車可坐了。原來這蘭士是法國歷史上很有名一個都會，是古代羅馬人建設的，有一座羅馬記功坊，遺址尙存，算是法國著名古蹟之一。有個古寺，係十世紀所建，這寺便同英國的「威士敏士達寺」一樣，法國人認爲神聖之府。我們讀西洋歷史，都知道當百年戰爭時（一四一九年）法國有一位救國女傑貞德，那貞德借神道設教將圍攻巴黎的英軍擊退後，便扶了法王沙里曼第七在這蘭士寺行卽位禮。自此以後，歷代君主所有大典，都在這寺裏舉行。近二三百年，蘭士又成了極繁盛的工商市府，因爲附近一帶所產葡萄質味最好，市內有幾個大香檳酒廠，這酒別處是仿造不來的，所以當戰爭前，市中有好幾萬居民，大半是靠這酒來養活。這回戰爭，兩次被敵軍占領，前後馬侖兩役，這地方都是個要點，我們火車上已經過多少馬侖戰役遺跡，但苦無從細看，將到蘭士車站時，見到處一堆一堆的瓦礫，各處房屋，什有九

都是牆下半截廢牆。想起杜工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詩句，便自十分傷感。其實比起後來所游殘破各地，這蘭士實在不算得什麼哩。但是我們後來的感動，却比不上初到蘭士時利害，可見人類感情這樣東西，實適用效力遞減的原則，頭一次刺激，人人最深，多經一次，神經便麻木一度了。閑話休提，我們在市上瓦礫堆中徘徊片刻，便往參觀古寺。這寺當一九一八年德軍最後攻擊時，專拿寺來當砲彈射的，破壞得不成樣子。寺前廣場，原有貞德的銅像，一位十九歲絕代佳人，俊眼微微向上，作一種懇誠信仰的表情，手持軍旗，立在馬上，說不盡英姿颯爽，元氣淋漓，可惜全像已經破壞，我們僅得在照片上想像劫餘塵影了。這寺是法國境內第一個峨特式建築，寺前門樓彫刻之美，法人常以自豪，如今是傾圮了一半，寺內五彩玻璃名畫，都是十三四世紀遺物，也十分燬了六七，正面的祭壇，祭壇旁邊法王即位時所御的寶座，都已不留痕跡了。從前人說戰爭和文明進化很有關係，戰爭究竟能否產出將來的文明，姑且勿論，却是從前的人類文明遺產，已經糟蹋不少哩。

我們也犯不著多作無聊的傷感，肚子餓了，商量吃飯去。唉！戰前熱烘烘一個大市鎮，如今只剩下一間完好的房子，就拿來做軍人公共食堂，我們在那裏胡亂用了一頓中飯。順便去參觀香檳酒廠，廠的上層也破壞了，單有地窖子裏藏酒的地方依然無恙，總算地底下一個魯靈光殿了。據說德軍占領時，大酺三日，將那酒盡情的牛飲，却是現在所藏，還值四千多萬，那規模的宏大，就可想見了。

我們在蘭士，恰好碰着他們軍中行授勳禮，受勳的是本地出身兩個負傷兵，行禮時約有一連的軍隊齊集廣場，市民重重圍繞，先奏軍樂，次由一小軍官朗誦該兵戰績，然後一高級軍官代表總統將所授勳章親掛在該兵襟上，再代表總統抱著那兵和他十分親熱的接一個吻，（即代表全國民致敬愛之意）市長又代表市民和他接一個吻，跟着四面鼓掌聲音，就像萬雷齊發。我們看着，實有無限感歎，想起勳章這樣東西，原是君主專制時獎勵虛榮的作用，在民治主義底下，論理本不該有，但虛榮心既是人類公共的弱點，一時未能剷盡，那麼姑且利用他，也要令他含有相當的價

值。你看人家行這個禮，何等莊嚴，何等誠懇，真可以叫人死心蹋地爲國家犧牲這條性命，這纔是國家主義底下一種精神教育呢？像我們政府公報上一批一批的勳章，雨，恐怕還發不上獎勵虛榮，只算發表恥辱罷。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便離開蘭士向東進發，沿路鐵道早已破壞，只得由法國政府預備三輛軍用汽車護送前行。所經各地，都是開戰第一年和第五年血戰之區，再溯上去，那拿破侖和俄普奧三國聯軍大會戰，也在此處。那回大戰是一八一三年十月上旬，這回馬侖之役，是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僅僅差十一個月就滿一百年了，那回拿破侖是先勝後敗，這回威廉也是先勝後敗，雖然主客殊形，却是野心家到了收場一定失敗，算得了兩回切實教訓了。沿途經過各戰場遺蹟，那陪伴的參謀官隨時指點，我們也常常下車觀覽形勢，恐讀者厭煩，不復詳敘了。是晚八點鐘，在一個小市鎮名叫聖梅諾的投宿，明日上凡爾登去。

二 凡爾登

我們昨天下半天和今日上半天，走的都是筆直的一條大路，這是巴黎通凡爾登的官道，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們拿英國路政來比較，確是有點不同。英國的道路，不用說也十分修潔，但他總是因山川澤的形勢，而且繞避田園廬墓，所以不免彎回曲折。法國的道路，是仿古代羅馬人樣子，都畫出縱橫直線。此事雖小，却很可以表出兩國國民的特性。英國人百事都是歷史上自然發達，有一種環境起，便做出一種事實來和他順應，好像是『行乎其所以，止乎其所以』。法國人不然，百事都懸出一個理想，拿理想做標準來規立計畫，依着計畫演成事實。我們試從政治上藝術上種種方面觀察，到處可以看出兩國根本精神不同之點。路政亦其一端了。這兩種精神，各有好處，別國人學步，怕還是學法國穩當些哩。這是我路上一時的感想，離本題太遠了，請讀者見諒。

七日午前，我們穿過阿岡林，這是極大的一座森林。德軍圍攻凡爾登時，失敗過後，還想縱斷巴黎和凡爾登的後路，所以用全力來爭此地。他的皇太子軍，即屯林中，兩

軍在此經過多少回苦戰，現在地下的鐵條網和樹上底障穗（用來防飛機偵視的）依然到處滿布，樹木雖然還未燬盡，却把絕好風景的所在，弄成狼籍不堪了。出了大林，遠遠早望見凡爾登高原，十點半鐘就到那裏了。

凡爾登市是怎麼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苦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溥拿來聯想比較，或可彷彿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我們初到，就先在舊市街憑吊一回，但見到處都是半堵廢牆，底下堆着一大堆斷磚零瓦，還虧是地氣沍寒，野草毒蟲，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無插足之地了。隨後參觀一個大教堂遺址，正殿早已殘破無餘，旁邊一間牧師靜室，還算完好。這教堂是凡爾登最高處，我們從四面破窗中大略憑眺形勢，雄峻肅括之概，一覽在目。當德軍開始攻擊時，他的皇太子向軍士演說，說半個月後德皇就要在這教堂行凱旋禮，如今却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歸於盡，細想真是何苦來呢？

這日天氣異常凜冽，我遊市街時，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齒不住的在那裏打架，想弄杯火酒一吃攔攔寒氣，却是全市沒有一家店鋪，從那裏找起，後來到砲台裏頭去，算是得着了，方纔稍稍回過煖來。這總砲臺穴在地中，最深處離地平好幾十丈，進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裏頭，覺得和地面上成了兩個世界，據說當時大砲每日幾百發的在外邊亂打，砲臺裏頭的人聽著，不過像幾串爆竹哩。我於軍事是十二分外行，裏頭各種設備的標新領異，實在無從理會。就中令我很感動的有幾件事：第一，裏頭有個大教堂，聽說當軍務最吃緊的時候，祈禱禮拜，未曾停過，兵士的信仰，比平時還加增了好些。我想陸秀夫在厓山舟中抱着帝昴講論語，是講給一個人聽的，所以看來覺得有點迂腐，有點作偽，這個却是當多數人人生死呼吸的關頭，替他打一根道德的藥針，真算國民教育一種好法門哩。第二，裏頭有個很大的音樂場，兵士打仗回來，就在那裏奏樂唱歌跳舞看影戲，還有許多軍中文藝會軍中美術會，常常在那裏開會呢？「歌舞從戎，」投戈講藝，」在我們歷史上是一種文飾的美談，在他

們却是日常茶飯哩。第三裏頭有一個極完整消費協會，是由兵士組織的，軍官也加入幫忙，是將兵士需要物品，廉價販售，聽說每日有好幾萬佛郎的進出哩。單就這幾件事看來，你想人家的兵是什麼樣的兵，人家的國民是什麼樣的國民，像我們還配在世界上站住嗎？

我們大略遊覽一徧，就在砲臺內食堂午飯，承他們司令官極優渥的招待。停戰以來，意大利王 比利時王 也都曾到過凡爾登一次，都是在這裏吃中飯，而且吃的就是營裏的家常便飯，不過開一瓶香檳酒，就算敬禮外賓了，就這一點也很看出他們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掛着政府頒給的光榮勳章，——這勳章不是給個人的，是給砲臺的，——下面掛一個海棠式銅牌，刻着 *Can not has he pass* 一句話，意思是「不准他過去」，這句話，是比丹將軍接防凡爾登時誓師所說的，如今變成凡爾登歷史的成語了。此外則各協約國所贈的勳章，掛滿四壁，還有許多德國砲彈銅帽等類，各砲臺被敵砲打下的鐵片，擺滿一屋，竟把食堂成了小小一個博物院了。

下午我們去遊分砲臺，本來要遊兩個，因為迷失了路，險些連一個都遊不成哩。我們坐的是軍用汽車，還有總砲臺的軍官做嚮導，怎麼會迷失了路呢？因為他們砲臺，都是暗壘，外面本來就沒有標幟，各壘聯絡路線，每每要拿地圖現找，經這回猛攻之後，路線多改了樣子，所以連本地人都鬧糊塗了。我們出了市街，便循一帶岡巒而行，但見滿地焦枯，連一根草毛也沒有，這裏一個坑，那邊一個洞，好像癩頭和尚的樣子，那大的坑竟有三兩丈深十來丈闊，現在冰雪塞滿，雪溶過後，想來裏頭可以淹得死人，唉！這都是一顆砲彈打成的哩。若問這些地方幾時可以恢復原狀，只怕三二十年還殼不上說這話，因為地面幾丈深以內，都是硝精鐵屑，把地質地味完全變了，除非將這層地皮老實划去，另墊新土，纔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老子說：『聖人不大盜不止，』其理很有至理哩。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冢，上頭插着千百成羣的十字架，和那破殘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咧，破靴咧，彈壳咧。

馬蹄鐵咧，空罐頭咧，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砲臺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翻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麼熱中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何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好容易才找着一座分砲臺，這砲臺名字叫做「伏」，我就叫他伏壘，這伏壘經過敵軍兩次猛撲，幾乎失陷，一次有敵軍五十七人肉薄到壘門一個小丘上，距大砲機蓋所在不過數丈，被守兵殲滅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壘中軍官和我們談那回短兵相接的壯烈搏戰，還是肉飛神動，我覺得總不過是人類獸性的寫真罷了，賴得記他。但兩造死亡的八十九人，却是同葬一丘，真算得「白首同所歸」了，我想魂而有知，風晨雨夕，彼此聚談，真不解白白交換這條性命所爲何來哩。

我們由那壘中軍官引導，裏裏外外很詳細的參觀一回，今也不必細述，不過大規

模的壕溝生活，總算看過大概罷了。天色不早了，我們若躓不上梅孜，就要露宿一宵。趕緊走罷。

三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不等到維爾賽議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和洛林州的首都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查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三年，梅孜、荳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雖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七六九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國割這兩州

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誥誡，同是一句話，却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亙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條約，難輕兩政府交換，而亞爾、莎士人嬰城堅守，尙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才勉強納降。兩州人民跟著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面在法國會議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却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向法國呢？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

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萊因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理想，深入人心，兩州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攜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却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拚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一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線」，梅孜和司脫拉堡兩要塞，都是世界著名難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里，綿跨兩州，每年產鐵二

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時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的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敘我們行蹤罷。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近晚，匆匆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當黃昏慘淡的時候，冒著風，衝著雨，行這千里蕭條的原野，雖然我們他鄉異客，沒有什麼風景

山河之感，但對著這種氣象，也不免「人言愁我始欲愁」了。將近日落時，已經由法國洛林州入到舊德國洛林州，洛林割讓時，僅割其半，所以從前德法二國，各皆有此州名。當初開戰時，法國軍隊，曾由此地侵入，其後德軍越此來攻，始倉皇調返，那時用兵痕跡，還隱約可辨，將到梅孜附郭，經過一座森林，隨行參謀官指點說是一七九八年法國革命軍大敗聯合軍之處，還有個紀念碑呢？我想那回戰勝，真算得人類進化史上一場義戰，可惜天黑，不能下車憑弔了。我們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省城的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經知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盛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麼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州服裝，都撲在他懷裏，那題目是「認娘還要投票嗎？」因為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

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已經好幾百年，因為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久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一篇通信，——此人是著名新聞記者，曾和我談論說西洋文明定要根本改造，——說『梅孜這地方，是法德兩文明直接交衝點，大禮拜堂及其附近代表法國文明，車站及其附近代表德國文明。』我看見這話，覺得很有趣，所以一到梅孜，就想按圖索驥的研究一番，雖是對於兩國國民性沒有深遂的研究，不能下精闢的觀察，但就表面看來，也像有幾分領會。車站一帶，土人叫做新城，禮拜堂一帶，叫做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那街道，新

城表示一種意匠的秩序感想，老城表示一種自然的自由的感想。再看邦民情，新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方嚴峻整的美德，老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活潑樂羣的美德。子細看來，這是兩種文明好個對照。別處都市，劃出一區自爲風氣的，未嘗沒有，例如美國各市的唐人街，歐洲各市的猶太人街，雖住民氣象，與別不同，但總是寄人籬下，不能把自己的文明特情表示出來，像梅孜這樣的實是少見。因爲兩邊都是很高等的文明，程度相當，同生息於自治政制之下，各人能設把他固有的特長，用平等的方式盡量發揮，所以特質都顯豁呈露了。現時雖未能醇化爲一，但接觸既頻繁，既切密，則化合作用，自然發生，將來或有一種新性質的文明，從此地胎孕，也未可知。就這點看來，德法兩國屢爭二州，迭爲勝負，安知不是全人類進化事業之一種手段呢？我因此又想起歐洲文明，爲什麼內容如此其豐富，分化如此其靈敏，就是因爲接觸的機會多，消受的機能慣，我國從前除了印度以外，沒有機會和別方面的高等文明接觸，無怪停頓到今了，現在機會到來，且看我們能不能利用罷。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却是一個新銅像。該市公園正中，本來有一座德皇維廉第一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毀了，別造一座來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某人嗎？更不然，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並不像那一位有名人的相貌，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著一個軍用皮包，右肩擎一枝槍，左脚踏著一件德國軍帽，像碑底下刻著 *On l'as aj* 三個字，——直譯爲「拿住他們了」——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銅像，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位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所以這個銅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一「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我們昨日纔看新戰場，今日又來看古戰場，看的什麼？就是梅孜郊外聖帕里華一帶古原，一八七〇年拿破侖第三的大軍在此地打個大敗仗，鬧到國內革命，身爲俘囚，和這回維廉第二的末路恰好一個對照。我們來遊時，正碰着一大羣市民圍着一座德國紀功碑，演那「長繩百尺拽碑倒」的把戲，那碑是一個銅獅子擎着德國國徽，張牙舞爪，我們到得跟前，獅子正倒滾下來呢，相隔十來丈，還有一碑，是德意志女神，手拿一箭，射向法境，那碑是前兩天拽倒了，一羣孩子在神身上正爬着頑，我們便向這些孩子討點破銅片帶回做紀念，一面周覽平原，只見水田漠漠，中輕風吹動麥秧，好像波紋皺漾，除遠遠望見一座土堆，說是當時戰士塚外，戰爭遺蹟，一點都看不出來了。五十年事，如夢如夢，真可發人深省，但不知那夢中人，前夢後夢，却相續到幾時纔了哩。

十一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司堡是亞爾沙士的省城，從前德國經營這兩州新領土，就拿這裏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

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大教堂爲中心，教堂全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起他一個名叫做赭石寺。赭石寺爲十三四世紀遺物，最精麗之峨特式，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鐫之精，生平少見。舊城內屋舍的建築，許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式，樅房多凸出，好像飛檐，上層比下層寬，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目都是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拿來做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個大廣場，右邊一帶爲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當第一世紀，已見紀載，原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城，十三世紀前爲天主教聖僧采地，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爲德意志自由市，一六六一年，始隸法籍，那時正

路易十四全盛時代，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文化感受極深，貢獻亦不少，發明印字機的顧丹伯，創造法國國歌的黎士禮，都是本市籍貫，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對於世界，都很有點自負，法國人向來也拿他當國中聲明文物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巴黎羅浮宮前面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脫拉斯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洛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表示持喪服的意思，每年到割讓紀念日，總有無數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戀，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黑紗方纔除掉，如今滿身都掛著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我曾做過一首詩寫這件事，詩雖不好，也把他記下來。

司脫拉斯堡女神歌

『憶共衆靈戲玉京，餐霞浴曦能駐齡。罡風一夜吹夢墮，隻影淪謫隨客星。銀漢半枯碧槎斷，雌鳳雄龍不相管。高鬟撒珥任雲慵，繡襦委篋隨塵澆。（亞爾莎士婦女服飾喜戴角巾高盈尺其裙皆刺繡）塵澆雲慵秋復春，舊時鴛侶愁知聞。玉璫

減淚迴環寄青鳥，無憑空斷魂。叩闥問天天不語，詔我靈風與夢雨。烏紗籠臂篆沈憂，綠玉垂胸結延佇。（普法戰役曾從軍者立有一會其會徽之綬章黑綠相間黑示持喪綠表希望巴黎人亦常將此章懸神像胸際）多情今夕是何年，雲捲長空月自圓。相將駕鶴好歸去，瑤池廣樂正喧闐。却看王母頭如雪，相思待與從頭說。點檢零脂未忍施，中有嗁鶻萬絲血。」

我們在公園散步，迎面來一位老頭兒，襟上帶著黑綠綬相間的銅質小徽章，一望就知道是普法戰爭時候的軍人了，我就迎上去和他攀談。據他說當一八七〇年普軍圍城五十天，打進城的砲彈共十九萬三千七百二十二顆，城中舊建築毀去了什之七八。當時他們的守將有句名話，說是「你拿去是可以，要我送給你却是不能。」至今他們市民還常常念著這兩句話呢？這位老頭兒說他自己住在這城裏四十九年從來不肯說過一句德國話，他和我們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話。雖是語無倫次，我總覺得十分可敬。現在新任都督，名叫游霞衛，也是本城人，普法戰後，大去其鄉，

五十年不履故土，這回戰爭，在凡爾登立過大功，光復後帶了八師團在這裏防守，可惜他正往巴黎，我們沒有會見。

我們游洛林二州，刺激最深的，就是法國人這點愛國熱誠，他們全國人無論男女老幼識字不識字，對於這件事都當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飯不忘，法國能穀轟轟烈烈站在世界上頭，就是靠這點子精神貫注。將來若有世界大同那一天，把國界破掉，那是別一個問題，若是國家這樣東西一日尚存，國民缺了這點精神，那國可就算完了。這點精神和所謂軍國主義却是根本不同，軍國主義是要凌奪別人，這點精神只是防衛自己。就個人而論，必要人人對於自己努力正當防衛，不畏強暴。然後強橫的人纔知斂跡，所以個人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惡人的最好法門。推論到國家，則國民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暴國的最好法門了。這回大戰，在人類進化史上很有價值，就是爲此。我們對於法國人很表敬意，也是爲此。回頭看我們中國人，說他沒有這點精神嗎？不能，你看這回對於山東問題，那一個不激昂慷慨，說他確有這點精神嗎？這

却還待商量，你看現在全國中有人提起台灣一個字嗎？我們失台灣，還是在法國失亞洛二州後二十年哩，都是戰敗割地，情形全然一樣，人家是深痛徹骨，五十年間沒有一刻忘記。我們在當時，何嘗不也是人人驚心動魄，不過三五年，早已撤在腦後，像是公認搶劫的人有正當權利了。然則今日雖然摩拳擦掌的爭山東，等到山東當真被人拿去後，只怕也把他當作第二個台灣一字不提了。我不敢說從前爭台灣現在爭山東這些舉動都是出於虛偽，但可惜只像小孩子一般，一時惱起來，鬧得潑天撒地，過了點把鐘，便全然忘記了。這叫做只有衝動，沒有情操。我想我們中國人，智力不發達，是很容易補救的一件事，情操不發達，那却是不治之症。什麼好主義拿到中國都變成『惡化』，爲的就是這個毛病。我們說要愛國嗎？像法國人這種愛法，真可以令我們反省哩。

至於講到亞洛二州本身問題，德國同化政策，雖然沒有成功，却是影響也很不小。毛奇說是過了五十年可以安心，我想若是沒有這回戰爭，德國再下幾十年水磨工

夫，未始無成功之日。因爲前次割讓以後，許多法國有血性的人都搬走了，德國人便移植了許多進來，現在情形，洛林州雖是法人占優勢，亞爾沙士州却是德人占優勢，因爲他本來是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市，加以五十年來刻意經營，自然是勢力日增了，不過因爲德國是專制政體，他們愛自由慣了，有點不願意，這是和德國軍閥的惡感，並不是對於德國文化根本反對，倒反因爲兩種文化接觸得近，現在隱然造成非法，非德亦法，亦德一個小小的新文化區域來。德國人從前想拿他做戰利品，固然失敗，法國人以為他從此回了娘家，恐怕也要斟酌哩。記得我們在梅孜的時候，拉着位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問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說：『我是洛林人。』後來到司堡拉着位位十七八歲的，還是拿那句話問他，他說：『我也不管是德是法，只要沒有兵的國，我就願做他的國民。』這雖是孩子話，却可以看出個中消息哩。

四 萊因河右岸聯軍駐防地

休戰條約第五款規定萊因河左岸一帶應由聯軍暫時占領，派兵駐防，該約簽字

後，卽時實行，現在這駐防地分三個區域。第一，法比軍共同駐防地，以邁陽士爲中心。第二，美軍駐防地，以哥布列支爲中心。第三，英軍駐防地，以哥龍爲中心。這一帶都是德國工商業極繁盛的所在，如今變成軍事要衝，我們合當一遊。

十二日正午，由司脫拉士堡起行赴邁陽，我們到這些駐防地，立刻起幾種奇異的感想：第一件，並不見有什麼軍用票。第二件，並不見有什麼鐵路警察。第三件，並不見有什麼民政署。這些事在歐洲人眼裏，自是認爲固然。但我們將日俄戰爭時奉天一帶情形和現在青島濟南一帶情形比較起來，覺得我們那時還是中立國，好意借條路給人家走一走，那大軍所過，便有這種種把戲。此地乃戰勝國在戰敗國境內駐防，倒反這樣客氣，好像強權的適用，西方人和東方人還分些程度哩。

邁陽爲海色大公國首都，當德國革命時，各聯邦君長都亡命境外，惟這海色大公雖已退位，仍住市中作一良善市民，算是一個例外了。法軍總司令芒場將軍正回巴黎，他那副司令勒特將軍住在邁陽附近之威士巴頓。十三日約我們到那裏午飯，威

士巴頓是萊因河岸著名風景地，歇夏時各國人都往遊耍，號稱中歐的銷金窟。有威廉第二一所極壯麗的行宮，那守將便在宮內設宴，入席前先領著我們徧遊該宮，他自己住的便是皇后臥房，衾褥妝鏡，不移而具。勒特向我們一一指點，面上很現出幾分得意之色，像是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哩。我一路參觀，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覺得天道好還，實在可怕，這不是活畫出一位義和拳時候北京大內裏頭的瓦德西嗎？威廉追懷往事，不知何以爲情？

同席的有一位英國女軍官，終席議論滔滔不絕，大約說的都是女子當兵不讓男子這一派話，還說『軍隊快要解散，悶得慌，可惜再不能得這種壯快生活了。』我們正爲他是個女子，不好將他的話駁回，但覺得英雌氣味，有點不可嚮邇。男人吃了軍國主義的迷藥，已經把世界鬧到這種田地，還禁得起女人助興嗎？好在這種人也不過少數，不然，真算得人心世道之憂了。

我們飯後在威士巴頓山上公園遊覽一回，便回到邁陽。晚間法軍的參謀長在海

色大公故宮請宴，極力說萊因左岸一帶應該從德國分離，另設一個緩衝國，還說是本地方人民多半都願意。我想這自然是法國人一相情願的話，斷不會成爲事實。若說這一帶果然有設緩衝國的必要，恐怕是將亞洛兩州合併於現在之『聯軍萊因占領地』纔算公平哩。但緩衝國之議，現在已不成問題，且不說他罷。

十四日由邁陽赴哥龍，沿途所經，正是萊因河風景最勝處，這一帶當晚春初夏的時候，葡萄徧山徧谷，桃杏雜花相間，岸上的地，天上的雲，河裏的水，都是五色的。每天傍晚，有許多極壯麗雅潔的遊船，溯洄上下，真算得畫裏光陰，詩中國土。可惜我們來得不是時候，正當陰冬沈寂，周圍境界都像睡著，況是戰後瘡痍滿目，那裏還有人敢想到行樂？河上一條遊船也沒有了，只有些鯊魚式的煤船，倒還絡繹不絕，替這冷靜的河流做些點綴，兩岸上無數古堡，隔十里八里便看見一座，堡的式樣，種種不同，好像專做來替畫家布景，這些堡都是中古時代騎士貴族留下來的紀念，還有許多綠林豪傑，都曾拿來做他的窟穴，倘使能殼叫這些堡神各各背他自己的履歷，只怕每

一座堡都可以供給一部浪漫忒派小說的材料，我們如今都說他是黑暗時代的遺物了，但就這些堡神冷眼看來，現在比他們能够光明幾多呢？只怕要『待考』罷。還有一座日耳曼女神像，是德國統一後新近做來記功的，這十九世紀新體美術的女神像參在許多古香古色的舊堡中間，擺出個莊嚴神聖樣子，就像新出來的德意志皇帝統率著幾十位固有的聯邦君長，從容坐鎮，日耳曼女神，也算是兼領萊因河河神了。但現在的萊因河變成『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正不知這位女神獨立蒼茫，背地裏淌了多少眼淚哩。

哥龍是普魯士的大工業市，德國全國的大都會，除了柏林漢堡就數到他了。論起這地方，在軍事上本來不算重要地點，因為他和那永久中立的比利時接壤，能有什麼軍事作用呢？然而自開戰以來，哥龍實已成了軍事中心，德皇的大本營，有好幾次就駐紮此處。事後看來，乃知這裏的鐵路倉庫等項，無一不是祕密中作軍事預備，可見德人破比利時的中立，處心積慮，已非一日了。

哥龍車站之宏壯，號稱歐洲第一。五年以來，西戰場幾百萬兵，大半由此調動，如今也是德國和協約國交通孔道，站內設有英國軍官稽查護照處，非盤詰清楚，不能放行。市內大小各旅館，都由英司令部全數徵發，非經許可，不能投宿。我們這回來游，因為英法兩國政府都用半公式的招待，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便。後來我游德國，往返都經過此處。纔知道種種麻煩，竟是出人意外哩。這是後事，慢提。卻說我們早上九點多鐘便到哥龍，英軍司令部特地從遠處調得一位懂中國話的參謀官專司接待，替我們預定下游覽三日的日程，除各項參觀外，還專備一游船泛萊因河，可惜我們還要游法境北部戰場，那些地方，又是沒有火車可坐的，沿路按準日期一站一站的預備軍用汽車伺候，原定只在哥龍一日，程期不能變更了。當時因為和局未定，我們不知到底能否一游德國，很想在這裏稍多盤桓，領略德國風味，既已辦不到，只得窮一日之力，到處一游。他那有名的大橋，跨着萊因河，上開七條大路，中間行人，左右兩條馬車路，又左右兩條電車路，又左右兩條火車路。橋的兩端，樹著魯士歷代帝王四

尊銅像，其餘橋欄上彫刻無數，真算極天下之大觀了。他那有名的教堂，算是歐洲五大伽藍之一，是峨特式和文藝復興式調和的一種建築，真足耐人瞻仰讚歎。其他畫苑博物館之類，只得匆匆掛一個號，實在不能細觀了。我們還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是要買德國書，可惜關於戰事的書，坊間完全絕跡，其他新出書也不多，只得將哲學文學類的名著，隨便購些，託英司令部代為轉運，因為這點小事，晚間在司令部宴會席上，還起一番小小辯論。那英國司令官對於德國文學哲學很下些苛刻的批評呢？唉！因一時政治上的利害衝突，連學問上也生出偏好偏惡來，真是人類的普通弱點，好在這種現象總不能久罷了。司令部歡宴之後，跟着還有一個茶會，大小軍官咸集，款待極其殷勤，這是我對於英國政府應該極表謝忱的。

第二天早上，往游哥龍附近一個地方，名叫亞痕。這亞痕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沙里曼大帝的首都，還有那時候一座古寺，巋然尙存，便是大帝陵寢所在，所以我們特地一游。據說大帝遺骸，係用埃及木乃伊法洶製過，至今不朽，棺內藏寶物無算，其後經

兩次發掘。(第一次，九九七年日耳曼皇帝阿特三世，第二次，一六一五年腓力特列紅鬍帝)搬掠一空了，只賸遺骸在內，這回休戰退兵的時候，德人怕協約國要拿這有名的木乃伊去做博物館陳設品，所以事前就搬往柏林。我們看見的，只有一個連蓋揭開的空銅棺了，還有大帝加冕時所坐的石頭寶座，陳設在樓上，此外紀念物，多不可見了。

我們當這回大戰後來到這個地方，真有無限感慨，想起沙里曼大帝當時，戰勝回教國民，再建西羅馬帝國，他的版圖，北極北海，南臨地中海，將現在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瑞士的全部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北部，打成一片，儼然開出歐洲一統之局。他卻把國家當作私產一般處置，拿來分封三個兒子，以後德法意三國的分立，就從此起。雖說是各民族各有特性，合攏來誠非容易，但是倘使那時在一個政府統治之下，各民族接觸調和的機會甚多，各特性自然會化合成個通性。那麼，歐洲一千多年來的戰爭慘禍，總應該減省許多，或者人類全體的進步，遠在今日之上，也未可知哩。自從

沙里曼種下這禍根，一直鬧到如今，種種國際問題，不能解決，別的不用說，就是凡爾登、亞爾沙士、洛林和哥龍這些地方，德國人說是歷史上應歸德國，法國人說歷史上應歸法國。哥龍自十三世紀以來皆爲自由市，當一七九一年至一八一四年屬法國，就像春秋時代齊魯兩國，爭汶陽，爭濟西，爭了一百多年。若在今日拿中國人眼光看來，爭的算什麼一回事呢？卻是歐洲多少國境問題，差不多都是這類性質。這樣說來，沙里曼不是一個『始作俑者』嗎？我們游亞痕古寺時，和一位看守寺門的老婆子攀談，他說：『都是這位大帝不好，左討一個老婆，右討一個老婆，——沙里曼有后妃九人，——養出恁麼多兒子，分出恁麼多國，叫我們今日還是雞犬不寧。』我聽了這話，不覺『點頭道是者再。』

我們又重要入法境，視察比法戰地了。從此又沒有火車可坐，只得仍用三輛軍用汽車前行，所走的就是開戰時德軍侵入比法的那條大路，橫穿謨士河，經過比利時的納點市，進入法境。想起當時百萬輪蹄，氣吞一世的從此路前進，今日衰草斜陽，川

原無極，只是『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了。我們半日之內，由法入比，由比入法，走過三國境界，那國境上別無何等天然限域，只有一個記里木牌，權當標幟。我在車上默想，甚麼叫做國家，不過人類腦中無端幻出一條界線便了。楞嚴說得好：『同是菩提證發勞相，』爲這一條幻線，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將來世界大同後，回顧這種史蹟，只怕對於這時代的人類心理，有點難於索解哩。

我們沿着謨士河，漸漸入到法境。那道路實在破壞得不成樣子了，下午四點鐘前後，我們三輛汽車，壞了一輛，只得歸併著坐，再行一點多鐘，嚶呀！不好了，又壞了一輛了！修理半天，毫無辦法，天漸漸黑起來了，離前站還有好幾點鐘的路程，大家已經硬著心腸，預備在這路上露宿一宵了。好容易纔打聽得附近有個小地方，名叫池佛，那裏髣髴還有幾片破房子，只得拿那一輛未壞的車，分幾次運送投奔，到那裏居然有一家三等客棧，名叫白馬店的，很承他的情，替我們騰出兩三間屋子來，還蒸得一條鮮美的白魚，供應我們晚飯，我覺是生平未經嘗過的異味，到今日還牢牢記得哩。

白馬店住了一夜，明天汽車還是修理不出來，只得跑路到附近一個小車站，搭火車折往比利時京城，再由比京搭車逕返巴黎，剩下幾處戰地，只好待下次再行游歷了。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一 國際勞工規約之來歷

這回維爾賽條約，總算得世界上空前絕後之「非科學的」與「不論理的」一件公文。他的內容，實由三大部分湊成。（非組成）一部分是國際聯盟規約，一部分是國際勞工規約，一部分是對德講和條約。講和條約，卻插在那兩種中間，又添些在後頭。——原文共分十五章，第一章是聯盟規約，第二至第十二章是講和條約，第十三章是勞工規約，第十四十五章又是講和條約，——聚起全世界一千幾百位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嘔心絞腦的做了幾個月，卻做出恁麼一篇理路不清的文章來，真是咄咄怪事！但我們且不管許多，聯盟規約勞工規約兩篇文章沒有交白卷，總算這些專使老爺

們委員老爺們的功勞了。我們中國人對於國際聯盟問題，注意研究的漸漸多了，對於國際勞工問題，總覺得有些不關痛癢。其實這兩個問題，一樣的關係重大，這兩種規約，一樣的算是這回和會產生出來的大事業。所以我不怕諸君厭聽，要把這國際勞工規約的前因後果，詳細敘述一番。

我當批評這勞工規約之前，要先總挈幾句話，令讀者的觀念稍爲分明。我們須知這回勞工規約，只能算是社會政策的擴充畫一，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採擇推行。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要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改造方法，雖然種種不同，或主共產，或主集產，或主生產事業全部由能生產的人管理，或主參加一部分，或用極端急進手段，或用平和漸進手段。要之對於現在的經濟組織，認爲不合人道，要重新組織一番，這就是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政策呢？社會政策，是在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將那不公平之處，力圖救濟。救濟方法，或是從租稅上求負擔平均，或是保護勞工，不叫資本家虐待。雖然許多良法美意，卻與根本改造問題無涉。

這就是社會政策。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是屬於後一類的，不是屬於前一類的，我們認清界限，纔能够下確切的批評。

稍有常識的人，總該知道勞工問題是往後全世界第一大問題，這問題其實已經發生了將近百年了。其初鬧得最迫切的就只是英國，因為他是工業革命發祥地，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由他先成立，資本勞工兩階級，先由他那裏發生，他的工人受苦最深，自覺亦最早，所以八九十年前，已經發生這問題，其後這種經濟組織，漸漸輸入歐洲大陸，輸入美國，輸入日本，這問題自然也跟著輸入來了。起初還是各國各自的問題，其後交通日頻繁，一方面資本互相挹注，出品互相競爭，於是資產變成『國際化』，一方面勞工到處遷徙，彼此聯絡，互通聲氣，更有許多頭腦極冷的學者和心腸極熱的慈善家，都抱著抑強扶弱的精神，替他們奔走指導，於是勞工運動也變成『國際化』。一八四八年，德國的馬克思發表一篇共產主義宣言，內中有一句驚心動魄的話，說是『貧民無祖國』。他的意思，以為現在人類不應拿國籍來『縫斷』。

『只須拿階級來「橫切」以爲國籍國境的觀念，足以攪亂勞工團結，反將階級奮鬥的精神滅殺了。以爲『愛國』兩個字，不過資本家利用人類幼稚的感情，借來維持他們固有的勢力。這種話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勿論。要之是世界大同觀念一部分的發現，無論何人，總該承認哩。其後到一八六四年，便有叫做『國際勞工協會』的一個團體發生了，因於時機未熟，到一八七三年，這團體中道夭折。到一八八九年，有所謂『新國際協會』重建旗鼓，入到本世紀。（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這新協會開過三四回大會，對於國際政治問題，有許多堂堂正正的主張，內中有個『國際勞工法草案』經第二回大會滿場一致通過，就是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最初的藍本了。當戰爭中，兩造交戰國的勞工，雖然在戰場上各自『執干戈以衛社稷』，卻也曾好幾次在中立國會議，交換意見，對於和議問題，屢有表示。威爾遜的十四條，大半就是迎合他們的心理，力唱高調到休戰以後，各國中產階級的當局者，正在這邊着手開巴黎會議，一面各國社會黨，也在那邊着手開熊城（瑞士京城）會。

議，兩個會議調合的結果，便產出這『國際勞工規約』來。

我們要徹底明白這國際勞工規約的來歷和他的價值，須要放寬眼界，把議和前後的形勢觀察一回。原來大戰到第三年的時候，各國社會黨和勞工階級的平和運動，進行得一天比一天猛烈。除英國已經有勞工階級的代表列在閣員參與政局外，其餘法美意等國，都大為勞工所惱，很露出捉襟見肘的模樣。那德奧兩國不消說了，是借軍事失敗做個導火線，內部完全破裂，其實法意等國形勢，也和德奧差不很遠，就使那邊不鬧亂子，恐怕這邊的亂子也是逃不了。質而言之，這回大戰，總是勞工們拿出性命替資本家擋災。他們一旦覺悟過來，說我們不要自相殘殺了，資本家還有什麼辦法？這樣說來，平和動議，什有九是從勞工階級發出。這平和會議，能殼把勞工的意見撇在腦後嗎？和會開幕以後，形勢更日日變化，德國的斯巴達克團到處活動，全國差不多要變成『過激化』。匈牙利的貝拉庚過激政府，居然宣告成立，要聯合俄德奧作成個過激派國家的大同盟，和協約國再拼個你死我活，雖然沒有成功，已

經把和會中大人先生們嚇得在那裏發抖。他們起初對於俄國列寧政府，很是耀武揚威，差不多要滅此朝食，後來卻一步一步的軟下來。爲什麼呢？因爲過激派這個怪物，現在不是俄國的問題，漸漸變成協約國本身的問題了。不信嗎？你看！美國的I. W. W. 派——全名爲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他的歷史，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有篇文字說得很詳明，——好像生龍活虎一般在那裏活動，公然要歡迎勞農政府的代表。威爾遜政府要調兵彈壓，纔算勉強過去了。英國的礦丁，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以和政府決戰，鬧得勞特佐治一班政治家，駕着飛機，今日跑敦倫，明日回巴黎，真個是一夕數驚，疲於奔命。意大利從戰線撤回的兵士，結成大大的團體，佩帶特別徽章，橫行都市，政府從不敢正眼覷他。法相克列曼梭遇刺，兇手分明是過激派人，政府卻不敢聲張，只說他是有神經病。爲卓萊士一案，巴黎市民起一回大大的示威運動，沿路高叫『布爾維克萬歲』，滿城的警察，只好裝耳聾。（詳見第八篇）其餘各國各處大大小小的罷工，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

兩起，連我們遠東的新客，看慣了也認作家常茶飯了。咳！在這種形勢底下，那些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怎麼狼狽情形，也就不難想像。諸君若要問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成立的動機麼？我想清當革命沸騰的時候，急忙頒發那『立憲九年籌備案』和這回事正有點子相類。我請先行簡單總評幾句。『這規約，在資產階級方面，本來是不願意的，但已無可奈何，只得借來緩和形勢。在勞工階級方面看來，辦法是不徹底的，但時機未熟，只好得一步再進一步，樂得拿來做將來大革命的武器。兩造交讓，恰恰走到一共通點，這勞工規約便產生出來了。』

當批評這規約以前，還有熊城會議，不可不記。當正月月底二月初，這些代表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在大法國的大京城（巴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的開一個平和大會，正在鬧得頭紅臉脹的時候，那些代表無產階級的一羣小夥子，也在小瑞士國的小京城（熊城）隨隨便便的開一個社會黨大會。那邊有三十幾個國，一百多名的代表，卻是歐洲許多重要國家沒有在裏頭。這邊也有二十七個國，九十多名的代表，

卻是連俄德奧匈布別的中立國都有人參與，——我們大中華民國卻沒有參與，不知是不屑咧還是不配？——那邊大京城的大會議，像是戰勝國的私人，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倒是這邊小京城的小會議，卻網羅全世界各國，堂堂正正披肝瀝膽，替全世界討論平和問題。兩兩比較起來，煞是好笑！這個熊城會議討論的範圍，可也不小，如戰爭責任問題咧，賠償問題咧，國際聯盟草案咧，處分德國殖民地問題咧，新建國領土問題咧，俘虜問題咧，過激派承認問題咧，他們件件都議到。老實說一句，他們的議題，簡直和巴黎和會的議題同一個範圍了。卻是巴黎足足鬧了五個月，他們只輕輕的會談了五天。自二月三日開會，至二月八日閉會，什麼問題都議決了。內中最重要，就是國際勞工規約草案十五條，後來雖沒有全數採行，總算是最有力的一個私案，我這書限於篇幅，恕不詳述他的內容了，請專門研究勞工問題的人自己去參考罷。

二 勞工規約要點略評

今將評勞工規約，先將約文摘譯備考，國際勞工規約，本從國際聯盟孳生出來，聯

盟規約第二十三條云。

聯盟國願勉力爲男女及幼童在其自己國內及其在商工業關係所及之各國內，確取公正人道之勞動狀況而保持之，並爲此項目的起見，將設一必要之國際機關而共同維持之。

勞工規約全文，卽根據這一條而起，所以勞工規約，雖認爲聯盟規約之一部亦無不可，不過因事體太複雜，竟自『附庸蔚爲大國』了。

勞工規約，列在和約全文第十三章，從第三百八十七條起至四百二十七條止，共四十一條，內分兩段，第一段標題爲勞工機關，占了四十條，第二段標題爲一般原則，僅得一條，其中最緊要的，爲第一段之總冒及第二段之全文，譯錄如下：

第一段總冒云：

茲因國際聯盟，以建設世界和平爲目的，而欲求世界和平，必須以社會的公平爲基礎。

又因現行勞工制度，能使多數人民常在不公平且困苦及貧乏狀態之下，致社會不安，危及世界之平和諧協，此種情形，亟應改良，例如工作時間之規則，如每日每星期勞作時刻之最高限，如勞工供給之調

節，如失業之防止，如制定工資最低限務求足以維持相當之生活，如對於工人之有疾病者及因工作受傷者加以保護，如對於幼工女工之特別保護，如對於老年及廢疾者之扶養，如國外僑工利益之保障，如結社自由原則之承認，如職業教育專門教育之組織等。

又因各國中，如有對於上文所舉合於人道的勞工制度不加採用，則足爲他國從事改良之障礙。故締約各國爲正義人道且確保世界永久和平起見，協定如左：

第二段規定勞工制度一般原則，其文如下：

締約各國，因承認勞工身體上道德上知識上之幸福，實爲國際間之至要事項……雖各國氣候風俗及經濟上機會產業上慣例各有異同，勞工制度之嚴格統一，亦認爲難遽實現，但深信不能將勞工視同商品，故應有共通原則以爲規定勞工制度之根據，各宜斟酌其特別情形，所能行者勉力行之，茲將緊要不可缺之原則九條列舉如下：

(一) 前文業已聲明，不能認勞工爲一貨物或一商品。

(二) 雇主與工人，同有法律上之結社自由權。

(三)工資之最低額，須按照各地情形，以得維持其適當之生活程度爲標準。

(四)工作以一日八小時或一星期四十八小時爲限，有尙未實行此制者務懸此爲鵠而促成之。

(五)工人每星期至少須有二十四小時休息。

(六)禁止幼童工作，其青年勞工須特別制限，使不致妨害教育之廣續與身體之發達。

(七)男女爲同一價值之工作，當給以同一之工資。

(八)各國對於住在其國內之全般勞工者，應給予經濟上公平之待遇。

(九)保護勞工條例，宜特設監督制度以促其實施，並當允婦女參加監督。

以上兩段，爲本規約概括的精神所寄，實約中之最要點。簡單論之，則第一段總冒，說明爲什麼要有這國際勞工同盟。第二段規定加盟國應遵守之公共原則，至於同盟機關之組織，則有第一段底下四十條條文詳細規定，今不便全錄，僅撮其要點如左：

(一)凡加入國際聯盟之國，同時加入國際勞工同盟。

(二) 國際勞工同盟設兩機關。(甲) 勞工代表議會。(乙) 勞工理事會及國際勞工事務局。

(三) 勞工代表議會，每國派代表四名，內兩名由政府派出，餘兩名由資產階級勞工階級各選派其一。

(四) 勞工理事會，由二十四名理事組織之，內代表各政府者十二人，代表資產階級者代表勞工階級者各六人。

(五) 勞工事務局，受理理事會之指揮，處理諸務。

(六) 代表議會議決事項，加盟國有履行之義務，但有爭議，待訴諸國際聯盟之公斷法庭。

(七) 對於違反規約之國，施以經濟上之制裁，略如國際聯盟規約所定。

讀者諸君據上文所敘述，諒來對於國際勞工同盟已經得有明晰的概念了，如今請分段略為批評。

據第一段總冒所說，設立國際勞工同盟的動機，全在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聯盟之說，同一旨趣，這是怎麼講呢？因為世界和平破裂，不外兩途：一是縱裂，甲國和乙國的戰爭便是。一是橫裂，各國國內的爭亂便是。國際聯盟是防止縱裂的，國際勞工同

盟便是防止橫裂的。但依我看來，勞工規約防止橫裂的効力，恐怕比聯盟規約防止縱裂的効力還要薄弱些哩。爲甚麼呢？那約文不是說「世界和平要以社會的公平爲基礎」嗎？這句話誠然是一針見血，但社會怎麼樣纔算公平？卻是很難解答的一個問題。照約文所舉例，如工作時間之規定等類十幾件事，就資本階級的眼光看過去，總以爲是公平的了。我們旁觀的人，看慣了從前大不公平的狀況，也認這個爲比較的公平了。就勞工階級的眼光看過去，卻怎麼樣呢？所謂「贖餘價值」的一大部，依然是被資本家掠奪呀，生產機關，依然是被少數人壟斷呀，這樣說公平，算得是徹底的公平嗎？質而言之，本規約的根本精神，不外所謂「勞資調協主義」。這種主義，若是在二三十年前實行，或者可以把風潮平息得下去，今日却不是那回事了。他們勞工界的人，都抱着一種不受人憐的氣概，都說「你們把便宜占盡過後拿出殘湯剩水來救濟我們，我們可不屑哩」。所以大勢滔滔，總是往根本改造那條大路奔去，改造後就能公平嗎？誰也不敢說，但是不改造而說公平，他們是絕對的不承認了。

這回的勞工規約，全是在現行經濟組織之下，圖一個補偏救弊。簡單說一句，不過將各國原有之工場法咧，養老制度咧，保險制度咧，要他改訂得較為完善，而且希望各國都畫一施行，你說這樣子就可以把社會革命的形勢緩和下去嗎？過去現在厲行社會政策的國家也很不少，何嘗能彀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說這回各國爲防止過激派侵入起見，產出這國際勞工規約，也不過和前清籌備立憲抵制革命同一手段，怕沒有什麼良果，但釜底抽薪，總比揚湯止沸高一籌罷了。

改良勞工條件，原屬各國自己切身利益，那一國不改良，那一國便要吃虧。然則儘可以聽憑各國自動，何必定要聯合起來，立這互相狠狠的公共規約呢？我想這個有兩種動機。其一：是各國勞工者彼此互表同情，先進國的勞工者，雖然自己有點能力，能彀和資本家對抗，獲得較良的待遇，看着那後進國的同輩，呻吟憔悴，沒有一毫抵抗力，委實可憐。因此借這同盟的力量帶挈他們，叫他們有強大的後援，可以壯氣，這是好的動機。其二：還有一個不甚高明的動機，因爲勞工制度較好的國家，工作時刻

一定是短的，工資一定是高的，那麼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成本一定花得大。拿出來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和那工資低廉的國家所產品相競爭，一定要失敗。所以他們要拖別人下水，叫大家在同等境遇之下，彼此占不了便宜，這是各國政府當局對外保護國產的苦心作用。諸君莫說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規約裏頭，就有很確實的賊證。他說道：『各國中如有對於上文所舉合於人道的勞工制度不加採用，則足爲他國從事改良之障礙。』試想！他不採用隨他不採用，你改良隨你改良，誰又障礙得誰？障礙兩字的意思，因爲他不改良卻占了便宜，所以纔礙着我哩。諸君切勿說我過於深文，試看一年以來各國政治家說到財政經濟方針，那個不是以獎勵輸出爲第一義。打開窗子說亮話，就是對外競爭，擴充市場，想貨物銷得出去，就要價錢不比別人貴。想價錢不比別人貴，就要成本不比別人重，成本既沒法兒比別人減輕，只好想法兒叫別人也和我一樣。歐美的政治家，的確是苦心焦慮，從這裏着想，誰也瞞不了誰。平心而論，既已有國家這件東西，當國的人自然是各替本國打算盤，對於別

國廉價貨物的競爭設法防維，也屬題中應有之義。但這分明是一種國家主義，若夾在社會問題的旗下借來應用，未免有點挂羊頭賣狗肉了。

勞工同盟的本意，原是要把全世界勞工制度改良畫一，但結果又弄出個『除外例』來。約文云：『雖各國氣候風俗與夫經濟上機會工業上慣例，各有異同，勞工制度之嚴格統一，亦難急遽辦到。』這段話分明是有些國家想要臨陣脫逃，不好意思說不加盟，但加盟後卻要不受盟中拘束，結果卒至定出七個除外的國家來。一日本，二中國，三印度，四暹羅，五波斯，六南非洲，七古巴，哈哈！好笑！好笑！日本到處呈露頭角，無論大事小事，總要和英美法意占同等的地位，獨有這一件，卻降身辱志來和中國波斯等等一班倒霉的國家打夥，又不是有人排擠他，還是他自己力爭得來。他的代表在巴黎熊城兩次會議，都說日本有特別情形，要求那九個原則，十年內在日本暫不適用。哈哈！這總算日本保護國產政策上一種成功，卻是國際勞工同盟的本意越發不徹底了。

這樣說來，國際勞工規約，豈不是沒有什麼價值嗎？咳！不然不然。他那第四百二十七條所標的一般原則，雖不過寥寥數百字，實算得極神聖的一篇『新人權宣言』。他那九原則裏頭，實在有兩個根本原則：第一，是不能把勞工視同商品。第二，是承認勞工身體上道德上智能上之幸福增進爲國際間最重要事項。這兩個根本原則確立之後，各種制度的更革，自然有一個公共標鵠。現在未做到的，表示將來必要做到，各種學說各種政策雖然很紛歧，在這根本原則底下，總可以求出個共通建設的方。這根本原則，從前雖然由經濟學者和社會黨人大聲疾呼了許多年，至於把他裝入正式公文，由各國當局用國家意思來切實承認，實自本規約始。就這點看來，本規約將來歷史上價值，或者還在國際聯盟規約之上，也未可知哩。至於那各條分原則，都是歐美勞工界多年的宿題，本規約彙集起來，做一個小結束，恕不一一解釋了。

至於國際勞工同盟的機關組織，研究起來，也很有興味。他是國際聯盟事業中之一部分，他的機關，是國際聯盟轄屬的機關，何以見得呢？因爲組織勞工同盟的國家，

就是組織國際聯盟的國家，國際勞工事務局，就設在國際聯盟所在地。國際勞工爭議，就由國際聯盟法廷裁斷，可見勞工同盟，實在是由國際聯盟孳生出來的了。依我們的理想，國際聯盟政府，很應該設立幾部，這國際勞工事務局，就算是國際聯盟最初設立的行政部了。但這行政部的組織，有幾點很是特別的，應該注意。第一，勞工事務局長，表面上看，像是一部的總長，其實不過一位事務官，要受理事會的指揮。第二，理事會本部行政的主宰，正與通常各部的總長權限相當，但他卻是合議不是獨裁，二十四位理事中，各方面皆有代表，那理事或由任命或由選舉，性質極為複雜。第三，和這行政部對待的，還有一個立法部，就是勞工代表總會。勞工代表總會，是關於勞工政務的一個意思機關，和國際聯盟總議會立於對等地位，不過權限有廣狹普專之分，這種組織，和俄國某部分的蘇維埃制度有點相像。俄國內各地方之蘇維埃政府，有些於總蘇維埃之外，別設一部一部的蘇維埃。例如教育部有一個教育蘇維埃，在其上，農商部有一個農商蘇維埃在其上。我想這種組織是很好的，將來國際聯

盟政務擴充增設新部，大概都要用這組織，就是各國內部立法行政機關，也可仿這個意思重行改組，國會不過議決總方針，其餘各種實際問題，須別立各主管議會以決定之。我看各國政治，很有點傾向到這條路上，我們也要仿行的，這件事理論很複雜，將來當別著一篇專論他。現在因為研究這勞工同盟機關的組織，偶有觸發，縱筆論及，去題益遠，恕罪恕罪。

我敘述這勞工同盟，也費了一萬多字了。我想中國人對於這問題有興味的很多，可憐我們雖然算是加盟的一個國，全國人卻都是糊裏糊塗，始終並沒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去年十月在美國開第一次大會，我們也派代表參列了。人家是照着規約政府方面資產團體方面勞工團體方面各有代表，我們是在使館內派一兩位館員，三方面都算他代表了，咳！我們本來就沒有政府，沒有資產團體，沒有勞工團體，這也難怪。但是我國民須要知道啊！我國國內，雖然不配說有資本家，卻是外國資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們的死命。別國資勞兩階級是把國內的人民橫切成兩部分，一

部分是壓制者，一部分是被壓制者。我國現在和將來的形勢卻不是這樣，全國人都屬於被壓制的階級，那壓制的階級是誰？卻是外國資本公司，我們全國人所處的境遇，正是外國勞工階級所處的境遇。質而言之，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勞工階級裏頭的可憐蟲罷了。照這樣看來，這勞工問題，在歐美各國，不過國內一部分人的苦樂問題，在我們中國，卻是全個民族的存亡問題了。我們當這火燒上身的時候，還看着像事不關己，難道白白讓他燒死不成。咳！看人家受壓制的人，是怎麼樣的設法免除壓制救護自己，我們也趕緊學學，早打個主意纔對哩。

美術與科學

(四月十五日在北京美術學校講演)

稍為讀過西洋史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洋文化，是從文藝復興時代演進而來。現代文化根柢在那裏？不用我說，大家當然都知道是科學；然而文藝復興主要的任務和最大的貢獻，却是在美術。從表面看來，美術是情感的產物，科學是理性的產物，兩件

事很像不相容。爲什麼這位暖和和的阿特先生，會養出一位冷冰冰的賽因士兒子？其間因果關係，研究起來很有興味。

美術所以能產生科學，全從『真美合一』的觀念發生出來。他們覺得真卽是美，又覺得真纔是美，所以求美先從求真入手。文藝復興的太祖高皇帝雷安那德達溫奇——就是畫最有名的耶穌晚餐圖那個人，諒來諸君都知道了。達溫奇有幾件故事，很有趣而且很有價值：當時意大利某村鄉，新發見得希臘人彫刻的一尊溫尼士女神裸體像，舉國若狂的心醉其美，不久被基督教徒說是魔鬼，把他塗了臉鑿了眼睛，斷了手脚，丟在海裏去了。達溫奇和他幾位同志，悄悄的到處發掘，又掘着第二尊。有一晚，他們關起大門在那裏賞玩他們的新發見品，被基督教徒偵探着，一大羣人聲勢洶洶的破門而入，入進去看見達溫奇幹什麼呢？他拿一根軟條的尺子在那裏量那石像的尺寸部位，一雙眼對着那石像出神，簡直像沒有看見衆人一般，把衆人倒楞了。當時在場的人，有一位古典派美術家老輩梅爾拉，不以達溫奇的舉動爲然，告

訴他道：『美不是從計算產生出來的呀！』達溫奇要理不理的，許久才答道：『不錯；但我非知道我所要知的事情不肯干休。』有一回傍晚時候，天氣十分慘淡，有一位年高望重的天主教神父，當衆講演，說『世界末日快到了！基督立刻來審判我們了！趕緊懺悔啊！趕緊歸依啊！』說得肉飛神動，滿場聽衆受了激刺，哭咧，叫咧，打噤咧，磕頭咧，鬧得一團糟。達溫奇有位高足弟子也在場，也被羣衆情感的浪捲去，覺得自己跟着這位魔鬼先生學，真是罪人，也叫起『耶穌救命』來！猛回頭看見他先生却也在那邊！在那邊幹什麼呢？左手拿塊畫板，右手拿管筆，一雙眼釘在那位老而且醜的神父臉上，正在畫他呢！這兩件故事，諸君聽着好頑麼？諸君啊！不要單作好頑看待，須知這便是美術和科學交通的一條祕密隧道。諸君以爲達溫奇光是一位美術家嗎？不！不！他還是一位大科學家！近代的生物學，是他『筆路藍縷』的開闢出來；倘若生物學家有道統圖，要推他當先聖周公，達爾文不過先師孔子罷了。他又會造飛機，又會造鐵甲車船，現有他自己給米蘭公爵的書信爲證。諸君啊！你想當美術家嗎？你想知

道驚天動地的美術品怎樣出來嗎？請看達溫奇！

我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到美術科學相溝通的本題，現在請亮開來說罷。密斯忒·阿·特·密斯忒·賽因士，他們哥兒倆，有一位共同的娘，娘什麼名字？叫做密斯忒·奈渣，翻成中國語，叫做「自然夫人」。問美術的關鍵在那裏？限我只准拿一句話回答，我便毫不躊躇的答道：「觀察自然。」問科學的關鍵在那裏？限我只准拿一句話回答，我也毫不躊躇的答道：「觀察自然。」向來我們人類，雖然和「自然」耳鬢廝磨，但總是「魚相忘於江湖」的樣子；一直到文藝復興以後，纔算把這位積年老夥計認識了。認識過後，便一口咬住，不肯放鬆，硬要在他身上，還出我們下半世的榮華快樂哈哈！果然他老人家葫蘆裏法寶，被我們搜出來了！一件是美術，一件是科學。

認識自然，不是容易的事；第一件要你肯觀察，第二件還要你會觀察。粗心固然觀察不出，不能說子細便觀察得出；笨伯固然觀察不出，弄聰明有時越發觀察不出。觀察的條件，頭一樁，是要對於所觀察的對象有十二分興味，用全副精神注在他上頭。

像莊子講的承蜩丈人「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第二樁要取純客觀的態度，不許有絲毫主觀的偏見。攙在裏頭；若有一點，所觀察的便會走了樣子了。達溫奇還有一幅名畫叫做莫那利沙，莫那利沙就是達溫奇愛戀的美人，相傳畫那一點微笑，畫了四年。他自己說：雖然戀愛極熱，始終却是拿極冷酷的客觀態度去畫他。要而言之，熱心和冷腦相結合是創造第一流藝術品的主要條件；換個方面看來，豈不又是科學成立的主要條件嗎？

真正的藝術作品，最要緊的是描寫出事物的特性，然而特性各各不同，非經一番分析的觀察工夫，不可。莫泊三的先生教他作文，叫他看十個車夫，做十篇文章來寫他，每篇限一百字。晚餐圖裏頭的基督，何以確是基督，不是基督的門徒；十二門徒中，何以彼得確是彼得，不是約翰，約翰確是約翰，不是猶大，猶大確是猶大，不是非賣主的餘人？這種本領，全在同中觀異，從尋常人不會注意的地方，找出各人情感的特色。這種分析精神，不又是科學成立的主要成分嗎？

美術家的觀察，不但以周徧精密爲能事，最重要的是深刻。蘇東坡述文與可論畫竹的方法，說道：『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這幾句話，實能說出美術的祕鑰。美術家彫畫一種事物，總要在未動工以前，先把那件事物的整個實在體完全攝取，一攫攫住他的生命，霎時間和我的生命拼合爲一。這種境界，很含有神祕性，雖然可以說是在理性範圍以外；然而非用銳入的觀察法，一直透入深處，也斷斷不能得這種境界。這種銳入觀察法，也是促進科學的一種助力。

美術的任務，自然是在表情；但表情技能的應用，須有規律的組織，令各部分互相照應。相傳五代時蜀主孟昶藏一幅吳道子畫鍾馗，左手捉一個鬼，用右手第二指挖那鬼的眼睛；孟昶拿來給當時大畫家黃筌看，說道：若用拇指，似更有力，請黃筌改正他；黃筌把畫帶回家去，廢寢忘餐的看了幾日，到底另畫一本進呈；孟昶問他爲什麼不改；黃筌答道：『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都在第二指，不在拇指，若把他改，便不成』

一件東西了；我這別本，一身氣力，却都在拇指。』吳黃兩幅畫，可惜現在都失傳，不能拿來比勘；但黃筌這番話，真是精到之極；我們看歐洲的名畫名彫，也常常領略得一二。試想畫一個人，何以能全身氣力，都趕到一個指頭上，何以內行的人，一看便看得出來？那別部分的配置照應，當然有很嚴正的理法藏在裏頭，非有極明晰極緻密的科學頭腦，恐怕畫也畫不成，看也看不到。這又是美術和科學不能分離的證據。

現在國內有志學問的人，都知道科學之重要，不能不說是學界極好的新氣象。但還有一種誤解，應該匡正：一般人總以為研究科學，必要先有一個極大的化驗室，各種儀器具備，纔能着手。化驗室儀器，為研究科學最利便的工具，自無待言；但以為這種設備沒有完成以前，就絕對的不能研究科學，那可大錯了。須知儀器是科學的產物，科學不是儀器的產物。若說沒有儀器便沒有科學，試想歐洲沒有儀器以前，科學怎麼會跳出來？即如達溫奇的時代，可有什麼儀器呀？何以他能成為科學家不祧之祖？須知科學最大能事，不外善用你的五官和腦筋；五官腦筋，便是最複雜最靈妙的。

儀器。老實說一句：科學根本精神，全在養成觀察力。養成觀察力的法門，雖然很多；我想，沒有比美術再直捷了。因為美術家所以成功，全在觀察。『自然之美；』怎麼纔能看得出自然之美，最要緊是觀察。『自然之真。』能觀察自然之真，不惟美術出來，連科學也出來了。所以美術可以算得科學的全鎖匙。

我對於美術科學都是門外漢，論理很不該饒舌。但我從歷史上看來，覺得這兩樁事確有『相得益彰』的作用。貴校是唯一的國立美術學校，他的任務，不但在養成校內一時的美術人才；還要把美育的基礎，築造得鞏固；把美育的效率，發揮得加大。校中職教員學生諸君，既負此絕大責任，那麼，目前的修養和將來的傳述，都要從遠者大者着想。我希望諸君，常常提起精神，把自己的觀察力養得十分緻密，十分犀利，十分深刻，並把自己體驗得來的觀察方法，傳與其人，令一般人都能領會都能應用。孟子說：『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遵用好的方法，能否便成一位大藝術家，這是屬於『巧』的方面，要看各人的天才。就美術教育的任務說，最要緊是給被教育的

人一個『規矩』像中國舊話說的『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那麼，任憑各人亂碰上去也罷了，何必立這學校？若是拿幾幅標本畫臨摹臨摹，便算畢業，那麼一個畫匠優爲之，又何必藉國家之力呢？我想國立美術學校的精神旨趣，當然不是如此。是要替美術界開闢出一條可以人人共由之路，而且令美術和別的學問可以相溝通相溶發。我希望中國將來有『科學化的美術』有『美術化的科學』我這種希望的實現，就靠貴校諸君。

評非宗教同盟

（四月十日在直隸教育聯合研究會講演）

一

一月以來，因基督教同盟在北京開會的反動，引起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我認爲是一種好氣象。爲甚麼說他好呢？凡向來不成問題的事情，忽然成了問題，是國民思想活躍的表徵，所以好。一個問題到跟前，便有一部分人打着鮮明旗幟，激刺刺的運動，

是國民氣力昂進的表徵，所以好。要而言之，凡一切有主張的公開運動，無論他所主張和我相同或相反，我總認他的本質是好。

凡從事於公開運動的人，有一個原則必要遵守。那原則是：『一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拋棄；一面容許旁面或對面有別的主張，不肯壓迫。』爲什麼必須如此？因爲凡一個問題總有多方面，又正惟有多方面纔成問題。我從這方面看，有這樣的主張，你從那方面看，有那樣的主張，於是乎問題成立。若只許有甲方面的主張，不許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張，那麼結果還是『不成問題』。四個大字完事。德謨。克拉。西。精。神。存在與不存在，所爭就在這一點。我想非宗教運動從怎麼起呢？爲的是現在所謂『教會的宗教』，只許有片面的主張，在他主張範圍內，總是擺出那副『不成問題』的面孔來，所以要『非』他。那麼，主張非宗教的人，自然和他相反；必定要連那『非宗教』乃至『非非宗教』的各種主張，都一視同仁的拿研究問題的態度歡迎他，那精神纔算貫徹。我承認國中，加入非宗教運動的人都應該有這種精神，在這

個前提底下，很願意提出我的主張，對他們作一回『問題的』討論。

二

對於『非宗教』的問題表示贊否以前，有一個最要緊的先決問題，『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所下的定義不知多少；我不是宗教學專門家，沒有批評他們的學力，更不敢說我所下的定義一定對。依我所見到的，只能說：

『宗教是各個人信仰的對象』

這句話很籠統，要稍爲下一番解釋：

1 對象。對象有種種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義，或事情。只要爲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對象。

2 信仰。信仰有兩種特徵：第一，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爲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爲別的犧牲信仰。

3 各個人。信仰是一個一個人不同的，雖夫婦父子之間，也不能相喻。因爲不

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強。

照這樣解釋，我所認的宗教範圍，大略可見了。總而言之，從最下等的崇拜無生物崇拜動物起，直登最高等的如一神論無神論，都是宗教。他們信仰的對象，或屬『非人』，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等；或屬『超人』，如上帝天堂淨土等等；或屬『人』，如呂祖關公摩訶末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等。不惟如此，凡對於一種主義有絕對信仰，那主義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現在歐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馬克思教徒』；前清末年信奉排滿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排滿教徒』；因為他們的對於這個主義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凡對於一件事情有絕對信仰，那事情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趙氏遺孤，可以說是程嬰杵白的信仰對象；睢陽城可以說是張巡許遠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任憑一個人都可以做別人的信仰對象；例如海島五百人，拿田橫做他們的信仰對象；朱祖文顏

佩韋等，拿周順昌做他們的信仰對象；乃至老親是孝子的信仰對象，弱子是慈母的信仰對象，情郎是淑女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個人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說到這裏，還是把信仰的特徵，鄭重聲明一下。我剛纔說過：『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倘若有人利用一種信仰的招牌來達他別種目的，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有信仰。例如羅馬城外土窟裏頭許多被烟薰死的基督教徒，我們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彼得寺裏頭許多窮侈極麗的教皇墳，那墳中人我們絕對的不承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因為他們完全是靠基督的肉做麵包，靠基督的血做紅酒，和這個同類的，像滿街的和尙，我們不承認他對於佛教有信仰；喫孔教會飯的人，我們不承認他對於孔子有信仰；天天上呂祖濟公乩壇，求什麼妻財子祿的人，我們姑且不必問他們的信仰對象為高為下，根本就不能承認他們是有信仰。亦如靠幾句剩餘價值論當口頭禪出鋒頭的人，我們不能認他對於馬克思有信仰；蕩婦和狎客山盟海誓，我們

不能認他們相互間有信仰。我所謂宗教，是要把一類「非信仰的」淘汰去了，赤裸裸的來研究信仰的本質。

三

我在這種宗教定義底下，要試一試，研究宗教這樣東西到底是好是壞？非宗教的生活，到底可能不可能？

宗。教。這。樣。東。西，完。全。是。情。感。的。情。感。這。樣。東。西，含。有。秘。密。性，想。要。用。理。性。來。解。剖。他，是。不。可。能。的。凡。有。信。仰。的。人，對。於。他。所。信。仰。的。事，總。含。有。幾。分。獸。氣，自。己。已。經。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發。莫。名。其。妙。你。要。把。他。的。信。仰。對。象，和。他。條。分。縷。晰。的。說。『這。裏。不。對。那。裏。不。對，』除。非。他。已。經。把。他。信。仰。拋。棄，不。然，任。憑。你。說。到。唇。焦。舌。敝，也。是。無。用。因。為。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俗。語。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譬。如。有。個。男。子。愛。戀。一。個。醜。女。子，你。和。他。用。理。性。來。解。剖。說：『如。何。如。何。纔。算。得。美。人。的。標。準，你。所。愛。戀。的。人。如。何。如。何。的。不。對，』這。種。話，說。一。萬。遍。也。無。用，因。為。他。和。你。

不。同。一。個。世。界。你。拿。萬。人。一。律。的。眼。睛。歸。納。得。一。個。客。觀。上。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他。的。眼。睛。却。是。排。行。在。第。一。萬。零。一。你。歸。納。出。來。的。標。準。他。完。全。不。適。用。凡。帶。有。宗。教。性。的。人。帶。有。宗。教。性。的。事。多。半。如。此。從。科。學。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很。是。可。憐；客。觀。的。事。理。明。明。是。如。此。爲。什。麼。經。過。你。的。主。觀。就。會。變。了。樣？你。這。個。人。不。是。發。狂。一。定。是。有。病。不。惟。可。憐。而。且。危。險。而。且。有。害：分。明。用。數。學。算。得。出。用。幾。何。畫。得。出。用。玻。璃。瓶。化。驗。得。出。的。事。理。你。却。不。懂。你。却。憑。你。那。盲。目。的。情。感。橫。衝。直。撞；倘。若。個。個。人。都。如。此。這。世。界。如。何。是。了！從。這。方。面。看。來。可。以。說。宗。教。是。一。件。極。幼。稚。極。野。蠻。極。不。合。理。極。妨。害。進。步。極。破。壞。規。律。的。東。西。我。們。應。該。極。力。撲。滅。他。

從。別。方。面。看。來。却。完。全。不。是。怎。麼。一。回。事。宇。宙。間。是。否。有。絕。對。的。眞。理。我。們。越。發。研。究。越。發。懷。疑。卽。如。方。纔。所。說。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偏。有。第。一。萬。零。一。個。人。不。肯。承。認。何。以。見。得。那。一。萬。個。人。一。定。是。這。一。個。人。一。定。非？你。說。人。類。要。做。合。理。的。生。活。我。就。要。先。問。你。什。麼。才。算。合。理？『理』。是。那。一。門。的。學。者。所。能。包。辦？你。說。憑。效。率。來。判。斷。我。就。

先要問量效率的尺在那裏？從什麼地方產出？老實說：人生不是這樣呆板的；人生不過無量數的個人，各各從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裏動，所好所安，就是各個人從感情發出來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誰合理，誰不合理，那樣有效率，那樣沒有效率，絕不是拿算學的式，物理學的眼光所能判斷。周順昌算得一個多大人物，朱文拿他一期的生活都送給他，值得嗎？依我個人看，很值得，而且很是明朝人的光彩。屈原這個人真猷極了，楚懷王不信你的話，有什麼要緊？就氣成那個樣子，自己去尋死？須知：世界上不是這種猷子，再不會創造出離騷九歌九章這等好文學來。保羅倒釘十字架，有什麼益處？還不是替後來的基督教徒做幌子，令他們多賣幾張贖罪券？但倘若沒有保羅這一班人，一部西洋中世史可都冷落了。盧騷的民約論，馬克思的價值論，後人批評指摘出他們的缺點，不知多少；倘若歐洲人個個都有這種圓滿細密的批評，頭腦那麼，人權宣言，勞農政府，永世不會出現了。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從一般不堪其憂的『人』看來，這還有什麼可樂？

何不和那『富於周公』的季氏，主張物質上享用均等，然而非這樣便不成其爲顏回了。須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對於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既已尊重情感嗎？老實不客氣，情感結晶，便是宗教。一個人做按部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若是發心着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那時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僕的地位；情感燒到白熱度，事業纔會做出來；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多歸納幾下，多演繹幾下，那麼只好不做罷了。人類所以進化，就只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這種白熱度情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有人說：『宗教的起源，因爲人類承認自己脆弱；因爲恐怖時候，用來做倚靠；絕望時候，用來做安慰。』我想，下等宗教，或者是如此，高等宗教，決不是如此；受用宗教的

人，或者是如此，宗教的本質，決不是如此。這類話，全是從消極方面看。宗教，宗教的作，用，却完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

說到這裏，可以提出我對於『非宗教』贊否的結論了。我對於那些靠基督肉當麵包靠基督血當紅酒的人，對於那些靠釋迦牟尼化緣的人，對於那些喫孔教會飯的人，對於那些膜拜呂祖濟顛的人，都深惡痛絕，從這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我是個非宗教者。雖然，我本來不承認那些鬼頭鬼腦的行動是宗教行動，我只認他們是宗教的蝨賊；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爲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

四

我是個非非宗教者，然而對於非宗教的運動，却表十分敬意，爲什麼呢？因爲非宗教運動，便是宗教。我剛纔說信仰對象的時候，認主義爲信仰對象之一種；『非宗教』是個主義，在這個主義旗幟底下開始運動，是表明他們對於這個主義信仰到白。

熱度；他那精神作用和我所謂宗教無二無別。我既已認宗教是神聖，所以對於這種『非宗教的宗教』當然也認他是神聖。

然則這回我們國裏頭的非宗教大同盟怎麼樣呢？我對於這件事，現時還不敢下判斷；但我可以先懸一個判斷的標準：他果然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敬重他；他若不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不敬重他。兩種的分別在那裏呢？假如他們並不是拿非宗教主義做目的，乃是拿來做達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就不是『非宗教的宗教』。假如他們並未嘗對於這主義有什麼熱烈的信仰，不過趁熱鬧隨聲附和一回，越發不是『非宗教的宗教』。我希望這回主持非宗教運動的人，不是如此。

有幾句枝葉的話，我還要說說；我覺得這回各處非宗教同盟團體發出來的電報，那態度有點不對。爲的是客氣太勝，把懇切嚴正的精神，倒反掩沒了。我以為許多『滅此朝食』『剷除惡魔』一類話，無益於事實，徒暴露國民虛憍的弱點，失天下人的同情。至於對於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的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我希望

非宗教運動諸君，對於這兩點，有一番切實的反省。

我轉個方面，向基督教徒說幾句話：我希望他們因這次運動喚起一種反省。他們在中國辦教育事業，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個人的信仰神聖，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來做善惡的標準。他們若打算替人類社會教育一部分人，我認他們爲神聖的宗教行動；若打算替自己所屬的教會造就些徒子徒孫，我說他先自污蔑了宗教兩個字。

我最後還對於非宗教同盟會中人有一種積極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是我們都該分擔責任的：既在瀰漫國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纔說的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麼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實在猖獗得很，他的勢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幾十倍；他的毒善，是經過各個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我們全國多數人在這種信仰狀態底下，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教徒爭是非。我希望持非宗教主義的人，急其所急，先從這方面下一番討伐的苦功，庶幾不至貽基督教徒以口實。

啊！

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爲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復辟派的首領，洪憲派首領革命派首領鬚匪首領可以聚攏在一齊幹事；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是確立信仰。信仰怎麼樣才能確立呢？我再覆述前頭一句話：『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

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

（四月十日在直隸教育聯合研究會講演）

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甚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裏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嚴格的可以說沒有一件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面失敗一面做；因為我不但在成功裏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裏頭也感覺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活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為我每天的活動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的消耗而有餘。

趣味的反面，是乾癟，是蕭索。晉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鬱鬱不樂，指着院子裏頭的大槐樹嘆氣，說道：『此樹娑娑，生意盡矣。』一棵新栽的樹，欣欣向榮，何等可愛！到了之後，表面上雖然很娑娑，骨子裏生意已盡，算是這一期的生活完結了。殷仲文這兩句話，是用很好的文學技能，表出那種頹唐落寞的情緒。我以為這種情緒，是再壞

沒有的了；無論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倘若被這種情緒侵入瀰漫，這個人或這個社會算是完了，再不會有長進。何止沒長進？什麼壞事，都要從此產育出來。總而言之，趣味是活動的源泉，趣味乾竭，活動便跟着停止。好像機器房裏沒有燃料，發不出蒸汽來，任憑你多大的機器，總要停擺。停擺過後，機器還要生鏽，產生許多毒害的物質哩！人類若到把趣味喪失掉的時候，老實說，便是生活得不耐煩，那人雖然勉強留在世間，也不過行尸走肉。倘若全個社會如此，那社會便是癆病的社會，早已被醫生宣告死刑。

二

「趣味教育」這個名詞，並不是我所創造，近代歐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但他們還是拿趣味當手段，我想進一步，拿趣味當目的，請簡單說一說我的意見：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趣味喪掉，生活便成了無意義，這是不錯。但趣味的性質，不見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賭，何嘗不是趣味？但從教育的眼光看來，這種趣味

的性質，當然是不好。所謂好不好，並不必拿嚴酷的道德論做標準；既已主張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貫徹，倘若以有趣始，以沒趣終，那麼趣味主義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說新語記一段故事：『祖約性好錢，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量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簍，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詣孚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意甚閑暢；於是優劣始分。』這段話，很可以作為選擇趣味的標準。凡一種趣味事項，倘或是要瞞人的，或是拿別人的苦痛換自己的快樂，或是快樂和煩惱相間的，這等統名為下等趣味。嚴格說起來，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體；因為認這類事當趣味的人，常常遇着敗興，而且結果必至於俗語說的『沒興一齊來』而後已，所以我們講趣味主義的人，絕不承認此等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濃的，成天價亂碰亂逆；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們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學生在學校裏頭找不出趣味，然而他們的趣味是壓不住的，自然會從校課以外乃至校課反

對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結果，他們的趣味是不能貫徹的，整個變成沒趣的人。生完事。我們主張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兒童或青年趣味正濃而方向未決定的時候，給他們一種可以終身受用的趣味。這種教育辦得圓滿，能毅令全社會整個永久是有趣味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麼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決了。教育家無論多大能力，總不能把某種學問教通了。學生只能令受教的學生當着某種學問的趣味，或者學生對於某種學問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業，從積極方面說，全在喚起趣味；從消極方面說，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殘趣味。摧殘趣味有幾條路：頭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師把課本裏頭的東西叫學生強記；好像嚼飯給小孩子喫，那飯已經是一點兒滋味沒有了；還要叫他照樣的嚼幾口，仍舊吐出來看；那麼，假令我是個小孩子，當然會認喫飯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這種教育法，從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現在學校裏形式雖變，精神却還是大同小異，這樣教下去，只怕永遠教不出人才。

來。第二件是課目太多；爲培養常識起見，學堂課目固然不能太少；爲恢復疲勞起見，每日的課目固然不能不參錯掉換。但這種理論，只能爲程度的適用；若用得過分，毛病便會發生。趣味的性質，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總要時間和精力比較的集中纔可。若在一個時期內，同時做十來種的功課，走馬看花，應接不暇，初時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結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養成。那麼，教育效率，可以等於零；爲什麼呢？因爲受教育受了好些時，件件都是在大門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發生關係，這教育不是白費嗎？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項當手段；從前我們學入股，大家有句通行話說他是敲門磚，門敲開了，自然把磚也拋却，再不會有人和那塊磚頭發生起戀愛來。我們若是拿學問當作敲門磚看待，斷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們爲什麼學數學，因爲數學有趣，所以學數學；爲什麼學歷史，因爲歷史有趣，所以學歷史；爲什麼學畫畫，學打毬，因爲畫畫有趣，打毬有趣，所以學畫畫，學打毬。人生的狀態，本來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選擇他趣味最濃的事項做職業，自

然一切勞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勞作越發有趣。反過來，若是學法政用來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麼樣呢？學經濟用來做發財的手段，財發不成怎麼樣呢？結果必至於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緊教學生知到是爲學問而學問，爲活動而活動；所有學問，所有活動，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學生能領會得這個見解，他的趣味自然終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說，是我主張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麼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應該以教育爲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說了。一個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覺有趣味，我勸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職業，便要認真享樂，不辜負了這裏頭的妙味。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那第三種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說教育家比皇帝還要快樂。他這話絕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氣，實

際情形，確是如此。我常想，我們對於自然界的趣味，莫過於種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風月等等，雖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沒有特殊密切的關係，他的美妙處，我有時便領略不出；我自己手種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簡直併合爲一；所以我對着他，有說不出來的無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敗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預料；獨有種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還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進步。教育事業正和種花一樣：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生命是併合爲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語說的『一分錢一分貨』，絲毫不會枉費；所以我們要選擇趣味最真而最長的職業，再沒有別樣比得上教育。

現在的中國，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沒有那件說起來不令人頭痛；但回到我們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條光明大路，擺在我們前面。從前國家託命，靠一個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許多政論家——像賈長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國家託命是在人民，現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將來的人民；現在學校裏的兒童青年，個個都是一

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據我看：我們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於春秋，典學光明。」這些當太傅的，只要一鞠躬盡瘁，「好生把他培養出來，不愁不眼見中興大業。」所以別方面的趣味，或者難得保持，因為到處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興頭打斷；教育家却全然不受這種限制。

教育家還有一種特別便宜的事，因為「教學相長」的關係，教人和自己研究學問，是分離不開的：自己對於自己所好的學問，能有機會終身研究，是人生最快樂的事，這種快樂，也是絕對自由，一點不受惡社會的限制。做別的職業的人，雖然未嘗不可以研究學問，但學問總成了副業了；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學問，兩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別的職業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兩重趣味。

孔子屢屢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門生讚美他說：『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二個人誰也不學，誰也不誨人，所難者確在不厭不倦。問他爲什麼能不厭不倦呢？只是領略得個中趣味，當然不能自己。你想：一面學，一面誨人，人也教得進步了，自己

所好的學問也進步了，天下還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嗎？人生在世數十年，終不能一刻不活動，別的活動，都不免常常陷在煩惱裏頭，獨有好學和好誨人，真是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這裏得了趣味，還會厭嗎？還會倦嗎？孔子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從教育的可好可樂之點，切實體驗，那麼，不惟諸君本身得無限受用，我們全教育界也增加許多活氣了。

學問之趣味

（八月六日在東南大學爲暑期學校學員講演）

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啓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賸下僅有個○了。我以爲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着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中國人見面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近來作何消遣？」這句話我聽着便討厭。話裏

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有法子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為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

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他是好的。但怎麼樣纔算「趣味」？不能不下一個注腳。我說：『凡一件事做下去，不會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結果的，這件事便可以為趣味的。主體。』賭錢趣味嗎？輸了怎麼樣？吃酒趣味嗎？病了怎麼樣？做官趣味嗎？沒有官做的時候怎麼樣？……諸如此類，雖然在短時間內像有趣味，結果會鬧到俗語說的『沒趣一齊來』。所以我門不能承認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質，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所以能為趣味之主體者，莫如下列的幾項：一，勞作；二，遊戲；三，藝術；四，學問。諸君聽我這段話，切勿誤會以為我用道德觀念來選擇趣味。我不問德不德，只問趣不趣。我並

不是因爲賭錢不道德纔排斥賭錢，因爲賭錢的本質會鬧到沒趣，鬧到沒趣便破壞了我的趣味主義，所以排斥賭錢，我並不是因爲學問是道德纔提倡學問，因爲學問的本質能殼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合於我的趣味主義條件，所以提倡學問。

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未曾領略得到時，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你。佛典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問我這水怎樣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辭說盡，也形容不出給你聽，除非你親自啜一口。我這題目——學問之趣味，並不是要說學問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會嘗得着學問的趣味。

諸君要嘗學問的趣味嗎？據我所經歷過的有下列幾條路應走：

第一，『無所爲』（爲讀去聲）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無所爲而爲」。凡有所爲而爲的事，都是以別一件事爲目的而以這件事爲手段；爲達目的起見勉強用手段，目的達到時，手段便拋卻。例如學生爲畢業證書而做學問，著作家爲版權而做

學問，這種做法，便是以學問爲手段，便是有所爲。有所爲雖然有時也可以爲引起趣味的一種方便，但到趣味真發生時，必定要和「所爲者」脫離關係。你問我『爲什麼做學問？』我便答道：『不爲什麼。』再問，我便答道：『爲學問而學問；』或者答道：『爲我的趣味。』諸君切勿以爲我這些話掉弄虛機；人類合理的生活本來如此。小孩子爲什麼遊戲？爲遊戲而遊戲；人爲什麼生活，爲生活而生活。爲遊戲而遊戲，遊戲便有趣；爲體操分數而遊戲，遊戲便無趣。

第二，不息：『鴉片煙怎樣會上癮？』天天喫。『上癮』這兩個字，和「天天」這兩個字是離不開的。凡人類的本能，只要那部分閣久了不用，他便會麻木會生銹。十年不跑路，兩條腿一定會廢了；每天跑一點鐘，跑上幾個月，一天不得跑時，腿便發癢。人類爲理性的動物，『學問慾』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種；只怕你出了學校便和學問告辭，把所有經管學問的器官一齊打落冷宮，把學問的胃弄壞了，便山珍海錯擺在面前，也不願意動筷子。諸君啊！諸君倘若現在從事教育事業或將來想從事教育事業，

自然沒有問題，很多機會來培養你學問胃口。若是做別的職業呢？我勸你每日除本業正當勞作之外，最少總要騰出一點鐘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一點鐘那裏不消耗了？千萬別要錯過，鬧成「學問胃弱」的證候，白白自己剝奪了一種人類應享之特權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總是慢慢的來，越引越多；像到喫甘蔗，越往下纔越得好處。假如你雖然每天定有一點鐘做學問，但不過拿來消遣消遣，不帶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來。或者今天研究這樣，明天研究那樣，趣味還是引不起來。趣味總是藏在深處，你想得着，便要入去。這個門穿一穿，那個窗戶張一張，再不會看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纔說：『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嗜好兩個字很重要。緊。一個人受過相當的教育之後，無論如何，總有一兩門學問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經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預備的。請你就選定一門作爲終身正業。（指從事學者生活的人說）或作爲本業勞作以外的副業。（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說）不

怕範圍窄，越窄越便於聚精神；不怕問題難，越難越便於鼓勇氣。你只要肯一層一層的往裏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電，越磨擦越出。前兩段所說，是靠我本身和學問本身相磨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時會停擺，發電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賴別人幫助。一個人總要有幾位共事的朋友，同時還要有幾位共學的朋友，用來扶持我的職業；共學的朋友和共頑的朋友同一性質，都是用來磨擦我的趣味。這類朋友，能鼓和我同嗜好一種學問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打夥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塊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覺把彼此趣味都磨擦出來了。得着一兩位這種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斷不會找不出來。

我說的這四件事，雖然像是老生常談，但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曾會這樣做！世上人多麼可憐啊！有這種不假外求不會蝕本不會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沒有幾個

人肯來享受！古書說的故事『野人獻曝』我是嘗冬天晒太陽的滋味嘗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獨享，特地恭恭敬敬的來告訴諸君。諸君或者會欣然採納吧？但我還有一句話：太陽雖好，總要諸君親自去晒，旁人卻替你晒不來。

敬業與樂業

（八月十四日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講演）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

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游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

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為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為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為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為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為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

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痾癭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

我做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啣着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上，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腳。若果如他們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實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我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歎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着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

還不是一樣的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嘸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閑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游民，終日閑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纔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纏着眉頭哭喪着臉做去，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得快樂，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的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樂。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游思妄想杜絕了，省却無

限閑煩惱。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卽是責任心，樂業。卽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總該如此；我盼望諸君和我同一受用。

什麼是文化

（爲南京金陵大學
第一中學講演）

『什麼是文化？』這箇定義真是不容易下。因爲這類抽象名詞，都是各家學者各從其所抽之象而異其概念，所以往往發生聚訟。何況『文化』這箇概念，原是很晚出的，從翁特和立卡兒特 Wandt Rickert 以後，纔算成立，他的定義，只怕還沒有討

論到徹底哩。我現在也不必徵引辨駁別家學說，逕提出我的定義來。是：

『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

『共業』兩箇字，用的是佛家術語。『業』是什麼呢？我們所有一切身心活動，都是一剎那一剎那的飛奔過去，隨起隨滅，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動一次，他的魂影便永遠留在宇宙間，不能磨滅。勉強找箇比方，就像一箇老宜興茶壺，多泡一次茶，那壺的內容便生一次變化。茶喫完了，茶葉倒去了，洗得乾乾淨淨，表面上看來什麼也沒有；然而茶的『精』漬在壺內，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漬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便好。茶之隨泡隨倒隨洗，便是活動的起滅；漬下的茶精便是業。茶精是日漬日多，永遠不會消失的，除非將壺打碎，這叫做業力不滅的公例。在這種不滅的業力裏頭，有一部分我們叫他做『文化』。這個比方，自然不能確切，因為拿死的茶壺似的做引線罷了。找個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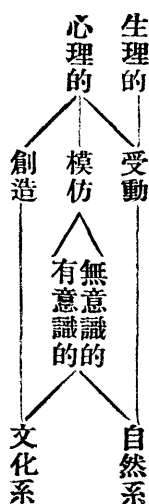
茶壺是死的，呆的，各歸各的，這箇壺漬下的茶精，不能通到那箇壺。人類不然，活的，

整簡的，相通的。一箇人的活動，勢必影響到別人；而且跑得像電子一般快，立刻波盪到他所屬的社會乃至人類全體。活動流下來的魂影，本人漬得最深，大部分遺傳到他的今生他生或他的子孫，永不磨滅，是之謂『別業』。還有一部分，像細霧一般，霏灑在他所屬的社會乃至全宇宙，也是永不磨滅，是之謂『共業』。又叫做業力周徧的公例。文化是共業範圍內的東西，因為通不到旁人的『別業』，便與組織文化的網子無關了。但還有一點應當注意：共業是實在的，整簡的。雖然可以說是由許多別業融化而成，但決不是把許多別業加起來湊成。

文化是共業之一部；但共業之全部並非都是文化。文化非文化，當以有無價值爲斷。然則價值又是什麼呢？凡事物之『自然而然而如此』或『不能不如此』者，則無價值之可評；卽評，也是白評。可以如此可以不如此，而我們認爲應該如此，這是經我們評定選擇之後纔發生出來的價值；認爲應該如此，就做到如此，便是我們得着的價值。由此言之，必須人類自由意志選擇，且創造出來的東西纔算有價值。自由意志

所無如之何的東西，我們便沒有法子說出他的價值。我們拿價值有無做標準來看宇宙間事物，可以把他們劃然分爲兩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則所支配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領土。

人類活動有一部分是與文化系無關的。依我的見解，人類活動之方式及其所屬系統，應表示如下：



生理上的受動，如飢則食，渴則飲，疲倦則休息，乃至血管運行渣液排泄等等；心理上的受動，如五官接物則有感覺，有感覺則有印象，有記憶等等；這都是不得不然的。理法與天體運行物質流轉性質相同，全屬自然界現象，其與文化系無關，自不待言。再進一步，則心理作用中之無意識的模仿，如衣服的款式常常變遷，如兩箇人相處

日子久了彼此的言語動作有一部分互相傳染，這都是『自然而然如此』也與文化系無關。就全社會活動而論，也有屬於這類的。例如社會在某種狀態之下，人口當然會增殖；在某種狀態之下，當然會鬭爭或戰爭；乃至在某種狀態之下，當然發生某種特殊階級；這都是拿因果法則推算得出來的。換一句話說，這是生物進化的通則，並非人類所獨有，所以不能歸入文化範圍內。

人類所以獨稱爲文化的動物者，全在其能創造且能爲有意識的模仿。『創造』怎麼解呢？

『創造者，人類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選定一箇自己所想要達到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闖進那地位去。』

假如人類沒有了這種創造的意志和力量，那麼一部歷史將如河岸上沙痕，一層一層的堆積上去，經幾千幾萬年都是一樣；我們也可以算定他明年如何後年如何乃至百千萬年後如何。然而人類決不如此，他的自由意志怎樣的發動和發動方向。

如何不惟旁人猜不着，乃至連他自己今天也猜不着，明天怎麼樣，這一秒鐘也猜不着。後一秒鐘怎麼樣，他是絕對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縛限制，時時刻刻可以爲不斷的發動，便時時刻刻可以爲不斷的創造。人類能對於自然界宣告獨立開拓，出所謂文化領域者，全靠這一點。創造的概念，大略如右，但仍須注意者四點：

(一) 創造不必定在當時此地發生效果。所以有在此時創造，到幾百年後纔看見結果的。例如孔子的創造力，到漢以後纔表見，或者從今日以後纔表見，亦有在此處創造，結果不見於此處而見於彼處者。例如基督的創造力，在猶太看不出，在羅馬纔看得出。要之一切創造，都循『業力周徧不滅』的公例，超越時間空間，永遠普徧的存在。

(二) 創造的效果，不必定和創造人所期待者同其內容。例如清教徒到美洲，原只爲保持信仰自由，結果會創建美國。漢武帝通西域，原只爲防禦匈奴，結果會促成中印交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一箇創造，常常引起第二第三箇創造。

所以也可以說創造能率是累進的。

(三)創造是永不會圓滿的。這句話怎麼講呢？凡一事物到完成的時候，便是創造力停止的時候。譬如這張棹子，完全造成後放在這裏，還有什麼創造？創造的工夫，一定要在未有棹子或未成棹子之時。這些譬喻總不能貼切，萬勿拘泥。棹子是死的，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經過一箇期間，創造便停止。人類文化是活的，永遠沒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永遠容得我們創造，亦正惟因此之故。從事創造者，只能以『部分的』『不圓滿的』自甘。

(四)創造是不能和現境距離很遠的。創造的動機，總是因為對於現在的環境不滿意或不安心，想另外開拓出一種新環境來。所以創造必與現境生距離，其理易明。但這種距離，是不容太遠而且不會太遠的；太遠便引不起創造。或創造不成。創造者總是以他所處的現境為立腳點，前走一步或兩步，換一句話說，是在不圓滿的宇宙中間，一寸二寸的向圓滿理想路上挪去。

以上算把創造的性質大略解釋明白了，跟着還要說說『模仿』的性質。我們既已曉得創造之可貴，提到模仿，便認爲創造的反面，像是很不值錢的。這種見解却錯了。模仿分爲有意識無意識兩種；無意識的模仿，自然沒有什麼價值，前文曾經說過。現在所講，專指有意識的模仿。依我看：『模仿是複性的創造，有模仿纔有共業。』

『複』有兩義：一是箇體的複集，二是時間的複現。假如人類沒有這兩種性能，那麼，雖然有很大的創造，也只是限於一時，連『業』也不能保持；或者限於一人，只能造成『別業』；如何會有文化呢？須知無論創造力若何偉大之人，例如孔子釋迦總不能沒

有他所依的環境；既有所依的環境，自然對於環境固有的文化有所感受；感受即是模仿

的資糧。所以嚴格說來，無論何種創造行爲中，都不能絕對的不含有模仿的成分。這是說創造以前的事。創造以後呢？一方面自己將所創造者常常爲心理的複現，令創造的內容越加豐富確實。一方面熏感到別人被熏感的人，把那新創造的吸收到他的『識閥』中，形成他的『心能』之一部分，加工協造。這兩種作用，都是模仿；內中

第二種尤爲重要。

凡有意識的模仿，都是經過自由意志選擇纔發生的，所以他的本質，已經是和創造同類。尤當注意者：凡模仿的活動，必不能與所模仿者絲毫都膈合。因爲所模仿的對象經過能模仿者的「識闕」，當然起多少化學作用，當然有若干之修正或蛻變。所以嚴格說來，無論何種模仿行爲中，又不能絕對的不含有創造的成分。因此也可以說：『模仿是羣衆體的創造。』明白這種意味，方纔知道所謂『民族心』所謂『時代精神』者作何解。

人類有創造模仿兩種『心能』都是本着他的自由意志，不斷的自動互發。因以『開拓』其所欲得之價值，而『積厚』其所已得之價值。隨開隨積，隨積隨開，於是文化系統以成。所以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

以上所說，把『文化』的觀念，略已確定；還要附帶着一審查文化之內容。依我說：『文化是包含人類物質精神兩面的業種業果而言。』

文化是人類以自由意志選定價值憑自己的心能開積出來，以進到自己所想站的地位，既如前述。價值選定，當然要包含物質精神兩面。人類欲望最低限度，至少也想到『利用厚生』爲滿足這類欲望，所以要求物質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進步。但欲望決不是如此簡單便了，人類還要求秩序，求愉樂，求安慰，求拓大，爲滿足這類欲望，所以要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語，倫理，政治，學術，美感，宗教等。這兩部分攏合起來，便是文化的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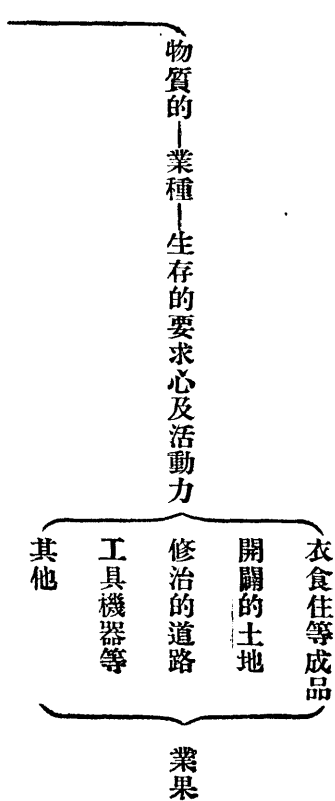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要把業種業果兩語先爲解釋一下：這也是用的佛家術語。『種』卽種子，『果』卽果實。一棵樹是由很微細的一粒種子發生出來，這粒種子，合有無限創造力，不斷的長，長，開枝，發葉，放花，結果；到結成滿樹果實時，便是創造力成了結晶體，便算『一期的創造』暫作結束。但只要這棵樹不死，他的創造力並不消滅，還跟着有第二第三乃至無數期的創造。一面那果實裏頭，又含有種子。碰着機會，又從新發出創造力來，也是一期二期……的不斷。如是一箇種生無數箇果，果又生種，種又

生果，一層一層的開積出去。人類活動所組成的文化之網，正是如此。

但此中有一點萬不可以忘記：業果成熟時，便是一期創造的結束。現在請歸到文化本題來說明此理：人類用創造或模仿的方式開積文化，那創造心模仿心及其表現出來的活動便是業種，也可以說是文化種。活動一定有產出來的東西，產出來的東西一定有實在體。換一句話說：創造力終須有一日變成『結晶』。這種結晶便是業果，也以說是文化果。文化種與文化果有很不同的性質：文化種是活的，文化果是呆的。試舉其例：科學發明是業種，是活的；用那發明來造成的機器是業果，是呆的。人權運動是業種，是活的；運動產生出來的憲法是業果，是呆的。美感是業種，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詩，落到顏色上成一幅畫，是業果，是呆的。所以我說創造不會圓滿，圓滿時創造便停。業果成熟，便是活力變成結晶，便是一期的創造圓滿而停息。就這一點論，很可以拿珊瑚島作箇譬喻：海底的珊瑚，刻刻不停的在那裏活動，我們不知道他有目的沒有；假使有目的，可以說他想創造珊瑚島。但是到珊瑚島造成時，

他本身却變作灰石。文化到了結晶成果的時候，便有這種氣象。所以已成的文化果，是不容易改變的；停頓久了，那僵質也許成爲活動的障礙物。但人類文化果，究竟不能拿珊瑚島作比。因爲珊瑚變成灰石之後，灰石裏頭，便一毫活力也沒有。人類文化果不然，正如剛纔說的樹上果實，果中含有種子，所以能發從文化果中熏發文化種，從新創造起來。人性中不可思議的神祕，都在這一點。

今請將文化內容的總量列一張表作結：



文化

精神的——業種

社交的要求心及活動力……言語習慣倫理等

組織的要求心及活動力……關於政治經濟等諸法律

智識的要求心及活動力……學術上之著作發明

愛美的要求心及活動力……文藝美術品

超越的要求心及活動力……宗教

業果

護國之役回顧談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

諸君！今日是護國軍在雲南起義恢復共和的日子，學校裏都停課紀念，諸君因爲我和這件事有點關係，請我來這裏講演，我很感謝諸君的盛情。哎！這件事現在已成爲一段歷史了。和這段歷史有關係的人，親自來講這段歷史，聽的人自然親切有味。卻是可憐：這段歷史是傷心歷史。我這個在歷史裏頭湊腳色的人，好比帶着箭傷的

一匹小鹿，那枝箭不搖他倒還罷了，搖起來便痛徹肝腸。因爲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把他們的生命換出來。他們並不愛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麼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後要從那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國家，才配做他們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起，那眼淚便在肚子裏倒流。論起當時，對於袁世凱做皇帝，真是普天同憤。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分幾個人之力。但別方面有許多事情，我知道得不十分正確，而且爲時間所限，不能多說，現在只好把我所親歷的事情中之一部分忍着痛和諸君說說罷。

提起今天的紀念，人人都該聯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鏜。蔡公許多事業，或者諸君都還知道，不必我細說，只說我和他的交情。我二十四歲時候，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蔡公那年纔十六歲，是我四十個學生裏頭最小的一個。

我們在一塊兒做學問不過半年，卻是人格上早已鎔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難，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學十幾個人，不知歷盡幾多艱辛，從家裏偷跑出來尋我。據我後來所知道的，他從長沙到了上海的時候，身邊只剩得二百銅錢——即二十個銅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時務學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帶着他們十幾個人，租一間兩丈來寬一樓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着。我們又一塊兒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帶着他們去實行。可憐赤手空拳的一羣文弱書生，那裏會不失敗？我的學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時蔡公正替唐先生帶信到湖南，幸免於難。此外還有近年在教育界狠盡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幾個學生裏頭漏網的一個。蔡公舊名本是良寅兩個字，自從那回跑脫之後，改名蔡鏗。投身去學陸軍，畢業後在雲南帶兵，辛亥革命時在雲南獨立，做了兩年都督。這是蔡公和我的關係以及他在洪憲以前的歷史大概。民國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着他辭；雲南人

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來，因為怕軍人攬政權，弄成藩鎮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他。二來，因為他對外有一種懷抱，想重新訓練一班軍官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三來，也因為在雲南兩年太勞苦了，身子有點衰弱，要稍爲休息休息。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兒。又一年，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蔡公專門研究軍事問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卻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很是有趣。

民國三年年底，袁世凱的舉動越看越不對了。我們覺得有和他脫離關係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廣東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幾個月的鄉間家庭生活。那年陰歷端午前後，我又出來，到南京頑耍，正值馮華甫做江蘇將軍，他和我說，聽見要辦帝制了，我們應該力爭。他便拉我同車入京，見袁世凱，着實進些忠告。不料我們要

講的話，袁世凱都先講了，而且比我們還痛切。於是我們以為他真沒有野心，也就罷了。華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讀我的書。過了兩個多月——我記不清楚是那一天——籌安會鬧起來了。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着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的朋友——這個人現還在着，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說他的姓名——回到湯公覺頓寓處，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夜。覺得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因為那時舊國民黨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國內的許多軍人文人都被袁世凱買收得乾乾淨淨。蔡公說：『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着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國內懷着義憤的人，雖然很多，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難發手。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着命去幹這一回不可。』於是我們商量辦法，唯一的實力，就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但是按到實際上，有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層，這件事自然非蔡公親

自到雲南去不可，但不能等蔡公到了過後慢慢地去集合舊部，如此一定事機洩漏，鬧不成功。所以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電報把重要的人叫來。這裏頭非費三個月以上的日子不可。第二層，我和蔡公的關係，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們兩個人討賊所用的武器，各各不同。蔡公靠的是鎗，我靠的是筆。帝制派既已有了宣言，我其勢不能不發表反對的文字。但我的文字發表之後，便是我們的鮮明旗幟已經打出來，恐怕妨害蔡公的實力行動。我們再四商量的結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樣子。於是過了幾天，我在天津，便發表了一篇萬多字的文章，題目叫做『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蔡公在北京，卻聯合好些軍官作贊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到處逢人便說：『我們先生是書獃子，不識時務。』那些袁黨的人便問他：『你爲什麼不勸你先生？』他說：『書獃子那裏勸得轉來；但書獃子也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當時蔡公這種辦法，誠不免是帶些權術作用；但不是如此，事情便做不成，所以不得不行權。袁世凱總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當時最難攙最可怕的就是

我和蔡公師弟兩個。當我那文章還沒有發表以前，有一天他打發人送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來，說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他太看人不起，以爲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要作實事，只好忍着氣婉辭謝卻，把十萬塊錢璧回，別的禮物收他兩件。同時卻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給來人看，請他告訴袁世凱採納我的忠告。那人便垂頭喪氣去了。蔡公那方面，雖然在軍官贊成帝制的文章上親筆簽過名，袁世凱到底不放心他。有一天蔡公家裏出了盜案了。有四五個衣服很整齊的人帶着手鎗來搶劫，但是奇怪！什麼東西都沒有搶去，只是翻箱倒篋像要搜查什麼書籍紙片之類，結果搜不出什麼，空手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是袁世凱派來要偷蔡公的電報密碼本子。可惜他腦筋發動得遲慢，蔡公早已防備到這一着，在一個禮拜前已經把幾十部密碼帶到天津放在我的臥房裏頭了。袁世凱一面發氣，一面恐怕露馬脚，過幾天便把那幾個欽派強盜鎗斃滅口了。

我們在這幾個月裏頭，天天和袁世凱鉤心鬪角，把我們一羣心直口直的書生，也弄成很深的城府。偵探是常常二三十個跟着我們，我們卻不能不常常會面。蔡公總是每禮拜跑一趟天津，因為要避袁黨注意起見，我們在一塊兒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極腐敗的樣子。幾個月過後，袁世凱看着這兩個人真沒有什麼可怕了。九十月間，蔡公叫出來的人都到了，又打發回去了。十一月底，蔡公便託病——其實亦是有病，入天津某醫院住着，等到袁世凱幾趟派來問病的人拿了醫生診斷書回去，蔡公便一溜溜到我家裏，搭船去日本長崎，會他派去雲南又從雲南再出來迎接他的一個人——這人是一位師長現在已經出家做和尚，在南京跟着歐陽竟無先生學佛——我為什麼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動呢？頭一件，因為辦事祕密機關在我家裏，我不能走開。第二件，因為我一走動，怕袁世凱加意防範，蔡公、蔡公便到不了雲南。我們這幾個時刻刻當心，一直到十二月二號，蔡公纔能跑脫。我們約定扣準日子，蔡公到雲南的時候，我便到上海。我們分手的時候約定兩句話：『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

我們的學問，失敗呢，就死，無論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國。」蔡公走了十日後，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連，由大連轉上海。蔡公走了，他家裏完全不知，到天天打電話來問我要人，我只好拿別的話支吾過去。我臨走的前一點鐘，去和我的夫人作別，把事情大概告訴他。我夫人說：「我早已看出來了，因為你不講，我當然也不問你。」他拿許多壯烈的話鼓勵我勇氣。但我向來出門，我夫人沒有送過我，這回是晚上三點鐘，他送我到大門口，很像有後會無期的感想。可憐袁世凱派下來幾十個飯桶偵探，頭一回把蔡鏗放跑，第二回把梁啓超放跑，他們還睡覺呢！聽說後來都鎗斃了。我臨動身的時候，把我預備好的討賊檄文和電報等等都交給一位朋友。雲南今天起義，明天北京天津上海中西文報紙都一齊登出來，和原文一字不差！聽說袁世凱後來看見氣極了，說：自己一世做人聰明伶俐，不料這回被梁啓超蔡鏗裝在鼓子裏頭！

蔡公十二月十九日到雲南省城，我十八日也到上海。雲南軍界都是蔡公舊部，況且又經幾個月布置，自然根本上沒有多大問題。但到了臨時，也不免言嘮事雜，幾乎

發動不成，我在上海接到蔡公一封『皓電』後，一連幾日，別無消息。那時我們又不能打密電去問，只有乾着急。還好，南京的馮華甫，很和我們表同情，我託他幫我打封電去，這是二十二日的事。這封電卻有非常的效力。因為這電是我和蔡公約的密碼，由南京一等印電發去。他們以為我這個人已經在南京，馮華甫準備着就要響應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電文當衆宣布，當場就把現成做好的反對帝制檄文用電報打出來，就是今日所紀念的護國之役歷史的發端了。

我們這幾個月的計畫，本來預定舉義後半個多月，我們的兵便到重慶。料定袁世凱調將遣兵，搶不過我們的先着。但起義後有許多意外的障礙——我現時也不忍多說。總之因為這種障礙，弄到蔡公要從大理府一帶調兵，耽閣了十來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帶到前敵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軍械。因為這種障礙，本來應該在重慶宜昌一帶和袁軍決勝負的，鬧到在敘州瀘州一帶被敵人堵截我們。那時洪憲皇帝那邊的主將，便是現在候補大總統曹錕，帶着張敬

堯吳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可憐我們最敬愛的蔡公帶着不滿五千人的飢疲之衆，和他們相持幾個月。講到軍事嗎？我是外行，一點說不出來。但我所知到的，蔡公四個月裏頭，平均每日睡覺不到三點鐘，吃的飯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萬分艱難萬分危險中，能毅令全軍將官兵卒個個都願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經過幾回以少擊多之後，敵人便不敢和他交鋒，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餓死他。到後來他的軍隊，幾乎連半飽都得不着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想着退卻。都說我們跟着蔡將軍爲國家而戰爲人格而戰，蔡將軍死在那裏，我們也都歡欣鼓舞的死在那裏。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麼程度，能毅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動到如此！

說到這裏，我們要把蔡公一方面的事暫行閣起，說說各方面情形。蔡公在北京時候找出來商量大事的人，除了雲南軍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貴州省長戴公循若。戴公本來是一位學師範的文人，辛亥革命時，在貴州起義，後來做了省長，是一位極

有肝膽極有才略的人。他從十月間就到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貴州布置雲南起義。後二十多天，他就把貴州響應起來。他帶着一枝軍隊出到洪江，和蔡公犄角。當時和他相持者就是吳佩孚。像他這樣一位文弱書生，用些殘兵弱卒和現在鼎鼎大名的第一流軍人能相持許久，我們可以想像他的人才和人格了。後來戴公做了四川督軍，被安福黨人劉存厚戕害。這是後話，姑且不提。且說自從雲南起義後三個多月，除貴州以外，沒有一省響應。蔡公軍又圍困在瀘州，朝不保夕。袁世凱看着我們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寶座去了。我們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覺着除了以身殉國外，沒有第二條路了。我自己是天天做文章鼓吹，還寫了許多信到各省的將軍們，也沒什麼功效。當時態度最不明瞭的，就是廣西的陸君榮廷，我們所盼望第三省的響應，也只有這一處。我寫了一封很沈痛的信給他。陸君本來是久懷義憤，或者我這封信有點子幫助也未可定。到三月中旬，陸君忽然派一位軍官姓唐的帶着他的親筆信來找我，要我到廣西去。他纔獨立。我早上到，他晚上發表。晚上

到，他早上發表。我們得着這個消息，真是喜從天降，我一點不遲疑答道：『我立刻就去。』但是怎麼樣去法呢？當然袁皇帝『捕拿梁啓超就地正法』的上諭，早已通行各省，我經過廣東到廣西是萬萬不行的，只有走安南的一條路。當時香港政府是替袁皇帝出力的，我差不多連香港一關也過不去，加以我上海的寓所中，前後左右都是偵探圍繞，我幾乎一步不能出門。我一面籌畫我去的方法，一面請我們在北京頭一天商量大計的朋友湯公覺頓先到陸君那裏幫他的忙。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廣西到底去成了。我想法子從上海搭船到香港，我是蹲在煤炭屋的旁邊，我下了船後上海偵探纔知道，打電到香港。香港政府派人來搜船，也搜我。不着。我又設法偷搭一隻裝貨船到了安南。安南本來有我們設立的一個通信機關。我以為到了那裏搭火車入廣西很容易了。那知道到了過後，各車站中已經有我的相片，到處截拿。我只好坐一段車坐一段船走一段路，三天工夫纔到鎮南關入廣西境。在這個期間內，我自己碰着一件終天大恨的事，哎！我先君因病過去了。那時候我

正蹲在香港船煤炭房裏頭，哀哉！哀哉！我從此便永遠爲無父之人了。可憐我的朋友都瞞着我，不給我知道，我在廣西，怕老太爺擔心，三天五天一封稟帖去報平安。哎！講什麼國家大事！我簡直不是個人了。

陸君榮廷到底是好漢。我的朋友湯公到了南寧，併報告我已經起程。陸君並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經把廣西獨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纔到南寧。廣西問題解決之後，再進一步，就是廣東問題。那時廣東的將軍是龍濟光，袁世凱封他做親王，正在高興得很。我們想，不把廣東拿過來，到底不能達討賊的目的。龍濟光因大勢的壓迫，漸漸拿出模稜態度，和我們通殷勤。有電到廣西請派人來商量。當時湯公激於義憤，自己擔負這個責任，跑到廣州，和龍濟光痛陳利害。一日一夜，四月初九日居然把廣東獨立的電報打了出來。那時龍濟光左右都是帝制黨人，他自己就沒有誠意，那裏經得起別人的恐嚇呢？到了明天，他便變起卦來。說是要在海珠開善後會議，把湯公和我們在廣東共事最得力的朋友，一位是警察廳長王公廣齡，一位是陸軍少將譚

公學夔，一齊請去。門外是大兵重重圍住，開議不到一會，龍濟光部將兇賊顏啓漢等，拿出手鎗向湯公、王公、譚公狙擊，慘哉慘哉！這幾位忠肝熱血、足智多謀的仁人志士，竟斷送在一羣草寇手裏頭。

我們在廣西得着凶報，痛憤自不待言。便連日連夜帶着大兵，從梧州順流而下，到了肇慶。肇慶鎮守使李君耀漢，歡迎我們。我和陸君就在肇慶和龍濟光相持，過了幾日，岑君春煊也從上海跑來了。聽說孫君逸仙也從外國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將陳君炯明，也在惠州起兵響應我們。龍濟光着急了，派人到我們那裏謝罪，但是他的靠不住，誰也知道的。當時我們手下的人個個摩拳擦掌，說非打廣東不可。但我和陸君全盤打算徹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圍，再下去箇把月，眼看着要全軍覆滅。我們把廣西獨立原是要出兵湖南，牽制敵勢，令根本問題早日解決。若是粵桂開起仗來，姑無論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令得勝，也要費好些時日，而且精銳總損傷不少，還拿什麼力量來討賊，豈不是令袁世凱拍掌大笑嗎？論理，湯王譚三君都是我幾十年骨肉一般。

的朋友，替他們報仇的心，我比什麼人都痛切，但我當時毅然決然主張要忍着仇恨和龍濟光聯和。但是聯和嗎？他要來打我們又怎麼呢？我說非徹底叫龍濟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跟我們走不可。有什麼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親自出馬靠血誠去感動他。當時我就把我這意見提出來。我的朋友和學生跟着我在肇慶的個個大驚失色，說這件事萬萬來不得，有幾位跪下來攔我。但我那時候，天天接着蔡公電報，形勢危在旦夕，我覺得我爲國家爲朋友都有絕大的責任，萬萬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爲什麼緣故有一種自信，信我斷不會橫死，信我一定有八十歲命。當時無論何人也攔我不住，我竟自搭車跑廣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電話告訴龍濟光說我來了，要會他。龍濟光也嚇一大驚。跟着我就一乘轎子跑上觀音山去了。我和龍濟光苦口婆心的談了十幾點鐘。還好，他像是很心悅誠服的樣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許多軍官都聚起來，給我開歡迎會。個個都拖鎗帶劍如狼似虎的幾十人。初時還是客客氣氣的，呵呵！酒過三巡，漸漸來了。坐在龍濟光旁邊一員大將

——後來我纔知道他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裏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漸漸罵廣西軍，漸漸連蔡公和護國軍都罵起來了。鼓起眼睛釘着我，像是就要動手的樣子。龍濟光坐在旁邊整勸少說話。我起初是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過後，我站起來了。我說：『龍都督！我昨夜和你講的什麼話，你到底跟他們說過沒有？我所爲何來？我在海珠事變發生過後纔來，並不是不知道這裏會殺人！我單人獨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裏頭，我本來並不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爲中華民國前途來求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爲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所以我拼着一條命來換廣州城裏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人格。既已到這裏，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便怎樣……』我跟着就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據後來有在座的人說：我那時候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箇人。說我說話的聲音之大就像打雷，說我一面說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滿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當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軟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們的毒手。我氣太盛了，像

是把他們壓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動，散席後許多位來和我握手道歉。自從那一晚過後，廣東獨立，沒有什麼問題了，第二天我就回肇慶，陸君也帶着兵出湖南去了。

以後湖南浙江都陸續獨立，四川那邊形勢鬆得多了。過些日子，接着馮華甫電報，要我來上海商量解決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兒從天津來接我，住定了兩日，纔把老太爺的事告訴我。我魂魄都失掉了，還能管什麼國家大事？從此我就在上海居喪，連華甫也不便來和我商量的。過了二十多天，袁世凱氣憤身亡。這齣戲算是唱完。

共和恢復了，黎總統就任了。當下任命蔡公做四川督軍兼省長。蔡公本來說過，成功不爭地位。而且這幾箇月過的日子不是人過的，他本來已經有病的人，到這時更病到不成樣子。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做這官，急急要將兵權交出來，自己去養病。但一來因爲自己的軍隊要收束，二來因爲四川秩序要維持，他還扶着病親自到成都

住了二十天，把各方面情形都布置停妥。當時政府無論如何不許他辭，四川人燒着香攔着路不準他走，他到底毅然決然走了。他到上海時候，我會着他，幾乎連面目也認不清楚，喉嚨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都看着這病是不能救了。北京政府接二連三派人歡迎他，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幾天，就到日本養病。十一月七號，這位民國恩人，便和這箇世界長別了。

這回事件，拿國內許多正人君子去拚一箇叛國的奸雄袁世凱，拚總算拚下了。但袁世凱的游魂，現在依然在國內縱橫猖獗，而且經他幾年間權術操縱，弄得全國人廉恥掃地，國家元氣，斲喪得乾乾淨淨。哎！紀念雲南起義，還有什麼紀念？不過留下一段傷心的史料罷了。若說還有紀念價值嗎？那麼，請紀念蔡公松坡這箇人。我們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紀念，受蔡公人格的一點感化，將來當真造出一箇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出來，蔡公在天之靈，或者可以瞑目了。

蔡公死了嗎？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永遠

住在我們青年心坎裏頭。

教育應用的道德公準

康
李儒勉 筆記

(在南京金陵大學演講)

主席諸君，我今天晚上有機會同諸位見面討論，是一件很榮幸的事體。我在南京這幾天時間很短促，東南大學那邊又擔任有演講，所以沒有工夫預備。今天晚上實在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可以貢獻諸君，現在所欲同諸君研究的，就是剛纔主席所報告的題目『教育應用的道德公準』。

現在不是人人都說世道衰微，人心不古，道德的墮落真有江河日下之勢嗎？這不單是中國如此，歐美各國亦是免不了的。他們覺得人類的道德，越古越好，到了現在，總不免要每况愈下的。或者說道德和科學及物質文明是成反比例的；科學越發達，物質文明越進步，道德就要墮落和退步的。現在有許多人都有這種感想。但是諸君，現在的道德，果然是墮落嗎？或者朝他一方面進化呢？假如現在的道德是果真墮落，

應當用什麼方法去救濟他呢？欲解決這兩箇問題，非得先定一箇道德的公準不可，欲定道德的公準，須先知道公準之意義。

什麼是公準呢？就是公共的標準，『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欲知道德的穀不穀，要想知道怎樣的道德才是穀，果真不穀了，用什麼方法去補足他，這樣非得有個尺斗不行。所以研究道德的公準這問題，是很重要的；但是道德畢竟有公準沒有呢？大概古來主張道德有公準的學說很多。譬如中國舊學說便是主張道德有公準的，所說『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質諸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放之四海而皆準。』此類的話，都足以證明中國道德是有公準的，西洋各國崇拜基督教的，都以基督的道德爲準則，合於基督所言所行的，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通行。歐洲如此，美洲亦是如此。所以無論中外，在一百年以前，都主張道德有公準的。不過近來因科學和哲學自由發展的結果，就有一派的學說，不認道德是有公準的。他們以爲道德是隨時隨地演進變遷的，所謂放諸四海，行之百世不生弊害的，是靠不住的。譬如基

督教舊約聖經說：『人欲殺他的長男，作上帝的犧牲。』這算是道德。設使他愛惜他的兒子，不肯獻給上帝，那就是不道德了。但是在現在看來，殺人做犧牲到底是道德，還是不道德呢？又如歐美女子社交自由，男女交際算不得什麼。從前中國女子深居簡出，從不許拋頭露面在外邊走的，現在在坐諸位，一半是女子，當着這深夜和男子雜坐一堂，這豈不是道學先生所謂極不道德的事體嗎？但是諸位自己想想，諸位今天道德還是不道德呢？設使我今天說你們是不道德，這不是笑話嗎？諸如此類，可見道德應該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宜用什麼公準去束縛他，以致失掉道德的真象，阻礙道德的進步。這一派的學說，主張道德沒有公準的，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依我個人的意見，道德應有公準為是。因為假使道德沒有公準，道德的自身便不免蹈空，陷落虛無。人生在世界上，無論對己對人，都毫無把握，所以我主張有公準說。既然道德要有公準，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找出這公準來呢？如此不可不先定一公準之公準，譬如道德的公準，是一丈或八尺，但是怎樣定這公準之公準，就是一丈或

八尺呢？音樂的公準是音符，音符是由黃鐘之宮定的，所以這黃鐘之宮就是音樂公準的公準，長度的公準是公尺，就是「米突」，這米突乃是取自巴黎子午線自地球之赤道至北極，分做一千萬分之一，這一千萬分之一，便是米突的公準，便是公準的公準。道德公準的公準，是什麼呢？依我看來，道德的公準至少有三個條件。

(一)道德是要永久的，無所謂適於古者不適於今，合於今者不合於後的，好像犧牲長子獻給上帝，在古時是道德，在現在是不道德。

(二)道德是要周徧的，能容涵許多道德的條目，並不相互發生衝突。

(三)道德是對等的，沒有長幼貴賤男子之分，只要凡是人類，都要遵守的。依照他去做，便是道德，不然便不是道德。

依照上面所說的三個條件看來，可見我們修身教科書裏面所說的，和歷來傳襲的倫理觀念，能彀合於第一條的，未必能彀合於第二條。譬如父子君臣之間，父施之子，君施之臣，是道德的，子若同樣的反報之父，臣同樣的反報之君，便是大逆不道，這

樣自然不能做道德的公準。

道德公準的條目越少越好，那些主張道德有公準的，常常被那主張無公準的人所駁倒，便是因為繁文縟節，條目太多，所以往往不能自圓其說，這是很危險的。所謂道德者，須人人竭誠信奉，可以反求諸己，施諸他人，此心泰然，所嚮無阻，否則難免良心之責備，為社會所不容。如此，道德的權威，方能存在；不然，無論你多大的力量，亦是不能維持的。

我們中國的老前輩，常常嘆惜我們中國道德日漸墮落，他們硬把二十年前前的道德觀念，瑣瑣屑屑的責備我們，強迫著我們去行，結果依然行不通，或者不能自圓其說。一般的人便以為不能行，悍然不去行了；或是冒著道德的招牌，幹那些不道德的事，這不更糟了嗎？所以我們現在要講道德的公準，萬萬不能把從前瑣瑣屑屑的條目，責備現在的人，只宜從簡單入手，條目越少，遵守較易，道德的權威，便易養成。無論何人，違犯了這公準，便免不了受良心的責備，和社會制裁。故道德的公準，不可沒有。

又不可過多，而最普遍最易遵守的道德公準不外下列四條：

(一) 同情——反面是嫉妬。

(二) 誠實——反面是虛偽。

(三) 勤勞——反面是懶惰。

(四) 剛強——反面是怯弱。

上述四者，無古今中外之分，隨時隨地都應遵守的。四者包涵很廣，却並無不相容納，且是對等的重要。卽就同情心而論，非謂父可不必慈，子却必孝；君不必待臣以禮，臣必須事君以忠；本國人對本國人，固然應該敬愛，便是本國人對外國人，何嘗不應該如是呢？小孩固應誠實，長成了後，難道便可以說謊欺誑嗎？做老爺的固然應該勤勤懇懇去做，老太爺和少爺便可以坐吃享福嗎？就是剛強一項，亦非謂某種人是應該剛強，某種人可以不必要的。

用以上四種做道德公準，一定能行的，因為道德的目的不外下述二者：

(一) 發展個性。

(二) 發展羣性。

凡是一個人不能發展他的個性，便是自暴自棄。孔子說：『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這盡人之性，便是一個人處著特殊的地位，將固有的特色，盡量發揮。這纔不辜負我們的一生。而人生在世界上所以能彀生存，不光是特著個人，尤貴在人與人的關係，這就是羣。我們家庭至小的單位是夫婦，大之有父子兄弟，在鄰里有鄉黨，在學校有同學，在工廠有同事，在國家有國人。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發展個性，他一方面又要發展羣性，能彀如此，纔算是有了高尚的道德。

(一) 同情 世上一切道德的根源，都起於愛。同情心，相愛是萬善之根，相妒是萬惡之源。就是最高尚的互助和博愛，亦是由於同情所產生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不是說惻隱就是仁，但他是仁之端。同情比較惻隱尤其寬大，惻隱不過是因人的苦痛，生出憐惜的意思。同情不但是憐惜人的苦痛，而且是與人同樂的。

嫉妬爭鬪是萬惡之源，而同類相殘，幾乎成了世上普遍的通病。人爲萬物之靈，這罪惡是尤其大的。你看資本家，老爺們，那個不吃人肉，吮人血呢？因妒的結果，家庭內妯娌不和，兄弟鬩牆，一國裏頭兩黨執政，互相排擠，國與國之間，生出許多戰事，世界許多罪惡，都是妒字造成的。這樣看來，可見同情是道德，嫉妒是罪惡。拿這公準去批評道德，可知古今中外所主張的，極端狹隘的愛國論，亦是不道德。此外如同階級戰爭，就是平民與貴族的戰爭，勞工與資本家的衝突等等，好處固然不少，而根源於嫉妒，藉端報復，仍爲不道德。

(二) 誠實 誠實爲道德，虛僞爲罪惡，用不著解釋，各宗教都如此說。早已成爲公準了。但是各宗教究竟有虛僞性沒有呢？基督徒能說真不虛僞的有幾個呢？大概總免不了做面子的。和尚道士尤其如此。僞的道德，在社會上早已成爲有權威的了。中國何嘗不講誠實呢？設使社會上不帶幾分假，終是行不通，甚且說你是不道德。譬如父母死了，哀慟是人情之常，但是哀慟亦是因人不同，且不必整天的在那裏哀慟。管

朝嵇康父母死了，每天吃飯喝酒，同平常一樣；但是他傷心起來，便號咷大哭，哭過了後，渾身變色。不過他不但沒有挨餓，反而飲酒，這在道德上有什麼妨礙呢？現在的人，父母死了，必要臥苦枕塊，穿麻扶杖，纔算哀慟。設使一個人不臥苦枕塊，穿麻扶杖，却披上一件大紅繡襖。他雖然哀慟到十二分，社會就責備他說他不孝，不道德。反之，他縱然毫無哀慟，而穿上麻服，社會亦就無言可說。這不是社會獎勵虛偽嗎？歐美各國亦是如此，明知故犯的很多，知道誠實當行，而不能行的更是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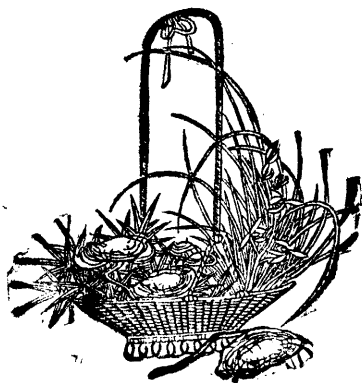
(三)勤勞 古人有說：『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我却欲改竄著說：『萬惡惰爲首，百善勤爲先。』因爲上帝創造世人並不是他開了麪包鋪，消售不了，給我們白吃的。世上無論何人，勤勞是他的本分。設使他不勞作而吃飯，便是搶劫。侵佔一切虛僞嫉妒，種種罪惡，因此而起。但是歷來宗教家和政治家，到底是獎勵勤勞，還是獎勵懶惰呢？釋迦牟尼削髮入山，四十九年苦行救世，每天只吃中飯，而教人不倦。他是勤勞可嘉的。和尚就絕對不同了，他們整天靜坐入定，無所事事。靜坐入定，好不好，是另

一問題，但是他們享受清福，我們這般俗子，勞勞碌碌做什麼呢？耶穌基督是勤勞，基督教徒便不然了。羅馬教皇，乃是天下一個頂懶惰的人。孔子學不厭，誨不倦，他是個很勤勞的人。後來的儒生，讀了四書五經，便藉以騙錢做官；下焉者無惡不做，上焉者清廉自守。然人不是石獅子，可以坐著不吃，光是清廉自守，還是不穀，所以要學孔子的不懶惰，然而這樣人很少。宗教如此，政治亦然。祖宗立了功勳，子孫可以世襲封爵，祖宗的遺產可以傳留子孫，子孫便可以安坐而食，這不是政治獎勵懶惰嗎？懶惰已被世人承認爲罪惡，而政治宗教反而獎勵之，可謂是孟子所說的「無是非之心」了。

(四)剛強 人生在世光是能穀勤勞還不穀，因爲一個人如須發展個性或羣性時，不能天天都走平坦的道路上，有時不免要向崎嶇狹隘的路走走。平路固然可恃，我們平常的力量去行，設使遇著艱難的路，足以妨礙及侵害我們的發展時，獨力不克制服，則種種道德學問，不免被因降伏。一個人儘管你五十九年有道德，臨了六十

那一年，失了剛强的能力，不能持下去，便是不道德了。一個人有了剛强的能力，憑你有多大的壓力，要我行虛偽不誠實，便抵死不幹，勤勞亦是這樣。凡人欲能護衛自己，不使墮落，非恃剛强不行。

以上所述的四種公準能穀看得透，體得切，每天的言語行動，都照著去做，事事都求合乎公準，社會的批評，亦把這四種做標準，合的爲道德，不合爲不道德，教育界亦不必多言費事，只要牢牢記住。我們欲看教育的進步與否，祇看被教者能遵守此四者與否。



上海文書局發行

國學治要 全七編

張文治編
陳璞校

第一至四編 各一冊
第五編 上下二冊
第六七編 各一冊
每冊 一元二角

國學精華所在，不外經史子集四部之書；顧浩如煙海，無從治理。編者以十年之功，精選四部名著，扼要鉤玄，一變面目，成感學治要七編十九卷，共計三千餘篇，二百萬言。所採諸書，均冠以提要；所錄各家，各附以小傳；繁處不蕪，簡處不陋，可云集我國歷代學術文章之大成。誠高級中學初級中學學生及一般有志國學者之良好參考書。茲將本書內容，略述如下，以見一斑。

▲第一編 經傳治要：(分三卷) 第一卷選錄經傳十卷，微言大義，為國學根基所在；第二卷選錄歷代諸儒序論經傳之名著，足與羣經相發明；第三卷選錄關於小學訓詁之著述，述可為此研究經史諸子之本義。

▲第二編 史書治要：(分二卷) 第一卷選錄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五種，殿以通志通考之序說若干首；第二卷節錄史通文史通義史評二種，以見作史之法。

▲第三編 諸子治要：(分二卷) 第一卷選錄儒、道、名、法諸家十七種，皆有關學術之古著；第二卷旁探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可以窺見內部著錄之博大。

▲第四編 理學治要：(分二卷) 第一卷選錄理學家學說，可為學者進德修業之助；第二卷旁探宋元以來各家論學名著，以能推衍理學之餘緒，或者述之確有心得者為歸。

▲第五編 古文治要：(分四卷) 第一卷選錄自晚周迄清季十七家文二百餘篇，以明二千年來作者之宗統源流所在；第二卷旁探歷代各家名文，以文為主，不限家數；第三卷選錄歷代論文名著；第四卷選錄歷代小說名著。

▲第六編 詩詞治要：(分三卷) 第一卷選錄歷代十五家詩都八百餘篇，殿以古詩及樂府古辭，源流正變，無不賅備；第二卷選錄歷代九家之詞，婉約豪邁，不拘派別；第三卷選錄歷代論詩名著，並附論詞之作。

▲第七編 書目治要：(分三卷) 第一卷錄漢書藝文志，第二卷錄隋書經籍志，第三卷摘錄四庫全書序目；合為一編，足為學者瀏覽羣書之助。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A541 212 0015 3146B

上海明文書局發行

吳稚暉白話文鈔

◀ 定價六角 ▶ 全書一冊

全書都數十篇，均係選目歷年散見於報章雜誌之著作。先生學術思想，冠絕一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尤能以俚俗方言，用白話體裁寫成之。每一篇出，萬人爭誦。本局有鑒於此，特輯是編，讀之可想見先生之言論丰采矣。

梁任公白話文鈔

◀ 定價七角 ▶ 全書一冊

全書前半為淺近之文，後半言為純粹之白話，多民九以後之作。品。排印精良，審慎，校者。最便閱。

胡適之白話文鈔

◀ 定價七角 ▶ 全書一冊

全書凡選文三十五首，除先母行述外，均屬白話體。胡氏為文學革命之先鋒，其作品早有定評。本選尤其較純粹者。短篇居多，初學極易做法。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四版

梁任公白話文鈔(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七角



分售處

著者 新會梁啟超

編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兼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新加坡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Handwritten blue ink markings, possibly a stylized character or signature.

部
部
部

